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上（第二冊）

◎內部參考用書

內容：卷上第六章至第十章

李炳南教授 講述

數位學者師長 筆記

《論語講記》

卷上 第二冊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上 目錄

前言	一
學而第一	一一
為政第二	一〇〇
八佾第三	一七二
里仁第四	二四五
公冶長第五	三二〇
雍也第六	四二七
述而第七	五二四
泰伯第八	六四七
子罕第九	七一九
鄉黨第十	八二一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下 目錄

開講前提示	一
先進第十一	四
顏淵第十二	一〇九
子路第十三	一八五
憲問第十四	二六四
衛靈公第十五	三七九
季氏第十六	四六六
陽貨第十七	五三五
微子第十八	六一四
子張第十九	六二〇
堯曰第二十	六三〇

【六·一】

子曰：雍也可使南面。（215）

【六·二】

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：可也，簡。仲弓曰：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！子曰：雍之言然。（216）

吾為你們講集釋，很複雜。我們提倡論語，如今略有推動了。論語集釋，這一部書自漢朝到清代的注解都有蒐集，好壞你們不知道，必須有相當學問才能明辨，因為必須懂才能辨別好壞。國家十年前，為了禮貌運動，曾經印過一次論語的注

解，是今人所編的，程氏若處在今日，也不會收集今人的注解。民國以後，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的注解更不可看，多為名利，躉躅好好的文化。看古注頭痛，但是心不痛。

吾沒有講前，你光是看集釋，他為什麼要如此注？用意在那裡？再聽吾講，研究吾為什麼要如此講？自己心中有印象，增加力量，這樣才是你自己的。要常求自己學問的獨立。「朝聞道」有把握，則「夕死可矣」。

這一章原來是兩章，宋人合為一章，這是宋儒的毛病。後來有五四運動的災難，胡適造的罪很大。日本的明治維新，走上霸道的路，後來挨原子彈，但是沒有亡國，因為日本尊重孔子，沒有破壞文化。中國雖然沒有挨原子彈，卻逃難到臺灣，五四運動時拆廟破壞中國文化，所以有今日的地步。中庸云，善、不善，必先知之。

「子曰：雍也可使南面。」

雍，冉雍，字仲弓。南面，普通是指王者、諸侯的稱呼。例如「佞」從前不是僅有壞的意思，而是指口才好，後來才沿用為壞人的稱呼。從前國家的機關、廟宇都是坐北朝南，因為我們在北半球看影子而知道時辰，像立竿見影一般。大小機關，凡從政的人，都是坐北朝南。人道敏政，政治是維持社會必要的條件，所以南面泛指能辦政治的人，仲弓雍容大雅，辦政治不只是能力而已，還須要雍容，臨之以莊則敬。

這句不一定是當著仲弓的面說，宋儒多事，以為孔子是當著面對仲弓說。

「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：可也，簡。」

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：可也，簡。為什麼孔子說可以？因為簡。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，都是政簡刑輕，若是太複雜人們不懂得容易犯罪，法律不崇尚重罰，大罪才要重罰。如果政簡，很少人會犯上作亂。從前以教育為根本，不教而用等於是殺人。所以孔子云，這個人辦事簡單明瞭，可以為政。

學佛講究大開圓解，要七方面講的透闢，吾今只說一面，一來是時間不允許，再來是為初學只可說一面。說二種就不懂了，雖然簡單也必須圓講。

「仲弓曰：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！子曰：雍之言然。」

仲弓又說：「居敬而行簡」，一就自己來說，一就推動政治於人來說。要是自己辦事，要敬，推行出去使大家辦，要簡。敬，辦事不苟且，敬事而信，比如上課按鐘點上下課，替人辦事，辦到十分就是敬。應辦的事，一絲一釐不許錯這就是敬。自己敬事一絲不苟且，又不錯，對百姓時，一領導百姓就能上道，這樣不是很 好嗎？若自己辦事簡單，推行也簡單，那太簡了，過猶不及。孔子說：這樣講是對的。

子桑伯子，唐以前古注，釋文引鄭注：子桑，秦大夫。皇疏引虞喜云，說苑曰，孔子見伯子。從前人見客都必須衣冠整齊，有公事、有功名要穿官服，一般穿

長袍，可以借穿，這是禮。子桑伯子「不衣冠而處」，孔子沒有說話，孔子的弟子說話了：夫子為什麼要見這個人呢？曰：「其質美而無文」，這個人本質好，外表的禮儀略有簡陋，我與他見面，想引導他學禮儀。孔子離去後，子桑伯子的門人也不悅的說：您為什麼要見孔子？曰：「其質美而文繁，吾欲說而去其文。」故曰：

「文質修者謂之君子，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，子桑伯子易野，欲同人道於牛馬。」「欲同人道於牛馬」，孔子家語沒有這句文，而集注誤以為是孔子說的。這句話是出自說苑而不是家語，是劉向所說，不是夫子之言。宋儒妄作聰明，孔子沒有罵人，若相信這句話，那孔子可以罵人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？

吾說這個意思，要知道「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。」不可一知半解就去為人說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，你們必須謹慎，總之要勿妄言、勿輕信。吾講一段，都要預備多少工夫。

「發明」，自己去看，對你們有益處。

【六·三】

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？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。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（218）

「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？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。」

哀公問，你的弟子誰為好學？孔子答以顏回，不遷怒，不貳過。為何如此答，與好學有何關係？

「今也則亡」，考異云「亡」宜無此字。群經平議云，亡字衍文也。

顏淵死的歲數，說法不一，從考證知道享年四十有一。

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

也。」

哀公問好學，孔子答以好學的結果。有說哀公喜遷、貳過，所以借此勸諫，這是我假理想的說法。其實好學而有結果，首先是不發脾氣，儒家懲忿窒欲，佛家講瞋是根本煩惱，一念瞋心起，火燒功德林，修道決不成功。遷怒，有說是對張三怒，不遷怒於李四，這一說法太淺。

【六·四】

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為其母請粟。子曰：與之釜。請益。曰：與之庾。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：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，吾聞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繼富。（220）

這一章並沒有說是孔子為政，所以派公西華去，或許是政府派去的，但是為公

那是毫無疑問。因為私人無外交，若沒有國家的命令，孔子也不隨便派人。

我們有職位，或者無職位，也不可以私通外國。民國初年日本蓋孔廟，請衍聖公去祭孔，孔先生不答應，因為私人不可以私通外國，作國際交際；當時衍聖公已經廢了，後來才又再封官。這種作法，我們也應當知道。

「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為其母請粟。」

子華出使到齊國。冉子並沒有說那一個人，或許是冉求。國家派去，必定有一定俸祿。「請粟」，請國家的俸祿。政簡刑輕時，不必像今日的保證，怕有人偽造單據。公西華家中有老母，冉子為他求格外的安家費。這一章中所說的金、庾、秉，都是周代的度量衡，漢代的度量衡，尚且不甚清楚，何況是周朝！例如漢藥處方的斤兩，可知從前漢朝時候人的身體大，度量衡小。

「子曰：與之釜。請益。曰：與之庾。冉子與之粟五秉。」

冉子為其母請粟。子曰：與之釜。請益。曰：與之庾。」，有注解說，庾是十六斗，加倍，這恐怕不是。請益，為什麼要加倍給他？這是書呆子的注解。冉子不敢再說話，就給他粟五秉，多給了。

「子曰：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，吾聞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

「乘肥馬，衣輕裘」文理，與前篇的「願車馬、衣裘」不同，不可亂加衣「輕」裘。

孔子說，子華適於齊，乘肥馬，衣輕裘，很闊綽。孔子說，我聽人說過，凡事得合規矩，他是我的學生，若是窮就另當別論，公西華很富有，多給了他，其他人出使是該如何辦？要為將來防弊。

【六·五】

原思為之宰，與之粟九百。辭。子曰：毋，以與爾鄰裏鄉黨乎。⁽²²³⁾

「原思為之宰，與之粟九百。辭。」

孔子說，不必辭，用不了，可以給你的鄰里鄉黨。應得的俸祿，自以為太多而想丟到大海，也無不可。不管多與少，都是應得的數。

〔六·六〕

子謂仲弓曰：犁牛之子，駢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

⁽²²⁴⁾

你們現今都有職務，時間很寶貴，每週三的佛學，你們能聽就已經不容易，聽論語也是如此，論語幫助佛學很大。聽論語必須略知門路，因為時間短不能入到裡

頭，幸好選了這本集釋的注解，這本注解比較完全。有人學一生還不懂文化的重心，若不是這本書，都有所偏。依著集注、集解學，一輩子學不出來。這兩種注解已經夠麻煩了，看了集釋就有分別的能力，如今你們還沒有分辨的能力。

吾講論語全為你們學佛，你們不必再分心學其他。例如易經等等，吾講易經艮卦，自有用意，聽了艮卦，便知道孔子的性與天道。你們若全心學，四十年才能略窺門徑而已。其餘的注解如反身錄、松陽講義等都是依宋儒的說法，也是程朱派，很少提到佛老，你們也不必去買，你們能夠學明白這本集釋就已經不錯了。

論語每一章都是簡要詳明，十句以上的很少，所以多一字少一字就會變質，聖人才能如此，你們必須字字致意。中國文化大概不出這本論語集釋的範圍，有這個機會學，千萬別錯過。

這章書的考證你們必須知道，先講正的，再講偏的，若先偏後正就沒味道。黃氏後案的後儒，指唐以後的儒者：「據漢書食貨志，以牛耕地始於趙過。」趙氏以前牛，不是用來耕地。「考《志》言民或苦少牛，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。以人挽

犁，法始於趙過為代田之時，非牛耕始於此也。」

山海經海內經曰：「后稷（舜的名臣，周朝為他的後代）之孫曰叔均，始作牛耕。」郭傳：「始用牛犁也。」

牛不耕地做什麼用？「中行範氏子孫將耕於齊」，這才是做為耕牛、犁牛。另外還有一種是專供宗廟的牛，為犧牲，與耕地的牛不同。上供的牛必須有一定的顏色、樣子，顏色乾淨帶赤色叫駢，而且角生的正當，可以供三祀：初祭天南郊，二祭宗廟，三望祀四方山川。專門養來祭天地、宗廟、山川，這種牛叫做「駢且角」，角帶赤色。選好的牛專門養，祭祀時殺來上供，不作別的用途。

「子謂仲弓曰：犁牛之子，駢且角，」

仲弓是冉雍的字，本篇第一章說：「雍也可使南面」，仲弓為冉雍之字，他的父親是何許人不知道，考證不出來。有人說，是冉伯牛的兒子。史記稱仲弓父為賤人，並未說出不好的原因。

「雜文之訓始於揚雄，高誘解淮南」。揚雄幫助王莽，王莽滅亡而從閣樓墜死，這是白讀書了，揚雄為什麼要保篡位的王莽？為什麼要跟他交為朋友？從揚雄開始訓「犁」牛是雜色牛，不是耕牛的意義。駢是紅色，是雜色毛的牛。從高誘、王肅到民國都是用這種說法，以犁牛為雜毛牛。

孔子家語說仲弓是冉牛的族人，並未說是他的兒子，而是他父親所幹的行業低賤，也沒有說出原故。一般人都誤以為是冉伯牛的兒子，以為得惡疾就是賤人，這不可我假理想，麻瘋病人難道都是賤人？

讀書之難，於此可見，史記，高誘都是有名的人，尚且如是，在此可知一斑。

仲弓為冉伯牛的族人，出自家語，並不是說冉伯牛是他的父親，沒有證據而說，不可為憑，這是一點。「犁牛」就是指耕地的牛，唐以前解釋為雜色毛的牛，這是揚雄的說法，這是第二點。依家語，冉伯牛不是仲弓的父親，我們根據家語。或許有人以為家語也靠不住，但是也可以只說仲弓，不必考據他的父親是誰。

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

後儒解釋說，孔子對仲弓說：「犁牛之子駢且角」孔子的比方是讚美仲弓，如何讚美法？你雖然好，可惜你的父親不好，你像是紅色的牛，而你父親卻如雜毛牛，所以不好。雜毛牛生下紅色的好牛，專作犧牲的牛，你可以供天、供太廟。就是天地、太廟不採取（祭孔的牛死後可以投生為秀才），「山川其舍諸」，可是這第三層的山川也得有你，你還是有用處。

以上的說法都是胡說八道。

假設冉伯牛為仲弓的父親，伯牛長惡疾，也不是賤人，誰不長病？比喻為雜毛牛一樣不對。

「子謂仲弓曰」，孔子對著仲弓罵他的父親，孔子是懂禮的人，有這個道理嗎？普通人稱人的父母為令尊令堂，何況是聖人孔子？而且孔門四科顏淵、閔子騫、仲弓、冉伯牛，都是德性科中的賢者，如何可以說是賤人？難道顏淵、閔子騫

有德性的都是賤人？

犁牛其實不當雜毛牛說，從前耕地的牛，不做犧牛，犧牛有一定的形式，才夠得上。

這一章是孔子與仲弓談話，不是以犁牛比喻冉伯牛，駢且角比喻仲弓。有人說，仲弓當時為季氏宰，「雍也可使南面」從政都說是南面。當領導者必須廣求人才，這一點必須用心致意。孔子無常師，有一技之長就以他為師，三字經云：「昔仲尼，師項橐。」項橐是兒童，孔子也向他學習，孔子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」必也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好的是師，不好的也是師。

你們必須虛心，不論當那種頭頭，必須會用人，能用一人，就能用十人、百人，一人用不了，如何能用十人、百人？有些人是他自己有能力，別人替代就不如他。桀紂都能，卻無用，有用的人是垂拱而治。從前縣宰稱為「知縣」，府叫「知府」，知一縣知一府的事情，才能辦政治。雖然不須事必親躬、運籌帷幄，但是精神必須全都籠罩，這是智慧問題。用人必須選賢，不能因他的父親不好，而不用他

的兒子。舜的父親瞽叟，不幹好事，目連尊者的母親墮入餓鬼道，但是不妨礙舜的大賢、目連尊者的神通第一，所以必須「立賢無方」。

參考集釋（別解）的論語稽，可以知道更詳細。

〔六·七〕

子曰：回也，其心，三月，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

(225)

「子曰：回也，其心，三月，不違仁，」

顏回的心裡三個月不違背仁，這是宋儒的說法。其餘的弟子或某一日，或某一月來一次。「不違」與「來一次」不一樣，來一次是原來沒有，偶而來一次，偶而發生一次。不違是原來有，偶而違背。

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

集解：「餘人暫有至仁時，惟回移時而不變」。其餘的人暫時有到仁的時候，唯有顏回是移時而不變。「移時」時是時節變了。一個月有兩個節氣，三個月有六個節氣為一時。一年分四時，日月的變化小，四時的變化大。禮記月令，五日為一候，人不覺，草木鳥獸先知，草木蟲鳥都有變化。好學近乎智，智是由讀書而來。四時變化，天地人跟著都變，心理血氣、飲食起居都有變化。顏回是時候變了，他仍然不變。這才是正確的講法，後來的多是錯的講法。

今人的說法，顏回的仁心三個月沒有變，其餘的弟子，一天、一個月就變了，那顏淵三個月以後如何？顏子只是三個月的仁心嗎？

東坡云：「夫子默而察之，閱三月之久」，要緊在「默而察之」，孔子經過三個月之久的默默觀察，顏子在造次顛沛，遇到得意或者不痛快，無一不是出於仁，不變樣，所以知道他是終身弗畔了。

吾的講法是：

「回也其心」，指顏回的心。「三月」，是孔子三個月的觀察。「不違仁」，觀察顏子三個月的結果，指顏子不違背仁。三個月以後呢？不再觀察了，若觀察四個月便說「四月不違仁」。雖然不再觀察，但是顏子往後能再不違仁嗎？三月不違仁那以後就可以不變了，為什麼？因為仁即是道，中庸云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」仁不可須臾離，能三月不離仁，顏子所以時時刻刻不離仁，是因為他三月須臾不離仁。顏回心不離道，道不離心，心即是道，道即是心，以後就可以「不即不離」，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「空色不離」。

我們都是著相，心即是道，要你的心不離道，因為還沒有通達的原故，若不即就離道了。孔聖人早成佛得解脫，不在三十二相上，若以三十二相求如來，是人行邪道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」，孔子的境界是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」，心不離佛，若離就不行。你們心中無佛，念佛要念茲在茲，不能淨念相繼是因為有我的原故。第七識有佛就無我，有我就無佛。憶佛是明記不忘，就是淨念

相繼，這就是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」若是日月至焉而已矣，那便或即或離，你們要是「日月至焉而已矣」，那臨終時有把握淨念必定是「至」嗎？

三月是孔子觀察的時間，三月的成語，如穀梁傳有「三月無違」。又論語「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」，這要如何說？杜工部有詩云：「烽火連三月」，尚書洪範把月當作「時」解（案：〈洪範〉：八，庶徵：曰雨，曰暘，曰燠，曰寒，曰風，曰時。五者來備，各以其敘，庶草蕃廡。）

聞韶是聞而專心盡心的學，所以是心不在焉，食而不知其味的意思。

【六·八】

季康子問：仲由可使從政也與？子曰：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曰：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曰：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

曰：求也可使從政也與？曰：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（226）

何有，皇疏引衛瓘云：「有餘力也」，吾不贊成。

「季康子問：仲由可使從政也與？子曰：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

「果」，仲由有決斷。又問別人。

「曰：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曰：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

「賜也達」，端木賜通達。

「曰：求也可使從政也與？曰：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

又問冉求，「藝」冉求多才多藝。

「於從政乎何有」，這是活口氣，也不說有，也不說沒有，沒下肯定辭，所以

季氏再問第二，第三，他們從政還有什麼問題嗎？你看他能從政就用，不能從政就不用，若是你看有問題就不用，沒問題就可以用。

孔子沒有下決定辭，因為對方是季康子，季康子三家把持魯政。下一章是季氏找閔子騫，子騫也不幹，可以證明。

「何有」，意思是說他有什麼問題嗎？是反問語氣。這是老師說自己子弟的分寸。

【六·九】

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。閔子騫曰：善為我辭焉，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（228）

「費」字，吾昔讀「ㄈ」，也不知是什麼人教讀這個音，這是依朱子的注

解：「費，音秘」。但是吾為山東人，費在山東，我們都是讀「ㄈ、ㄞ」。費在清代的區域屬於魯東，與蘭陵同為一個區域，是否就是從前的費，這就不可知了。大汶河屬於泰安，費應在大汶河的西邊，而今在東，今昔有變化，我們可以不管。我們學論語，一是注重學其中的義理，不在考據。二是文以載道，道在文中，所以必得每一個字句，都要求明白，若不懂文字，如何懂得？不知外而能知內的，沒有這種人。

編論語的時候，同類的歸為一類，一章說一件事，宋儒也有把兩章合為一章的情形，開啟胡適大膽假設的端倪，最糟的是篡改大學。你們不可以學這種作風，這是國家不祥的徵兆。

上一章是季氏問孔子的三位弟子，孔子都不答覆，孔子只答說某人有某個長處，至於能不能從政，我不明白，孔子何嘗不知，只是不願意多事而已。孔子門下，人才濟濟，找人才，捨孔門何處有人才？

「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。」

這一章是季氏找閔子騫做費邑的宰官，本來是魯君作主的，這時卻是三家作主，魯君不能作主。

從前是按照封建制度，到了春秋不能用了。季氏與魯君很親近，就為魯君作主，法律改了，制度也改了，三家在魯是三大害。因周公功勞很大，成王封魯用天子的禮樂祭周公，這是錯誤的，伯禽接受了，孔子很不以為然。法律講權，權與名譽不能隨便給人，所以說：「必也正名乎」，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，「言不順則事不成」，譬如隨便將總統的衣服，送給吾穿，在街上走，那人民對吾要如何看待？吾又當如何自稱？凡事整齊就是治，你們求往生，念佛必須合乎規矩，如果你們的生活起居都不整齊，如何往生？從前的商家「事忙先上帳」、「動物歸原」，商人尚且如此，我們讀書人卻不如商人。伯禽被強迫以天子禮祭周公，這還可以說得過去，魯國的太廟可以用天子禮，伯禽他一家人可以，庶子不行，因為長子為主。孟仲季三家，是庶支，也用天子禮樂，祭他們的家廟，又祭泰山，孔子說：曾謂泰山

不如林放乎？正神不會享用邪人的供養。

季氏為什麼要找閔子騫？諸侯封給大夫土地，費邑是季康子的采邑。孔子不做書呆子，當上魯司寇，三個月大治，那時三家還安隱。孔子誅少正卯，少正卯是有名的人，孔子當司寇一做主就誅少正卯，連孔子的弟子也不以為然，孔子細數他有五條罪所以誅少正卯。讀書必須推情準理，假使換成吾也是如此，治亂國必得如此。孔子這一刀就鎮住三家，不敢胡門，魯國大治。但是天命難違，齊國進贈女樂給魯君，孔子便離開魯國。

孔子當魯司寇時，閔子騫曾為費宰，孔子走後，閔子騫也不做了，他是為了老師而做，後來孔子回到魯國已經是十五、六年後了。這是一種說法。上樑不正下樑歪，季康子背叛國君，費宰也常背叛季氏，如公山弗擾以費叛，費地收的錢財季氏控制不住，所以想拉閔子騫去當費宰，便找了一個介紹人去跟閔子騫說。

「閔子騫曰：善為我辭焉，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」

「善爲我辭」，是對介紹者說。閔子騫說，你要善巧方便為我向季氏辭謝。

「復」有二說，一說是閔子騫曾為費宰，今日再要我做。這個說法噜蘇。另一種說法，第二次再來邀約我。按這一章經文，這樣講，理順文順，人情順，可採取這種說法。若再來約我。汶河的東北為齊國，汶河的西南為魯國，「上」是到河的陽，我就在河的北邊了，意思是到齊國。

這一章有什麼意義？歷來注解者以為仲由、冉求都曾做季氏宰，孔子也曾在季氏處為官，所以有種種多事的說法。褒獎閔子騫可以，不可因此而貶損他。

現今的太保太妹，不是他本人壞，而是教育問題，青年子弟大不幸。想到這裡，換個悲心，心就平和了，對壞人也可以作如是觀。

集釋引四書恆解說：「此章閔子之不為者，費宰耳。費為季氏私邑，家臣屢叛，欲以閔子騫強其私家，故力辭之。」

你們要學這一章書，這一章很要緊，如今在公家辦事，家裡必須生活所以去做

事，起初做小職員，漸漸有權了，若遇到好長官，守規矩，錢少也可以做。若是長官舞弊，但是長官自己一人不能做，若不跟他合作便幹不長，這時辭職也可以。挨餓，只是被人說貧窮而已，若是舞弊就會受行政處分，被判罪，褫奪公權，那是大羞辱。人不知羞恥便是禽獸。像孔門子孫若是貪汙舞弊，一生就完了，他的子孫最終也不能進入孔林。祿是天命所賦，不必憂愁。

〔六·十一〕

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。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」（229）

此書內容本來簡單，因有一人說錯話，便有人出來反駁，再來必定有袒護的人，故愈來愈複雜。看書時也須複雜，講時採取的則須簡單。

「伯牛有疾，子問之。」

此章用意簡單，伯牛有人以為是仲弓之父，身有惡疾，很壞，根據的就是這一章。其實長病不算賤人，仲弓、伯牛都在德性科，如何說是賤人？生什麼病？不須注疏，有人說是厲，有說是癩，有說是熱病，諸般說法不一，其實可以不必考據，伯牛有病不是好的病就可以了。

老師去看病，師生之誼，應該如此。從前蓋屋各處都有一定的規矩，多是坐北朝南。牖，可當窗講。宋儒以為坐北朝南，南方的牖，但是出自何書，不可考據。孔子見他的學生，病人在北牆，因為長癩，怕傳染，不使孔子進入，孔子在窗外。做官為南面，不可使做官人朝北，故床設在北，使孔子可以南面，以君禮待師。此說，書中並沒有，全是造謠。若以此君禮對待孔子，孔子不知禮嗎？孔子決不亂接受人的禮，這是毀謗聖人。

「曰：亡之，命矣夫！」

「亡之」，亡讀「無」，是正讀。亡之，沒有致此疾的原因。或說是道，此人沒有得此病的道理。伯牛得此病，是何原故？天命如此，無可如何。這樣的人，不應得此病，竟有這樣的病。

另讀「ㄨㄤ」，喪也。病情甚為嚴重，所以執持伯牛的手說：你要喪亡了。但是此說不近人情，未有對著病人說「喪之」的道理，想說也須避開病人。

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」

有道德的人而得惡疾，這樣的好人，怎麼會得這樣的壞病。不關伯牛的事，與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，都是天命。堯舜是聖人，他的兒子不肖，孔子老年喪子，喪顏子，都是命。諸葛武侯知其不可而為之，也是天命。儒家世間法就如此說，若佛家則說是多生多劫的罪業，這時成熟了。今有喜好學佛而遭難的，那是重罪轉輕。壞人而升官發財，那是天厚其毒，加速他入地獄。孔子只說現在這一世。天命，天有天的道理。出世法若開佛店，命該有財，今卻以不合正道來造業，那是

三世冤。

人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，故須樂天知命，但須盡人事才聽天命。中庸說：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」，率性就是盡性，依佛法而言，斷見思是小盡性，斷塵沙是中等盡性，斷根本無明才是真正盡性。性盡方能安命，安貧樂道，知道則貧富兩忘，不在乎了。孔子說此，料想伯牛也懂，可以不怨天尤人，因為伯牛也知天命。

我們不是伯牛，未盡人事，未盡性，而說聽天命，可以嗎？人事者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，做到了嗎？這八字吾一字都沒做完全，你們做到與否吾不知。人事還不行，卻要盡性，吾斷惑了嗎？吾未斷見思，根本不知根本無明，三細六粗，吾只說名詞，沒能體驗出。未盡人事，未盡性，如何說聽天命？吾等自造，天作孽猶可為，心變就改命，自造孽不可為，自己不幹好事，不修身，而說天命，不是怨天嗎？不是誣賴天嗎？這是自暴自棄。

【六·十一】

子曰：賢哉回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。（231）

雍也篇多是對孔子弟子行為狀況而談，一章一事，相似而連編，若以為全有連帶關係便錯了。這本書原來好讀，因為多注解所以受干擾，「群言擾亂，折衷於夫子」孔子之後，無人能折衷了。

吾講前的交待語、最後的斷語很重要，並不是吾個人的話，而是吾看了之後而說，因為明、清科場採朱注，講學則不一定。昔日吾講論語使你們注重人情事故、世間法，十六年前還可以，十六年後的文學程度跌落到極處了。萬法無常，盛極必衰，衰極必盛，今日文字程度跌落，你們還須注重文字，例如本週三的華嚴，「增上德慧」的增上，原來有才能說「增上」。從前人對五子多半有涉獵，所以莊子、荀子人們多數知道，你們今後必須懂文理。

孔子那時代為籀文，大篆的「己」「已」「巴」相差很少，容易有錯簡，若同一字做二種寫法，就變樣了，那是藝術，人卻以為兩個字。又如草書中的「之」「去」，同一寫法，所謂「長短分之去」。

「子曰：賢哉回也，」

孔子說，賢哉回也！賢在何處，下三句為顏淵的行為，第四句是說他行為的心思，又一轉，末句再收回，會起來。文章千變萬化，這種文章很難學，用心也能學。

老師說他賢就不容易了，為什麼賢呢？人們都說顏淵窮，其實比今人富，今人比他窮，卻極享受，又不安分，不滿而發牢騷，不幹好事，害社會。顏回如何好，我們不知，看看今人，與他比較，便知他的賢了。顏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，但是今昔的畝數不同，有二百四十為一畝，有四百餘、有六百餘為一畝，周時若干為一畝不知道。總之，五十畝一家人吃不太充足，如何知道？顏子有父母，若是充足何必

「一簞食」？同一省分所吃的也不一定。

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」

「一簞食」簞，竹筐，所食為乾食，以竹筐盛著。「一瓢飲」飲水用瓢，顏淵的飲食就如此。住「在陋巷」陋巷在曲阜裡，聖公府東，極破爛，在陋巷絕不能蓋洋樓。

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。」

飲、食、住勉強支持，這種情形，今日之下的人就很憂愁，今人以為人生百年而已，要享受，若不享受就來了憂愁，一享受便無所不為。孔子在陳絕糧，子路慍見說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子曰：君子原來就窮，無富裕，小人窮便泛濫行為了。因為君子有君子的道理，什麼道理？這一章所注都不對。一般普通人都受不了，顏回不改其樂，顏子原來就樂，向來就窮，多少年還是窮，依然樂，仍不改其樂，故說「賢也」。

顏淵所樂為何？他已得道，他所樂者道。子貢問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何如？」凡夫都這樣，一富就驕傲，一貧便羨慕人、諂媚人，孔子說：「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窮而樂，有所得故樂，人都不願貧，他別有所得，樂於道。顏子得道故樂，注解的人未得道而知道，沒有這回事。夫子之性與天道，他知道嗎？孔子知道也不能說，說了也不懂。

顏子所得的道，你們不知，你們學佛，三藏經典不太明白，禪淨密律，除淨土外其餘都不懂。淨土，你們懂多少？不能與吾談，你們若能答覆吾有關淨土的問題，就決定往生，你們能夠嗎？你若真信，便得法樂，就可以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修淨土法門，要信願行，有一分信就有一分樂，若不信便無樂可言，縱使給他千金的財寶，也不快樂，只是造罪而已。

此段絕不能注，因為必得與顏子的境界相同，纔能知道顏子的境界，也才能注解。參考集釋的（餘論），周茂叔所說那一段很好，（發明）楊慎說的一段也好，其餘的注子，就不可以了。

〔六・十二〕

冉求曰：非不悅子之道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汝畫。（232）

注解，少說為妙，多說就出毛病。例如對於宰我、冉求與冉伯牛，都是注子出毛病。

「冉求曰：非不悅子之道。」

由這章經文可知孔子要冉求往前進。冉求說：不是不喜悅老師的道，而是力量不足的原故。

「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汝畫。」

孔子說：力量不足是走到半路，走不動而廢了。

畫，止也，止於一個界限不往前走，你現今是到某一界限就停止，不往前進了。

孔子自己的行為以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」為目標，立志就在大道上，孔子的道是什麼？不是指事情，若指某一事情那冉求便不好學了，就會像現今逃學的學生。孔子說：「求也藝」，周公多才多藝，冉求是有大才的人，周公夠得上是多藝了，可見冉求是多藝的大才，不是不肯學。

道，子貢舉不出來，顏子也沒有說。對子貢，孔子鼓勵他往道上走，孔子知道子貢對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，但是他一定知道性與天道。孔子的高材生，孔子都鼓勵他們往前進，往道上學，但是博學多藝的人對道都會減少，這是人之常情。其實只要道精，那其餘的藝就學得會。冉求在政事、文學都是好手，所以他說，不是不往道上走，是我的力量不行，到此就可以了。有注解說，前一章說顏子好，冉求自以為比不上顏子。不必這樣胡推，不可節外生枝，生枝就生毛病。

藝夠得上，仁還不行，有了仁，就可以談德，有德就可以談道。

孔子說，你的力量不是不足，你很有能力，而是你學的藝使你不進，這是好話，鼓勵他往道前進。

〔六·十三〕

子謂子夏曰：女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。 (233)

「子謂子夏曰：女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。」

孔門文學大哲，有子游、子夏，懂文學，對道差一點，所以孔子說：「汝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」。

儒，有人說是：濡也，長久熏習使它不斷。另一種解釋為「人需」，人所需要之事。不必如此解釋，解釋為讀書懂修齊治平就可以了。

原來讀書就是要懂理有修養，都是君子，為什麼說是小人？

集釋的別解引群經平議：「以人品分君子小人，則君子有儒，小人無儒矣。非古義也。君子儒小人儒，疑當時有此名目，所謂小人儒者，猶云『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』。所謂君子儒者，猶云『後進於禮樂君子也』。古人之辭，凡都邑之士謂之君子。」

但是這個說法仍然不妥當。

佛家有大乘、小乘的差別，讀書有人專為功名，有人不為名利，「閉門讀書多歲月」是小人儒。孔子是周遊列國，道不行，唯恐時久而忘，所以著書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，傳於後世，不同於小人儒。

君子儒是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與眾生有利益。小人儒只是正心、修身。因為子夏在文學科中，孔子的學說著作，子夏幫助很多，所以鼓勵他再進於道。

你們學佛學大乘，就是儒家的「仁」，所以釋尊譯為「能仁」。你們一舉一

動，要為大家，要為公不為私，這樣就沒有錯學了。三草二木一菩提，吾等還不夠小草，聲緣才是中草，「草木之人」這句話出自佛經。我們是無所立，有如浮萍，隨風飄蕩。

〔六·十四〕

子游為武城宰。子曰：女得人焉爾乎？曰：有，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〔233〕

能並列在論語的弟子，都是孔子一時的高足。

「子游為武城宰。」

「武城」不必考據。山東現今有武城，古今地理多變，不可確定周代的武城在那裡。

「子曰：女得人焉爾乎？」

「焉爾乎」，古時有作「焉爾乎哉」，這一句虛辭很多，眾說紛紜。「爾」又有人作「耳」，也是改來改去。今吾採取宋以前的講法。若去掉「哉」字，很難講。「乎」字，是問辭，還可以講得通。

從前沒有標點符號，也不願意用，因為雖然懂標點，不懂文理也不行。這一章「爾」，宜作「爾」，不作「耳」，阮芸臺先生說：「焉爾猶『於此』也」，此者，此武城也。意思是：就在這裡。你在武城這裡得到人才了嗎？

「有，」

「有」，就必須一逗，因為對老師必須先答應「有」。若連著下文讀，答得太粗浮。句法就當如此。

人說話有四聲，北方人沒有入聲字，大江以南的入聲字比較多，但是上聲字不

行。北方人讀入聲字，南方人讀上聲字都讀平聲，但是都不可掉。現今新編的詩韻，編者是無知妄作的人，不懂反切字。漢唐宋韻都有不同，上溯到詩經也都不同。宋代的平水韻，學問就多了，讀唐詩可以用平水韻的詩韻。首句不入韻，同音也都在同音上。外行萬萬不可無知妄作。

「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」

你做武城宰，在此得什麼人才呢？子游答，有。這位人才有什麼事？一是「行不由徑」，再者是沒公事不曾到我這個地處。澹臺滅明為子游的同學。

從前種地以外的為路，從前滅人國家，改他的文字，改他的路。井田有九塊地，八家各自有井田的一塊地，共同耕種井中的一塊地，井田以外有小道，叫溝洫，是小徑。平常不許人走徑路，從前走徑路的人，多是不規矩當賊的人。周代時，「行不由徑」這個規矩已守不住了，而澹臺滅明還不走小徑。

人要由小處看大處，小善不為，大善也不為，小惡為之，大惡也會為之，所以

劉備說：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」。吾希望你們守規矩，不可不服從員警。你們要記住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」，能這樣，往生就有把握。學「動物歸原」，做人井井有條。

澹臺滅明是子游同學，同學作官，常去同學那裡，那是去託人情，澹臺滅明不會如此。從前有舉辦鄉射、鄉飲酒等公事才去，辦完公事便走。你作你的官，我不與你來往，現今還有這樣的人，只是很少了。

〔六・十五〕

子曰：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曰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（235）

雍也篇說的事情極簡單，對某弟子說幾句話，言語扼要簡單，不須考據。現今講論語注重品性、文學，自從接受洋文學之後，中國人不懂中國文字。自法學興

起，法律名詞變成新名詞，如法人、自然人，這還可以，另外有非中非西，不倫不類者。這門課程可以不注重文學，只注重品性，反身錄講的就是如此。讀書不注重文字，在求道，因為從前人都懂文字，清代的文字直追漢代，可與唐朝抗衡，出的人物也多，反身錄倡重德性、道術，極對。今吾在學校教書無興趣，講普通文字聽不懂，文字低落到極處了。如今提倡白話注解，背白話注解，這要了命。吾今除注重你們的品性外，還必須注重文字，因為你們學佛，國家還沒下令改佛經，學佛者卻妄改佛經，不懂中國文字，能翻譯佛經嗎？吾二十幾歲時，想說吾來翻譯佛經必定好，而今大大後悔，改名叫「不通」，一字也不會講。你看華嚴疏鈔，若能看出段落，吾拜你為師。中央日報刊載：法統、道統、心統，法統者依船山說是帝王之統，吾不以為然，吾受孟子影響。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，君如堯舜便好，否則百姓倒楣，故法統吾不贊成。道統，皇帝也服從道統，自古君主必讀書，否則不能存在。心統是佛法，法統、道統都由心統所造，萬法唯心，法統、道統都不離心。十年內必有大變化，先看三年後，不必我們反攻大陸，大陸一旦控制不住，民不怕死就完了。

「子曰：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」

周家車戰，以馬拉車，何以說是騎馬？注解說，周朝不騎馬，有何證據？周騎馬，這一章書就是證據。

齊魯交戰，齊發兵侵魯，三家有權卻不出兵。這時冉求在季氏家，冉求、樊遲再三要求，季氏勉強出兵，由這二人領兵大敗齊軍右翼。孟之反在左翼（不一定），打敗戰。注書者說，執干戈以衛社稷，本是應該做的事，「夫子恐二子以有功自足，故亟稱孟之反以進二子」，孔子恐怕二人誇功，故舉孟之反壓服冉求、樊遲。這種說法的大毛病在揣測人，不可未見事實而妄加懷疑人。這一點必須學，不要以志向空洞揣測人，對自己不好，這是疑心。

單就這件事說就可以了，孟之反不誇耀自己。奔，打敗逃回來。殿，打敗回來殿後。出兵時，勇敢者在前為先鋒，退時最勇敢者殿後，在後最倒楣的原故。

「將入門，」

他在後面斷後，到魯國城門，已經保險安全了，大家看他遲遲在後，很敬仰他，必定有人贊揚孟之反。

「策其馬曰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」

孟之反打馬說，不是我有勇氣，馬不好，不肯走，我未必有這膽量敢在後頭，馬不行不肯往前走。

今人反過來，多是無恥之徒，亡國之家。你們要學不伐，埋頭苦幹，學古之學者為己，學成後往外做。今之學者為人，在乎要人知道，往外鼓吹。

〔六・十六〕

子曰：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
（236）

「子曰：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」

魯衛之政，兄弟也。這時孔子在衛國。祝鮀佞口，佞的意思有好有壞，這一章是壞的一面。宋朝是美男子。祝鮀得到衛靈公的寵信。

靈是謚號，謚號藏有意義，有的謚名雖好卻含有譏刺。依《謚法考》，有本來就是好的謚號如「文正」、「文忠」，例如曾文正，文官加上「文」字，武官加上「武」字，戚繼光謚「武毅」。要有「忠」、「正」的謚號很難。而明說惡謚的，例如周幽王、周厲王，夏桀、殷紂。還有些皇帝是未亡國而敗壞國家的，例如周靈王、衛靈公、漢靈帝都不好，所以前出師表說：「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。」謚號曰靈，是暗中譏刺。謚為靈的，都不好。

衛靈公很愛祝鮀，祝鮀會說話，宋朝很美，衛靈公寵信祝鮀，宋朝受寵於南子。南子無所不為，衛靈公也是無所不為。可是衛靈公卻沒有亡國。

孔子說這個話很幽默，人要是沒有祝鮀的佞口。

「而」，因又之辭，如學而時習之。而字諸說紛紜，事實上沒什麼麻煩，當「與」、「及」說也可以，當作介繫辭也可。

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」

人又無美貌，可悲啊！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」，在現今的世間不免。孔子沒有說出不免什麼事，不免升官發財嗎？不免於受害嗎？這是孔子的幽默，在這個社會立不住，這是譏笑衛國不重賢人。

中庸說：「敬大臣也，體群臣也」，國君對大臣要恭敬，群臣是大臣以下，要體恤。「尊賢則不惑」，否則人家不會為你幹得久的，如劉備的禮遇諸葛亮，三顧茅廬，文王禮請姜尚，商湯恭請伊尹，做國君很難，必須體恤群臣。為臣也不容易，各有各的困難。為君難，要想如何使百姓好。為臣也不容易，必須使國君成為堯舜，使部下都能各安其位，教百姓守本分，使百姓得恩澤，這不容易。這是有良心的君臣才會感到如此難，若沒有良心那做什麼都容易。

有良心的君與臣，如何覺得難呢？中庸說：「力行近乎仁」。如何力行呢？樊遲問仁，孔子答「先難而後獲」，這就是力行。例如明代的來知德注解《易經》，自己困學三十年，有所得而後廣為流通，來知德就是「先難而後獲」，獲得心得後便贈與大眾，這就是仁。又例如學佛，修淨土，要自行化他，不只自行往生就完了，必須「帶業往生，乘願再來」，這是連著的兩句，注重乘願再來，就是有仁德。

〔六·十七〕

子曰：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？（237）

「子曰：誰能出不由戶，」

古代的建築多是坐北朝南，所以若有人是邪建，就叫做：邪街、邪巷、邪橋

等，馬路邪的就叫邪馬路。孔子說：「觀過而知其仁」，凡事必須都要正。例如一間屋子有三間房，一明二暗為三間，中間是明的為堂，兩邊暗的為室，所以說「登堂入室」。正中的門有兩扇，門沒有一扇的，「門」這個字就是兩扇的意思，而室多是一扇，叫「戶」。誰能出不由戶，人們多住在室裡，稱為「寢室」，住在裡間，出入必得經過戶。

誰能出不由戶，什麼人能夠不從戶出來呢？這一句是詩中的「興」，先做個比喩的辭，然後才是正義。

「何莫由斯道也？」

「何莫由斯道也」，做什麼事情可以不由道上走呢？

道含有兩種意義，人有人道，天有天道，天道不懂還可以，所謂「可以」者是不滿意的言辭，還沒有什麼大毛病。你是人，若不懂人道，就糟了。道是根本，佛家說是心，心為主，心變萬法，百變不離宗，隨緣不變。隨緣，要懂人道，心便是

人，人就要成人，若不懂三綱五常就不懂得人道，不算是人。人如果不懶天道就不能生天，上帝接人去生天，沒有這回事，全在自己。學佛修淨土都可以往生嗎？心是主統，你們修淨土不懂淨土的道理，佛法有五乘說法，都是人道成佛，學了人就保險可以往生。你們學論語，人道站得住，雖不守五戒也隱含有五戒了。若不學佛，只懂人道，人道多麼好，死後只是再為人，不過是草木之人而已。草有大中小，草人連木人也談不上，若懂人道，便是小草，若不懂人道，就不夠上小草。所以心中無道，草也夠不上，就不夠人格。夠了人格，只許往上走，不許往下走，人道能學天道這也很好，四禪天高於六欲天。但是若不懂佛道，即使升到無色界天，還是必須墮下來，所以升天也不中用。

〔六·十八〕

子曰：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

(238)

孔子到此世間來，其實為了度眾生，所謂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」，而且「先難而後獲」，在陳絕糧，從者莫能行，都爬不起來，子路心裡氣不平，說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以為天沒有睜眼。仁者要先難而後獲，若是順順當當的過去就不會成功。佛也是先難而後獲，八相成道最後魔過來擾亂。釋迦族遭到琉璃王滅掉，佛也是遭到很多苦。全球以中國的文化為第一，有人說佛法在中國生的，例如文殊在五臺山，這種恭維，佛不接受。

孔子說：「天之未喪斯文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又說：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文化在孔子身上，要孔子發揚光大。為什麼要翻譯為「釋迦文佛」？這是意譯，不是音譯，孔子有文章，釋尊也有文章，經典若沒有文字能夠翻譯嗎？在印度，文字都能念，可以配上音樂，更何況是偈子。曹子建才高八斗，編「漁山梵唱」現今已經失傳，佛家的唱讚很特別，與崑腔不一樣，字句音韻極好，若是沒有文字能夠如此嗎？佛經有華嚴字母，不能沒有文字，文可以載道。論語也是文以載道，孔子若不

是佛菩薩轉世，沒有這種境界。

文中有一種文不好，歷史的文章不好，漸漸壞了，為什麼？三傳、史記都是史書，自司馬遷的史記以後就有不平之氣，有氣便有好惡之心，有牢騷就不能得其正。東周的董狐敢直書「趙盾弑其君」，這是正直的史筆，趙盾雖然不是親自弑君，但趙盾是一國的主持者，國家在你手中，你不去消滅弑君的人，而弑君者又是你家的人，這就是你趙盾有意弑君。從前的史書不讓君王看，後來就不敢保險了。如今的報紙更亂，受誰補助就幫誰說話。吾不如此，也不拿錢也不幫誰，只說公道話，何等自在！韓昌黎說，拿史筆者，好死的人不多，有相當的報應。

「子曰：質勝文則野，」

孔子是文人中的第一人，他預先說。孔子說：「質勝文則野」，質，本質，不須染色，沒有文采。質勝則卑野，不足觀，但不是野蠻。

「文勝質則史。」

文勝質則史，皇侃說是造謠生事，文詞過於事實，過質就跟史書一樣，過於用字措辭，比如說好的就多加幾層，壞的也多說幾層，失去真言語。史書必須真實，吾在編纂莒志的序，有說言語要記實，縣志、省志必須說實話，含蓄點可以。史書必須直筆說實話，可以較為含蓄，但是若不說實話，如何叫人聽？但必須說實話，你們萬萬不可以個人的好惡、情感亂寫文章，張獻之祭文昌帝祭文：「汝姓張，我姓張，咱連宗，尚饗」，痛快。幹什麼事必須直言，但不可過火，不可以個人好惡亂寫。如今的報紙刊登壞事占多數，好事占少數，因為不熱鬧，人不願意看，都是教人學壞。

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

「文質彬彬」，文與質必須交融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色要和起來。彬彬是融合的樣子，說話做事一切都很文雅，可是說的話句句落實，不能違背「信」字，不能過分，這就好了。言語必須文雅，但不過分，句句落實。「然後君子」，如此可以算是君子。

〔六・十九〕

子曰：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（239）

這一章經文有兩個「生」字，有人說起首的「生」為下生，其次的「生」為生活。這是咬文嚼字，文勝質則史，這就是綺語。例如元朝的文章，不必看，寫的一大篇，找不出三五個字是實話，用不著如此。

「子曰：人之生也直，」

人在社會上生存，要什麼條件？直也。孔子講直，正直無私，以德報德，以直報怨，無怨無恨，沒有戀戀愛著的心，公公正正，中正依理，應該如何辦就如何辦。例如正直的人做法官，人給錢他不會要，不會因為給錢而贏了官司，讓窮毛輸了官司。有些人是看人給錢又有理，硬是叫他輸，這便是矯枉過正。有些是人沒錢

沒理，卻故意叫他贏，這也不直。

直必須一點希求企圖的心都沒有，這不容易，但這是生存之道，佛家講直心是道場，道場指心，心是直就成功了。

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」

罔，曲折，人若喜好曲折，也能在社會上生存，例如祝鮀的佞口，但是蘇秦、張儀佞口卻不得好死。若不直而能全始全終的，那是倖而免，僥倖免遭惡的報應。這是依世間法，只可說到這裡。若依佛家說，脫得了花報，脫不了果報，曲曲折折的壞種子，在八識田中，一定投胎變為畜生。

劉氏正義：「直者，誠也。誠者內不自以欺，外不以欺人。……人能存誠，則行主忠信，而天且助順，人且助信，故能生也。若夫罔者，專務自欺以欺人，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，非有上罰，必有天殃，其能免此者，幸爾。」

【六·二十】

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（240）

論語一書若沒有錯字，沒有考據，沒有爭論，就比較好講。你們從論語要學行為，學文字，不必穿鑿附會。

知、好、樂三者，這一章講學問的事，其餘的事可以類推，不必多說。有人說：好是「好道」，研究的道理也有很多類，這樣說不究盡，可以類推，不可穿鑿。

「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」

對於學問，有人是為求知的，因為不知道而求知道，有這一種人物。還有一種人對事情漠不關心，重要的事或者與你有關係的事才問，但是那一件事與你沒有關係？衣食住有關係嗎？還有很多事都有關係。今人的毛病，即使與你有關係也漠不

關心。事實上現在沒有關係，未來就有關係了，人們卻一切事馬虎。不關心就不肯求知，模模糊糊。

有一類人為求知而學，所謂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」，想求知就不錯了。從前女子一定會做菜，今人就不一定會了，你會切肉嗎？實事上切肉必須內行。人生必須的事，都要去求知，能求知就已經比不知者強多了。

但是知是知道了，卻「不知其所以然矣」，然，是知道這件事該怎麼辦，隨喜或者可以，要獨立就不行了，這是因為雖然知道卻不知其然。

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

「好之者」，好與知不同，沒有見到這個事，只是聽到這回事就喜好，那必然往這裡求。若是見聞以後才願意幹，是已知其然，但是其中有什麼好處還說不上來。「樂之者」，對這件事歡喜、高興。為什麼能夠如此高興？因為有了興趣。為什麼有興趣？因為知其所以然。做一件事只要有樂趣，就放不下。

你們學問不進步，就在不樂上。顏子好學，而且是貧而樂，樂便放不下。你們見人學問好，想要比人高，不能坐者不學，就想比別人高。對一件事情，有樂趣就放不下，所以全在「放不下」。

書也不好講，必須圓解，吾說「放不下」這並沒有圓解。佛家不是說要放下，這又如何講呢？圓解的人，一切都放得下，也是一切放不下。所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這是一切放下。又說要「淨念相繼」，又說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這是放下？還是放不下？聖人只講原則，學者應當圓解。

俗話說：「整瓶不動，半瓶搖動」，學問不能一知半解，道聽塗說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，你們的學問太淺，說了害人。

漢宋儒者各有長短，你們知道其中的長短嗎？漢儒的長處在於按訓詁規矩注解，不妄作聰明。宋儒的短處就是漢儒的長處，宋儒也有長處，否則不能支持到今日。宋儒自己說他們的注子是「微言大義」，吾不贊成，但是明清的儒者為什麼也有贊成的？所謂微言大義，不能只看朱子的注，另外還有程明道、周濂溪、邵康

節、王陽明的書，你們見過嗎？這些人的注子都沒有這個毛病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有學佛。周濂溪起初是學佛，有佛門大師（案：即東林常總禪師）跟周濂溪說：「佛家如今興盛，不乏人才，你可以去弘揚儒家，以佛弘儒。」周濂溪是第一位以佛弘儒，到二程才貢高我慢，學佛卻不肯說佛。像「程門立雪」的典故，本來是出自禪祖二祖的故事，程頤採取來用，他白晝就寢，讓楊氏、遊氏在門外立雪。本來是佛家的事，程頤卻自己倣效。若吾所辦的事，都是創舉。凡是人家辦過的，吾就不在後頭跟著。寧為雞前，不為牛後。好事吾不辦，壞事吾更不辦。

集解說：「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。」這一個「篤」、一個「深」字，很重要、很好，不必囉嗦說其他的。

賭博的人明知是假，即使傾家蕩產仍要賭，明知被騙，是假的，仍要賭，樂此不疲。所以若能樂道，就不怕死了。這一點可以自己去悟。

【六·二十一】

子曰：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。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

(241)

我們人分九品，上上者是聖人，這是生而知之者。這依世間法說不通，學佛便能知道，因為前生斷惑，乘願再來不迷了，今世接著再修行。

人一下生就不平等，分上、中、下等九品人。下下，其愚不可及也，一竅不通，但是物極必反，盛極必衰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」。研究易經，易經要學到一知半解不容易，而一知半解的人更不信。佛家說三世，過去、未來人願意信，現前看得見的，反而不信。

「子曰：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，」

就求學、求道而言，其餘不必說，子貢說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

也」，中上之人才懂。見中等人要說中等話，若說上等法，中等人也不一定懂。初學佛的人一聽似明而不白，這是中等人。此時為他講佛法，必須講淺。但是諸法平等，什麼法為淺？人分九品，道也分九品，一種道就深淺不一，例如一碗茶中都不平等，上與下也不一樣。若碗裡所盛的為蜜，中邊皆甜。例如淨土宗，吾最怕講，為老太婆講念佛往生佛來接引，他懂得信與行就可以了。但是佛為什麼要來接？佛如何來？什麼時候來接？若依十六觀經，便不能為這等人講了，中人以上才可以語上。

吾看病，初上來時用輕藥，將要好時才用重藥，因為吾一上來看不準，所以用輕藥，所以好壞都無傷，將要好時用重藥，可以放膽用藥了。

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

若為初學者講真如本性，你自己還不懂，如何能為他說？你會空才會講有。觀自在菩薩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八地以後的菩薩才知道五蘊皆空，這「五蘊皆空」的

境界，任你再怎麼善巧講，他也未必能如此認識。這種境界，只空不行，必須再說妙有。說者以為善巧方便，但是聽者的心理不一樣，所以說佛法最好講人容易懂得的。因為中人以下，不可語上。

周濂溪、邵康節開啟宋儒的端倪，講性與天道，到後來的李二曲《反身錄》反對作文章，全都是講內功修德。周濂溪全講內功，宋儒講靜坐，要空心，一念不起，所以他講的微言大義有講得不錯的地方。但是周氏所開啟的理學，並沒有罵佛，二程開啟罵佛的端倪。程子說：「佛講得更有理，更不可信。」這個話怎能說得通？這是二程的說法。

儒家講「懲忿窒欲」，忿與欲就是貪瞋癡，無欲則剛，宋儒有修養的內功，漢儒的短處就在內功講得少。漢儒還有些人羼雜黃老之學，但是談不上修心，只重訓詁而已。宋儒把大學、中庸格外提出來，證明儒家也有內功，卻妄作聰明。宋儒說性與天道，那是說什麼人的性與天道？宋儒講誠，講毋不欺，這樣算誠嗎？

【六·二十一】

樊遲問知，子曰：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。問仁，曰：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（243）

這一章有爭議。

「樊遲問知，子曰：務民之義，」

樊遲問稼，問圃，孔子說：「吾不如老農，吾不如老圃」。這一章是問智，孔子答「務民之義」，劉氏正義說，義指十義，就是父慈、子孝、夫義、婦聽、兄良、弟弟、長惠、幼順、君仁、臣忠。

「敬鬼神而遠之。」

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這是指行禮。敬鬼神但不能近，近則褻瀆。

上文有說到「孟之反不伐」章，當時冉求為季氏宰，與齊國作戰，冉求與樊遲一起出來抵擋，當時的樊遲一定不是百姓，樊遲也同時為政，有職務，為老百姓辦事情。

樊遲為政時，問孔子如何才是有智。孔子答覆他必須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這並不是要人不敬鬼神。三代對於鬼神都很恭敬，雖然恭敬卻不能亵瀆，不是叫人侮慢鬼神。也不是像一般注解所說的要人「離遠一點」。祖先為鬼在太廟供奉，難道連太廟也不要了嗎？佛家也不皈依鬼神，只是尊敬鬼神而已。宋儒因噎廢食，唱高調，不說因果，以為只要行好事，不問前程，說的太高。孔子說，鬼神如在左右，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。儒家講慎獨，自己一個人是獨，就必須謹慎，如同有十眼看著你，有十隻手指著你，嚴厲極了，所以說：「不愧衾影」，對得起自己的影子，睡時對得起衾被。這是對上智說，下愚的人不懂，所以佛家注重三根普被。

你們學佛，而儒家主張慎獨，你能不愧衾影嗎？你所學為了什麼？夢是心頭想，是下意識的作用，若沒有這個想法，就絕無此夢，例如女子不會夢作新郎，男

子不會夢到生孩子。你們所夢如何，不必問別人，自己往生與否自己知道，自己曾夢過極樂世界嗎？夢過佛嗎？若不曾夢過，那就是所下的種子少，這樣能成就嗎？不夢西方，不夢彌陀，則種子必寥寥無幾，往生渺茫。吾曾說，你若不能無夢，只要知道夢中是夢，就能跳高山，入大海，穿牆也不會有障礙了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先學知夢就可以了。

對鬼神禱告，孔子不贊成，所謂：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」，妄念沒有了，那罪在那裡呢？有心就有罪，孔子教百姓十義，不贊成向鬼神求禱。

「問仁，曰：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

樊遲問仁。好事難成，壞事容易，若人人講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就因為很多人不講理，所以必須忍，要百折不回。一開始上來沒有不難的，也沒有衝不破的，例如孔子在陳絕糧，陳蔡不借，到楚借糧，始終不改變宗旨，這就是「力行近乎仁」。

希望你們今日為君子，將來都能往生西方。

發明的「四書恆解」可以參考。

【六·二十三】

子曰：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知者動，仁者靜。知者樂，仁者壽。（245）

這一章的讀音，依從前吾所學的讀法。這一章是孔夫子所發的議論，沒有對那一個人說，也不知為了什麼事而發。古人的注子，不論漢宋，也可信，也不可信，我們是學孔聖人的書，不是學注解，合理的注子我們信，不合理的不必依從。

你們若想知道文字的意義，可以查辭源、辭海。若讀音則只有查康熙字典，其餘的都不可靠。如今的廣東話，就是從前的唐音。漢以後才講反切音，有唇舌齒牙

喉，而且有開合口呼等等。很多掌故說，南方人到北方說話，北方人到南方說話，都鬧笑話。從前考中科舉，當知縣以上的正住官，都必須會京腔，因為皇帝要召見問話。

樂^{ㄩㄝ}，禮樂，指音樂，其實北方的音讀作「一𠂇」。京腔讀成兩個音。

樂^{ㄌㄢˋ}，如「不亦樂乎」，北方人的音讀作「ㄌ𠂇」。

「ㄌ𠂇」也有「一𠂇」的意思。

「喜」在心頭，喜在心。吾學內經，知道七情由五臟發生，心主喜，「喜在心頭」這是脫胎自內經。若是喜過分可以治，水剋火，腎主水，腎主懼。樂則是心外普遍對很多事都樂，所謂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用樂字。

樂讀作「一𠂇」，是指喜歡執著於某事，不是普遍對任何事都樂。

樂又音「ㄌ𠂇」，伯勞也作「伯樂」。韓昌黎〈雜說〉——馬說「世有伯樂，然

後有千里馬，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」的樂要讀音「勞」。

「子曰：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」

「知者樂水」，智者喜歡水。「仁者樂山」仁者喜歡山。這一章不是批評人，全是哲學道理，很難講，孔子他有所感觸說的話。例如「子在川上曰」，孔子見山見水都有感觸，因為他看山水自然的氣象有大作用，例如中庸云：「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萬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。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，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、鼈、蛟龍、魚鱉生焉，貨財殖焉。」佛經說一芥子內藏大千，一毛孔入三千大千世界，轉大法輪，孔子看山水有大感觸。

講的時候應當依漢注，漢注不說微言大義，而字句可以講得下去。參考集解，就可以知道了。集解說，有智慧的人願意運用他的才能治理天下，子在川上曰：

「不舍晝夜」，萬事如水永遠不斷的流動。智在易經八卦為澤，以恩澤萬物，所謂「聖朝多雨露」，智者用心智治理世間。

「知者動，仁者靜。」

仁者如山的安住，風吹雨打，地震，自然不動，所以被萬物依靠，所以說「靠山」，但不可靠「冰山」。仁者讓百姓來依靠，遇到一切困難都照常不動，所以萬物生焉。水不捨晝夜，是動態，山不改變，不動，是靜態。

「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

「智者樂，仁者壽」這很難講，顏子仁而夭，孔子仁而僅七十二歲，仁者真的有壽嗎？漢儒講不通，宋儒是知而不說，凡是講因果的，宋儒他們都不說。

唐以前古注，皇疏引陸特進語，這個人姓陸，特進為官名，這個人或許是學佛。他說：「此章極辨智仁之分，凡分為三段。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為第一，明智

仁之性。又智者動仁者靜為第二，明智仁之用。先既有性，性必有用也。又智者樂仁者壽為第三，明智仁之功已有用，用宜有功也。」有性必有用，智是流動，動態；山不搖動，人纔能倚靠，一個是流動，一個是安穩不動。

第三段智者樂，仁者壽，這是說明智仁的功效，後來的結果。智者樂，這必須會意，要動作勤勞。大家都得好處了，君子都高興，小人都不高興，因為小人以損人利己為樂，君子見大家得安穩所以快樂。

仁者壽，有注解說是名譽永傳千古，這是勉強的解釋，其實名譽也一樣會死，例如現今的時代，孔子的名譽在那裡呢？孔子現在成了孔老二。孔子的七十二大賢，那一個人能說出三分之一人的名姓？

「仁者壽」，孔子說世間法，樂與壽指當時的事，壽就是壽命。仁者壽的道理是什麼？若中國書與佛經合起來講，更圓融。孔子雖然知道「性與天道」，也是罕言。人的壽命為什麼有定數？活了五六年就死叫「短」，但是比起朝生暮死的蜉蝣算是壽了，若與龜鶴數百年的壽比，自然稱不得有壽，因此可知壽命都不一樣。

今人的壽命，依莊子說是一百二十為上壽，百年為中壽，八十為下壽。七十勉強還算壽，杜甫詩云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七十叫稀壽。易經太極，六十年換一輪甲子，所以人生六十為正壽。壽是死的警告，有什麼可以高興？二十、三十作什麼壽？民國以前的訃文，六十曰正壽，不到六十曰「得年」，沒有有「壽」字。如今的人是顛之倒之，吾不作壽。活到六十為一甲子，顏子壽四十一歲，這另當別論，普通人是七十古來稀。

吾所學很雜，曾學過內經，學內經必須懂易經及禮記月令等，否則不能講，八卦變化，必須觸類旁通，文王、伏羲所定的八卦方向都不同，天干地支在內經中也都有變化。吾沒有學問，吾講內經，怕害人，吾是勉強答應，其實不夠資格教。答應教內經之後，心裡很作難，找若干參考書，都有作表，為了不敢害人，所以用心。內經首篇不是治病，曰「上古天真論」，講天然真氣論，人現今的壽命百年，吃過飯後，不許剪髮剪爪，因為髮爪都是「血之餘」，早晨起來必須散髮，不使頭髮受辛苦。男女交合一次，必須好幾天才補得回來，若沒有補回又交合，就會未老

先衰。飲酒有酒毒、躁氣，一般人不知道而自我摧殘，所以很多人未老先衰。五十曰艾，艾是指不白不黃的髮色，這就是半老，所以五十不是半老嗎！若四十歲有白髮，這不是未老先衰嗎？髮為血之餘，陽氣不能到達，頭髮就變白。依常理，女子四十九無月事，男子六十四無月事，往後就不能生育了，但是還有人七十、八十仍能生育的，內經都有說。

盤古幾萬歲，軒轅黃帝活了幾千歲，依次漸漸減，如今人只有百歲，佛經也有增減劫的說法，萬事都沒有一定。孔子那時候就是人壽百年，六十歲就是壽了，年歲多更好，漢代的張倉就活到百餘歲。

仁者不憂，君子坦蕩蕩，心安安然然，氣血依軌道走，六脈和平，仁者自然長壽。七情都是氣，一動七情，氣血所走的就不調和，佛經說是「四大不調」，六脈不勻，不是太快就是太慢，便容易生病，就會短命。顏子的心在道上，生死一切都不在乎，但是簞食瓢飲，或許是衛生差一點。從前的人有內功，現今的人沒有內功，驕奢淫慾，只有外功，講究衛生也許有些幫助，但是內功外功必須合起來看才

能講。果真能仁者不憂，心裡坦蕩蕩，必定長壽。

【六·二十四】

子曰：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。（247）

「子曰：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。」

這一章也是孔子自己發的議論。萬法都會變化，這一章孔子所說，是往好處變，要去除毛病，這是孔子當時的話。齊國一改變政治，就可以與魯國相似了。魯國一改變政治，就可以回歸到正道了。這一章的重點在魯國，可見魯國到孔子那時都還沒有上軌道。

為什麼說這個呢？因為姜太公與周公一起開國，太公弔民伐罪，開啟周的天下，功都在太公。凡是講德威並濟的，就要用武力平定它，自古以來就有兵法，非

殺人不可，所以書經云，孟津之戰，血流漂杵。共產黨來中國，說要先殺五百萬人，講革命就沒有和平的革命。鮑羅廷就是引「武王之戰，血流漂杵」語證明革命要流血。

齊國是太公的功業，孔子說，韶樂，盡美矣又盡善矣，而武王的武樂盡美矣，盡善矣。太公多半用武，周公多用文，有時也有殺人例如平定管蔡之亂。太公到齊國，半年就安定了，賞罰整齊。魯國的伯禽用禮樂的教化，三年才安定。周公說，將來齊國昌盛魯國會倒楣，但是齊國會先亡，魯到後來才亡。一者是用德威之中的霸術，一者純粹是用王道。到春秋這個時候，魯政為三家把持，所以孔子說這一章也有感觸。

你們做事不可以急功好利，必須在仁上著眼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德為起首。

【六·二十五】

子曰：觚不觚。觚哉！觚哉！（248）

「子曰：觚不觚，」

觚有二種物品，都稱為「觚」。周朝時為祭器飲酒的叫觚，有稜，辭源有圖，可以知道。吾年輕時學得雜，古董玩器吾都懂，賣古董的對外行人稱觚為「花插子」，那是胡說，觚不是插花用的。另外有人說：「率爾操觚」的觚，那是木簡等，是秦漢以後的事。這兩種說法，不可以混淆。

觚為三代器物，周代以後就沒有了，可以盛二升酒（古代的升比今日小），三升叫觶，四升為觥^{ㄩㄥ}，因為喝酒時有一定的數量。五升為角，最多為五升。用什麼酒器喝，就該定若干的數量，不能超過容器的量。若喝過量，例如以觚飲，應該是喝二升，若喝過量就是「觚而不觚」，意思是過量了。觚不觚，意指：你算什麼觚？

「觚哉！觚哉！」

孔子不說是指什麼，只說：「觚哉！觚哉！」觚啊！觚啊！這是正說。也有人

說，觚後來做大了，缺了稜，孔子的意是說：把觚作大缺了稜，那還算什麼觚。

這一章有如作詩，是指桑罵槐，例如當公務員，要紅包，不說別的話，只說：「公務員啊！公務員啊！」更可以說：「好公務員啊！好公務員啊！」這樣說可以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」。

這一章其實是感傷三家的越禮，像三家者以雍徹，當大夫的僭用國君的禮，就可以說：「大夫啊！大夫啊！」凡是應當做什麼東西，卻不合規則的，都可以用這一章說。

到漢代有寫字的木簡，有多個方面的東西，那也稱為觚。但是孔子那時候只有酒器，沒有木簡，所以這一章的觚應該是指酒器。我們說「率爾操觚」，那個觚是指木簡。

上一章「觚不觚」，與以前的經文由弟子問孔子答，有所不同，純粹是孔子說

的聖言量，得一句就受用無窮，舉一不僅可以反三，還能反萬。

從前懂古董的都是讀書人，古董以金石為第一，如今的人只認金玉，其實都要文人才懂。明倫雜誌，規規矩矩，正知正見，不害人。觚既不觚，本質壞了，就不行了。

觚是酒樽，後來才有「木簡」的意思。這裡是指酒器，孔子時候還沒有木簡的意思。聖人的言語，孟子也還不行，後來注解的人更加妄作聰明，所說必須中正和平，不譏刺人，又要說到骨頭裡。這一章像詩，觚盛二升酒，喝二升就可以了，若必得喝四升，擺個觚做什麼？你喝多了，你這個觚啊！你這個觚！你們去參這一章的言外之意。

不教你們參禪，因為凡是人都有職務，有辦公的，有開商店的，有半公半私的，家庭有二人以上，這一句就用得上。你當公務員，不辦公事，辦其餘的事，就是「觚不觚」。教書事前不溫習，也是觚不觚，若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就是觚不觚。例如我們辦這個國文的補習班，不要錢，外人不相信，認為人要

錢你偏不要錢，是唱反調，反而被挨罵。雖然外人不信，挨人的罵，仍然不改其志，不搖不動，志立下來後就要幹到底，這是「觚是觚，觚哉！觚哉！」。

吾的脾氣自從前就養成習氣，所以語多苛刻，講書不和平，這個習氣不改，往生無望。為什麼？因為心中有惡。固然佛法最高境界不可有善也不可有惡，但是心理必須改，否則不能往生。君子要思不出其位，把分內的事情刪掉，不做職位內的事，這就是觚不觚。

【六·二十六】

宰我問曰：仁者雖告之曰，并有仁焉，其從之也？子曰：何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（²⁴⁹）

我們講論語，參考許多書，希望能不會錯。怎樣叫不錯？一者，沒有的不說；再者，注解有錯的不採取，但是長久流傳的也必須知道。講者有心得的地方，也可

以講，例如「力行近乎仁」，引證「先難而後獲」，這樣就不是妄作聰明。歷代注者的毛病，都是先把宰我罵一套，事實上宰我的文字、言語、武功都很好，後人要幫他牽馬都不能夠，所以不可說宰我不懂仁等等，只要實實在在注解，就可以了。

「宰我問曰：仁者雖告之曰，井有仁焉，其從之也？」

宰我提這個問題，大家試著猜猜孔子要怎麼答？吾作詩，都要摑住下句，就是用這個辦法。宰我所問，這是假設的比喻語，不是事實。

「仁者」有仁道的人，或行仁政的人。不作官，也可以行仁道，急公好義，濟困扶危。他既然喜好行仁道，就告訴他說：「井有仁焉」，井中有仁道的事。

「仁」有人主張作「人」，講法好講，但是可以不改，不須要當「人」講。有一位好行仁者來告訴說「有一樁做仁道的事」。救人不是仁道嗎？宰我不說人，而人自在其中。人在井中受苦，救人就是仁道的事情。

「子曰：何為其然也？」

孔子說，何必啊！孔子所說為真實語。

你們學論語懂得五乘說法，首先要站住人格，才能往生，若不能站住人格，就是「人不人，人哉？人哉？」

「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」

「君子可逝也」，逝、往、從三個字都不同，由此到那裡去為逝，可以到那裡去，但是不可以就去跳井，不跳井如何救人？

「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

這個事真假不一定，或許有人來欺騙你。欺，欺騙，罔也是欺騙。欺是欺騙的人說得有道理。罔是欺騙者來說的曲曲折折，說得不圓滿，不合理。

孟子萬章篇中說，子產要人把一條魚放生，這個人回去後把魚吃掉了，再來回答子產。辦事無論成不成，都須要回來說明、回復。回復的人說，魚下水時很高興，再倏然而逝，逍遙遊走了。子產聽聞後心裡覺得很快樂。孟子以「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」解釋，可說是很得當。而這兩句就是孔子在這一章所答覆的意思。

這一章只是假設，不是實有其事，宰我提問，假設「仁者」一個逗點，這裡有一位行仁道的人，他急功好義，都與人有好處，是一位行仁道的人，見到這樣好行仁道的人，雖告訴他說，井裡有一樁行仁道的事，那人自然就在其中了。講出來若不合道理，必須考慮，不能聽什麼信什麼。

這一章的意義是什麼？孔子提倡仁，所以宰我問行仁，有人來欺騙喜歡行仁的人。如同現今的辦慈善事業，學佛法的人，借佛法、慈善圖利的情況很多。從前吾也上過當，有人來欺騙吾，說他的皮包掉了，無法買票回家，起初吾如數給他，數次以後，有人再來說，吾就給他二十元。我們學佛是學智慧，不可以被「非其道罔

之」。

【六·二十七】

子曰：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（250）

考異說，有些本子沒有「君子」二字，有「君子」二字是對學生以外的人說，無「君子」二字是對學生說，其實對學生、其餘的人也必須如此。

畔是地的邊緣，從前通「叛」字，背叛的意思，二種說法差的很遠，應當如何採取？很多人主張作「叛」。

「子曰：君子博學於文，」

君子是求道求學的人，必須博學，不是偶一為之，必須「博」。這個字重要，例如「攻乎異端」，攻當作「求」，學習的意思，異端是正道上所沒有的雜學都是

異端。孔子那時候沒有楊墨，因為只要一門能通，其餘的門就通了，否則愈學愈亂。博學並不是像如今的人，一上來就開幾十門的功課，學生接受不了，學生只要夠學分就算學完了，結果是門門不精。吾從前也上過小學，開始上高等小學堂，定出十幾門功課，畢業的時候還沒有教完，老師必定把它趕完，也不格外加鐘點費。中學所出的題目，都是小學所學的東西，不是學三兩句而已。博學必須本門先都知道了，再換另一本，換到什麼時候才停止？一直學到死。佛家講聞思修，儒家講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你們如今必須博學於文。從前吾沒有學說文、學案，都不看，只參考而已，如今則是亂學。

「約之以禮，」

「博學於文」，書籍稱為文，竹版木簡就是文，博學於文意思就是要多讀書。但是不斷的念書，也還不行，像貨物都收來了，必須要用。眾多貨物，要用什麼貨？例如學武的人，十八般武藝，樣樣都精，臨時要用那一種武藝？平劇「白水灘」，演青面虎占山為王的故事。說到中國的，你們都不懂，說西洋的就懂了，林

琴南譯的依索寓言、福爾摩斯探案，也不錯，可以學些東西。

「約之以禮」，讀書學事故人情，孔子提禮如「繪事後素」，子夏就說：「禮後乎」，重點不在禮上。但禮是起頭，若沒有禮，孝弟忠信就做不圓滿了。雖然要多學，但是用的時候必須約，揀出一、二條來用，簡約按著去做，做什麼事？先在禮上走。自古求學便是先學灑掃應對，你們如今是連吃飯也不會，「常禮舉要」裡的禮你們會了嗎？先學禮，才不會犯上作亂，「常禮舉要」這還只是說小處而已，我們也辨不到。

文是什麼？指一切藝術，都得學。孔子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」，道德仁三字為標準；只要仁字做得圓滿，那所做所為便能合乎禮。因為道德不懂，所以孔子說仁，仍不懂才說義，行而宜之謂之義，再不行才說禮。所以道德仁藝最下的藝，六藝開頭就是禮。遊於藝時，就有禮。禮記說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」，禮是規矩，是道德的條約，禮再不懂就沒辦法了。禮是道德的條約，不是政治也不是刑法，不講強制力量。只是以君子小人來分別，不合禮的為小人，那就

要摒棄。若刑罰不守就要判罪，禮絕不如此，所以能用禮治國，那是何等和平？但人們多自甘下流！

文是指藝術，藝最首要就是禮：禮樂射御書數。不學禮，就會妨害人，而且自找侮辱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，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。日本不亡國，因為日本人不拆廟，不打倒孔老二，還有天理在。你們學會《常禮舉要》，在外就不妨害人，假使處處與《常禮舉要》反對，將來必定沒有好結果，你若無禮，人們就會說「無家教」，那就傷到父母了。

博學於文與約之以禮是一件事。博學而用的簡約。佛家的法門有無量，必須誓願學，這也是博學，但是修行只修淨土。

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

叛，背叛。「亦可以弗畔矣夫」這個樣子，就算不很好，也不離經叛道了。果真能做到這二句，吾往後也可以像宋儒說微言大義了。

但是有些人有禮，道還夠不上，如何說是叛道？這種「有禮無道」的人，是無道可叛。

「畔」有兩種說法：一者是偏，不合乎中道，要講的合乎中道，才會和平。《反身錄》雖然不夠中道也不至於講偏話、說片面的理，中庸之道是要不講偏頗的話。萬祖是從佛學的說法，宋儒也有說合乎中道的。以偏頗解釋「畔」，這種說法和平些。佛家講空、有都是偏，非斷非常，非空非有，才合乎中道。禪要一念不起，密要三密加持，即身成佛。「畔」第二種解釋是叛道，這也可以通。

世間法，孔子說到盡處了；而出世法的性與天道就少說，主張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。佛法是世法少說，出世法也是說到盡處了。各位本來是為了學佛，在三十年前的學佛者，比現今的人都好，因為具有中國的舊思想，還有舊文化，今日都洋化了，現在誰讀過半部論語啊？

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夫子矢之曰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。（251）

吾預備時雖辛苦，還不覺得，講的能不能契機就難說了。你們聽了將近一年，略微開了悟性，但是因為底子差，所以吾不知你們的領略如何。

今天要講的這一章很難講。書不能不讀，但是孟子說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，因為書很多，有害人的書，而且還有注論語的人罵先賢，後來的學者看了就以為有理，跟著群起而罵之。這種情形說是「一唱百和」還算溫和，說是「一犬吠影，群犬吠聲」就苛了。詩亡而後春秋作，春秋又不懂才有三傳，更苛了。這樣仍然無效，仍然不往好處走，所以雖然苛也不為過。今日之下，不能不苛。

陶淵明說：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」，諸葛亮是「略觀大意」，因為古代有些書太過費言，可以只取其中的大意，而遺去言辭。只要知大義，就可以辦事。諸葛亮

未出隆中，就能說出天下可三分，你能夠嗎？孔明一生辦多少事，輔翊阿斗，六出祁山，拼著命，比起曹操、司馬懿如何？諸葛亮講究人格。

「子見南子，」

子見南子章，自古以來沒有解決，有沒有這件事實？有人主張有，有人主張沒有，論語一書是孔子弟子所編，必定是實有其事，但是不知如何講而已。

孔子到衛國，當時的衛靈公，是糊塗蟲，而南子夫人好淫。見衛君是應該的禮節，去見南子是為了什麼緣故？朱注云：「古者仕於其國，有見其小君之禮」，禮儀中有見君夫人的禮，但是查遍禮書，都沒有這種禮。若到今日，總統出國帶著太太，大使也是如此，就必得要見了。

「子路不悅。」

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子路是痛快的朋友。

「夫子矢之曰，」

矢，有一說是誓願，有一說是陳說，這兩種說法都不通，因為孔子不必對子路發誓，也不能對子路陳說。另一種說法是作「直」，可以採用此說，意思是「直接告訴他說」。

「予所否者，」

否，不對。有一種說法是「不也」，另一種說法，讀作否泰的否，吾道遭到否。

「天厭之，天厭之。」

厭，有一說法是棄捨，另一說是閉塞，還有一種說法是當夢魘，自己不能作主。

這一章有三種說法：

第一種說法：孔子發誓說，若我有幹了不對的事，天厭棄我。這樣孔子就不像孔子了。

第二種說法：我今遭到否遇，是上天要閉塞我。這種說法比較和平。

第三種說法：我如果不如此作，南子雖壞，天還是保佑靈公，不會亡國，我有什麼辦法？

以上各說都講不通，知道有這麼一說就可以了。

〔六·二十九〕

子曰：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。

(253)

「子曰：中庸之為德也，」

有人說，「中庸」一書不是子思所作。鄭玄，記云：「中和之用也，名曰中庸。」

中，中和。孔子之道不前不後，合乎中道。

庸，用也。又有一種注解，庸，常也。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。

孔子的道，不過也不會不及，因為「過猶不及」，辦事太過與不及都一樣。孔子的六經，都注重「中」，孔子是聖之時者也，正在這時候，就在這個當中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中國的學問都在「中和」，中醫認為人若是「六脈平和」就沒有病，人會生病，不是陽盛就是陰盛。現今的一切學問都是過猶不及，所以現代人若能學「中庸」這點就能做人，將來可以往生。佛家說，空、假、中，中道就是不偏空，不偏有。

「中庸」並不是從孔子開始講，而是自堯舜就講「中」，所謂：「舜孰其兩

端，而用其中於民。」中國的東西，如「天平」，就是要無過與無不及。

「其至矣乎！」

「其至矣乎」是說中庸的德好到極處了。十分是中庸，十一分就超過，九分則不及。

「民鮮久矣。」

「民鮮久矣」，中庸的德，雖然好到極處，但是一般人不依著照辦，已經為時很久了。

今日之下，食衣住行等，一切都不中和，都超過他的身分，及必要的程度。從前吾家，代代為官，而一年所吃的東西，四季都有一定，也有一定的講究，但是都沒有像吾今日吃的好。范仲淹、司馬光，後來作宰相，有了錢，但是所吃的仍是從前那種舊飯菜，其餘的錢留下來設置義田、辦學。大家應當知道：凡事從微而盛，

固然可喜，但是從盛趨衰，就不喜歡了。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

【六·三十】

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子曰：
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，堯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已欲立而立人，已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（256）

你們聽書不可笑話人。在此聽論語、佛學，器識與普通人不一樣，程度不一樣。讀書講究器識，聽吾講華嚴、論語，器識增加多少，是你的好處。器量見識不容易長，沒有這心胸就不見境界。不讀中國文化，很難長見識，初唐四傑楊、王、盧、駱，文章雖好，而皮氏認為四人都不得好終，只有楊迥一人終為縣令而已。有人說器識不夠，實際已不錯，討武曌檄的器識就大。社會有好事，若考慮有好處與否就完了。井有仁焉，想到私家便完了，你們須處處往公家處著想。今日的告別式

場，弔者大悅，昔日則有清議公論。

有人說，佛家不近人情，以為博施濟眾，堯舜其猶病諸。批評者還說不出堯典帝典中堯舜的好處，以為堯舜尚且辦不到，我們不辦是應該，器識就不行。

「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

子貢有錢，孔子周遊列國得力於他。諸弟子問仁，孔子不許以仁，所以有這個問題。眾是人民以外，連外國的人民，不分彼此，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，可謂仁乎？心胸大，不是吹大氣。

「子曰：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，堯舜其猶病諸！」

孔子說，這樣豈只是仁，若能照這樣辦，到達聖人了。聖是誰呢？指出堯舜，堯舜也做不圓滿，連禹湯也在內，禹治水過門不入，商湯的仁心澤及禽獸。

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

之方也已。」

但是老師孔子每次都不許仁，如何是仁？

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自己能樹立起來，成了人，比得什麼好處都大。成了人，念佛將來才能往生。己欲立，先在自己身上，先把自己立起來，再說話。一般人只要辦到這裡，自己如此，家中的父子兄弟，及外頭的四海之內，由近及遠。若近處的辦不到，遠處能辦到嗎？不孝父母，能愛國嗎？吃好穿好是其次，重要在「立」，成立起來，勸父母念佛。

達，通達。佛為達，儒者，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，佛家要破塵沙惑。

「能近取譬」先在近處找譬喻，可以算是行仁的方法。

程子曰：「醫書以手足瘻癰為不仁。呂氏曰，子貢志於仁，徒事高遠，未知其方。」這是罵子貢。

朱子云，能近取譬，如釋氏的因指見月。比喻不倫不類。不是朱子以後才闢佛，而是自他的老師程子已開始闢佛，以為佛家更近理，更不可信。

你們學論語，要更求其所以然，這就困難了。講了數章，仍然不能盡得其中的大意。若只依一家之說，恐怕句法讀音都會錯，也說不定。朱子固然有功，取禮記中的大學、中庸兩篇，合為四書，叫讀書的人讀這兩篇。但是大學、中庸，人人讀而不懂，所以考場出的題目，學庸也缺如也。集釋聚集古來諸說，可以觀而會通。

上次講的「子貢曰博施於民」章，孔子答覆到「必也聖乎」為一段。因為子貢所說的，不是初機所能做到，所以孔子往後再說一段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這是仁的簡單行法。

孔子說仁，有一個做法，自己把自己先樹立起來，先站住人格。仁為二人，站住人格才能行仁道，自己人格先成立起來，但是你自己成立起來很好，那是你自己好，仁道是二人，欲是要叫別人的人格也成立起來。

有注解說，這是恩惠加於人，有利益的思想。除了錢財物品，其餘的難道就不是恩惠嗎？例如擊壤歌說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從前的人都懂這個，這正是讚歎堯王。若不是國家有道，百姓怎能有此自在，自由工作而無人妨礙？百姓這等自由自在，是那一個人的力量啊？人們都知道是堯帝的大恩。這首歌是以「帝力於我何有哉」反面形容堯的功德。若國家無道，要納稅、要送紅包，如何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？你們不懂這個道理，試想桀紂的時候能夠如此嗎？這種話講給現今的讀書人聽，只有萬分之一的人聽得懂而已。

學論語要使你們成人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，顏子等於聖人，給他利益他還不要，因為顏子自有其樂。開悟的聖人，要他為惡必定不肯，因為聖人得了法喜的原故。學佛知道財有七聖財，你們呆板，只知七聖財，而不知佛的可愛樂境，彌陀極樂境界都是聖財。

以前的人家裡窮，老人讓你讀書求通達，是要你通達道。如今的人不同於古人的心靈，要你出來作官，卻是為了發財再發財。你一兩個人用了十人的分，其餘的

人就倒楣，所謂：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，今日的共產黨其實已經是養尊處優了，倒楣的是百姓。你們學佛，佛以智慧為第一，學佛要求證得大圓鏡智，儒家有三達德，也是以智為第一。所以要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自己站立了、通達了，要去幫人得以站立通達。世俗的財富極容易想獲得，因為我們的名利心沒有去除，所以說這個。其實你不要世財，但是在你立達以後，不要也會來。即使送來世財，吾也根本不要，送入海裡去，因為這個東西是禍害的根本，沒有這個東西就沒有禍害。

「能近取譬」，中庸說：「仁者，人也」，人才能辦仁的事業。幫人辦事，要從那裡辦起？親親為大，先在父母身上，由近往遠推，齊家而後治國。結婚，不可以只擇取女子的容貌、男子的財物，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，男女整齊後，就可以宜兄宜弟。兄弟原來很好的，娶了婦人以後就會爭財，所以說：「宜其家人，而後可以教國人」。夫婦兄弟和睦，父母的心裡就沒有操心的事。所以兄弟悌讓，就可以漸漸孝養父母，如此才能教國人。能近取譬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恭敬我們家裡

的老人家，推廣出去也要恭敬別人家的老人。先齊家再說治國，在家對兄弟沒有私心，在外便是好公務員。這種事不必人知道，只有天知道。

仁的事業並不遙遠，所謂：「執柯以伐柯，其則不遠」，在家人父子身上行仁厚的事，再來是在親戚、朋友身上行仁，再來是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」在四海之人身行仁，看你要怎麼做。

述而第七

〔七·一〕

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（261）

吾每次只講二、三章，所以進度慢，每章要說明經文的意義之外，還必須知道經文的用意，所以很難講。若只看朱注，那是一家之言，若是看集釋，便能知道眾多的講法。例如讀音、句讀古今都有人說，但集釋他的斷句就是依著今日通行的本

子，因為自從朱注以後，多數人都用朱熹的說法。朱子的功德，是將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提出而成為四書，一般童子學習而不瞭解其中的意義，所以科舉的小考、大考都不出大學、中庸的題目，因為懂這個的人不多，顧到人情所以不考。

「述而不作」這一章的「老彭」，有人說是老子、彭咸二人，也有人主張就指老子一人。兩種說法都有相當的考據，都是根據經史子集、大戴禮、史記等書籍。有人說，彭咸一千多歲不合理，但是為什麼《綱鑑易知錄》裡說三皇等人活了一萬餘年？為什麼彼存而此廢？自己不信，以為人造謠言。吾採多數人的說法，老彭為一個人。丹鉛錄云，老子五千言是述而不作。又焦氏筆乘說，孔子贊十翼，自伏羲的先天八卦，所以孔子就是祖述伏羲。書經，孔子始於堯典舜典，宗五帝。詩，孔子從周代開始，是宗三王，都是述而不作。孔子修春秋，自魯隱公開始，始於五霸，春秋雖然是述而勝於作。老彭，王輔嗣、楊中立都以為是老聃。

羿善射，古時候的夏、周都有羿，只要善於射箭的人都名為羿，不是說用羿的名字騙好幾個朝代。彭，堯王時代就有彭，所以凡是壽者都名為彭。用這個說法就

可以了。

「子曰：述而不作，」

孔子一生的學問，都不是自己創作，都是述說古人。現今的佛經，吾沒有注解，吾有心得才注解，沒有心得就無可注。只要一說出來，發現前人都有說過了，如果用抄的那就是偷盜，做賊，可恥的事，而且不是偷一家，這樣的注解對人有什麼益處？吾都是畫表。吾所做的，都不做別人已經作過的。

孔子述說前人的意思，例如經文有：「傳有之」，「詩云」，「古人有言曰」。孔子就怕大家妄作聰明，所以說：「述而不作」，古人作，我們只是述說，宣傳而已。

「信而好古，」

孔子是宣傳家，宣傳可信而且是善的部分，因為古時候的人一切質樸，所謂：

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」，先進的人很直率。「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」過於文飾便失了直率。雖然直率有時會傷和氣，但是，如果要用人，孔子說：「吾從先進」要用野人的禮樂，雖然粗野一點，但是實在。

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

吾也不敢說吾對或不對，老彭尚且述而不作，吾學老彭。

孔子說，學我「老彭」，「我」是親近的意思，例如「佛」，有人說「我佛」。孔子形容老子是「其猶龍乎？」孔子謙虛說，我沒有他本事大，只是私下比擬他而已。

居處現今的世間，若行古代的道，災必及乎身，因為走不通，會遭大麻煩，應當要知道時候。例如如今的人行鞠躬禮，除了佛家以外，其餘的人要行跪拜禮就不行。

中庸說：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，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，有人誤解以為這樣可以

同流合污。文以載道，要緊在「道」這個字，要志於道。一般人得了富貴以後，就會奢侈淫佚，志於道者在富貴之中仍然不能捨道、失道，不能淫。在貧賤，貧賤不能移，不能窮斯濫矣。遇洋人，威武不能屈，例如寫英文用橫，不能用直，但是寫中文時就不能用橫，應該用豎的寫。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不能改所志的道。

東坡教人要厚積薄發，孟子說：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則居之安，居之安則資之深，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」得道以後就可以源源不絕，所以李太白落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。現今的人肚中空空如也，一肚子草包，小心火燭，像今人畢業寫的論文。從前的三都賦，有人說是做了十年，而今人的論文，數年以後，人家也不要了，因為又酸又臭。

舊小說是中國的白話，現今的人不懂，平劇今人也不懂，中國人不懂中國話，你們想想這個問題。昔日要滅人的國家，先滅人家的文字。

【七·二】

子曰：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！

(262)

先說普通大家都懂的講法，先懂經文的意思，再懂文法。

「何有於我哉」，前面經文也有「何有」，但是與這一章的講法不同。

「攻」，攻擊，攻伐，有人以為沒有這種講法。漢儒把「攻」作「治」講，有人以為不許有兩種說法。在此處講不通，所以要有「攻、治」兩種講法。其實盡信書不如無書。

這一章的章法分三段：已學、未學、學成。

「子曰：默而識之，」

孔子說這一章，教人求學的辦法。教學和求學不同，教人求學，必得學了「默

而識之」。默，不必先發表講解，記在你的心中清清楚楚，別忘了。

「學而不厭，」

「學而不厭」，天下的學問太多必須博學多學，沒有學的再學，不能厭。所學的多，新舊都要有，有所得以後才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」去教人。

「誨人不倦，」

「誨人不倦」，教人不可厭煩，只要他來學，你就必須教。你是聖人，要教到他成為聖人才可罷了，你不能厭倦。

「何有於我哉！」

「何有於我哉」，這三條那一條我有呢？這是謙恭話，有人以為這是虛偽假話。

又有人說，人若都照這麼辦，還用得著我嗎？我如此，他也能如此。

有人以為孔子這個說法太自滿了，所以注者加上「若聖與仁」幾個字。意思是，以上三條我還能夠做，若是聖與仁那我那裡有呢？這樣說雖然不自大，但是本文沒有這幾個字，如何能虛妄增加？

又有人說，「有何難哉」再推行出去，有什麼難？

「默而識之」的注解很多，可參考王船山的四書大全。

這一句實在的重點是「識」字。念佛有念佛、憶佛，念佛念茲在茲，心不能往外跑，早晨做功課就要如此。憶佛更麻煩卻更容易，心只要明記不忘，記得清清楚楚，別忘要淨念相繼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，若只是默然就是頑空。默，寂滅，還必須要照，寂照雙融，就是明記與不忘。何者為寂？何者為照？學儒以後學佛，看這一章有什麼感覺？

孔子志於道，志安在「道」上不能再移動。顏子不違如愚、曾參也魯。知道寂照不同，便能知道孔子與顏曾是兩樣。

【七·三】

子曰：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(264)

「徙」古作「從」，跟著學。徙，遷移過來，兩義相同。

「子曰：德之不修，」

孔子對教學也有憂愁的事，孔子教人成聖成賢，教不出來，所以憂愁。「德之不修」，教人德，大家不去做，德，惠，往外推動就變質。德有凶德、正德，所以必須修，省察修治，不可離道，志於道。率性之謂道，不變樣。修道之謂教，教你德卻不肯修治，不知從何學，有方法就必須學。

「學之不講，」

「學之不講」，學指老師教給學生的方法。學術必須講解才明瞭。

「聞義不能徙，」

「聞義不能徙」，講解聽了對的要守住，不對的要趕快遷到義。

「不善不能改，」

「不善不能改」，不學孔子及佛的十善業，就不懂善、聞義。若是知道善、不善，有過就算不善了，不必說到罪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，昨天有過，今天一下改過來，一改當時就成好人。不僅善，而是「大焉」。人非聖賢，誰能無過。

「是吾憂也。」

孔子教人，這四條都辦不到，這是孔子為師的憂慮，人才教不出來，是孔子他的心事。

〔七·四〕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 (264)

「子之燕居，」

孔子燕居，不辦公事，在家裡閒居的時候。

「申申如也，」

「申申如也」，申，正直，很自然。

「夭夭如也。」

「夭夭如也」，很和藹。人有練習的時候，練習當然不是一天的工夫。練習，就是求學。我們雖然為人，卻是帶業而來，沒有業就不來投胎了。既然是帶業來，

就有十二因緣的愛取有，所以會浮躁。雖然前生有根底，但是迷而不悟，所以必得求學求道。所謂「娶媳初來，教子嬰孩」，若養成以後再教就吃苦。會走路時就要學，若是從小不教，到了六週歲一上學，書念不進去，因為心裡浮躁，所以學不進去。

大學說：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」定靜安慮得，這如同佛家說的止觀。但是小孩不懂，所以古時候的教育，從小上學就要練定力。終日只念三字經四句十二個字，不是背誦的困難，而是小孩很難安定，雖然早已背熟了，仍要孩子讀誦，不准隨便搖頭。出恭有「出恭箴」，什麼時候喝水都有一定。這如同佛家的入定一般。孔子閒居雖然隨便自然，但不失整飭。

因為萬事都成於心，收不住心，浮浮躁躁，如何可以？等到學成以後，要講究不愧衾影，這是「慎獨」工夫。眾目睽睽之下，似乎像個樣，獨自一人時，就不像樣了。所以上學以後就要練慎獨，再往後就必須學自然。

程頤教學生時，講究嚴厲。孔子就不是如此，居家無事時很和藹很自然。雖然講慎獨，但是不妨礙自然。經云：「寢不屍，居不容」閒居的時候，裝模作樣，這不可以。

〔七·五〕

子曰：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（265）

宋儒的毛病，在於妄自改經。這一章的讀法，我們也順俗而讀，不必更改。王安石變法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後來司馬光全部改掉，有人建議王安石所變的法可留則留，不可留才改，因為百姓已經習慣了。但是司馬光不肯聽，百姓也是受苦。所以這章的讀法，如集釋就可以了。

周禮說夢有六種，聖人也有夢的時候。

集解說，孔曰：「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，明盛時夢見周公，欲行其道也。」

孔子心想念周公，想學周公，所以夢見周公。

六夢中有「思夢」，心思想什麼，便做什麼夢。俗言：「夢是心頭想」若專心思想某一件事，就能作這個夢。

「子曰：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

孔子是殷的後代，孔子卻說「吾其為東周乎」，我所做都是為周家。開周家的天下為周公，所以孔子學周公。後來日復一日，到了東周已經扶不起來，天子環境都不行了，孔子的志願達不到，周不能治，孔子也衰老了，知道不能有所為。但是孔子是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」，他教化大家，不再做周公，所以說不再夢見周公。

你們學淨土法門，若常夢到極樂的境界，這樣就行了。夢覺一如，做夢還不能作主，臨終四大分離昏沉時能作得了主嗎？若作夢能作主，那臨終時就可以心不顛倒。平時心思散亂、想是非，作夢時怎會一心？臨終又如何會一心？所以顏子的四

勿，這個助工夫作用很大。

清乾隆以後的讀書人，只重文章詩詞，不提道德仁義，都是小人儒，不是君子儒。見面就問：詩做得如何？不說：道見得如何，德修得如何？今日連藝也沒有了。古人有道而且有藝，今人只會勾一把圈子寫洋文，洋文中沒有「道」字，沒有一「仁」字。這樣的民族前途如何會好？

晚上不作夢，最好。要夢就依彌陀經上的境界夢，就可以了。

【七·六】

子曰：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。（265）

未看過這一章集釋的注解，以為這一章吾說的也平常，其實自漢以來沒有如此說法，未學佛者便沒有這一種講法，淺學也不能講。學佛者若能聽聞這一章，可以

知道孔子的境界，不敢妄自尊大。不學佛者聽這一章，也不覺得是佛法。但是不依佛法講，這一段講不通。

「道德仁」愈看注解也不明白，吾今用兩種解釋，第一個注解沒有依佛經講。

首先講「體相用」，佛家的分析法，萬事不論大小都有本體，如列子說的「太易、太初」，還沒有相狀。體無相，本體寂靜。一動便有相，有相就起作用。作用有總作用，有別作用。總作用是一切作用不能離總作用，別作用是一條一條不同。總如茶碗，怕茶冷，蓋上蓋子這是別作用，茶蓋隨著盛大小茶碗而不同，千奇百怪。想瞭解中國文化的全貌，按「體」「相」「用」觀察，就可以盡其底蘊，而無所遺漏。

體與相為內在，用在外。學佛知道萬事都有能、所，能是自己的能力，所是對方所作。這四句有能有所，志據依遊是能，是自身內在的工夫。道德仁藝是所對的外境，是客觀的法體事物。

★「率性之謂道」。

★注「無為而行曰性之」。

★率「循」也。循性不變即曰道是謂性體。

「子曰：志於道，」

「志於道」，道，你們求道，學佛不得道，敲敲打打有什麼用？孔子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如今那一個人聞道了，道是為何？查書也查不明白。吾根據書而說，禮記中庸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性，無形相，無長短，從何而來？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天命，天然就有了，佛家說「法爾如是」。天性就是真如，真的，就是這個樣子，什麼樣？見到便知，沒有見到即使說了你也不知，真如就是本性，天然就有性。

「率性之謂道」，注「無為而安行曰性之」，性是無為。安就是無為，就是無為法、無漏法。安，一動不動，這是性，安靜安定，什麼也沒有，這是寂。何謂

道？率性之謂道。率，循也，順著它本性不變，別叫他動，永遠叫他安定。道就是性，性就是道，道便是心，道與心一回事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大圓鏡智就是道。華嚴說：「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」真如不變的時候為性，隨緣往正道走便是率性的道，往邪路上走就錯了。心隨著性叫他不變，就是道，這是寂然不動的本體。

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若覺就不是無明。起念都警覺，散了便是無明，起念能覺就不離本性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你們的念頭多散亂，散心都是無明，有念便是無明，所以六祖壇經說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。計畫作好事，可以生天，卻是三世冤，真如法是善惡念不起。佛教到宋代，禪宗便支援不住，民國初年，虛雲老和尚也教人念佛，當時四川有位劉氏仍主張觀心，老和尚說：觀心雖好，但是時代已經變了。修禪要先觀心，後來不行，才變為參話頭，使萬法歸一，還有「一」，所以有「一歸何處」的說法。吾做不到，老了做不到參話頭，改學淨土。因為學「真空」，不能真空，所以說「有」，以楔出楔，一句彌陀便是楔，參話頭悟了還有，彌陀就是真空。阿，無也，釋尊成道作阿字觀，可見「得道」不容易，但是有方

法。

「志於道」志，說文，心之所之也。守此而不離也。這是指「道」，心守不住道便跑了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志，心定於道，永遠不移動，也就是默而識之，就是淨念相繼，這是根本的本體。

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你們不可空過，這不容易。孔子的境界已經是志於道了，有沒有成就，你們不懂嗎？

★直心為惠。行道而得於心為惠。

「據於德，」

上學與普通人家隨便說話，絕對不同。自古「車同輪，書同文」，國家強制執行，火車都有一定的尺寸，所以「車同輪」。再者「書同文」，所讀的書都不許用白話，必須寫正字，不許寫簡體字，要用官版正字。如「戌」「戌」不同，讀書須

念清楚，不許錯。從前公事錯寫了字，都須受處分，公文都有校對有監印，不能馬虎。正字外還必須「雅言」，不許說土話，各地方言都不同，但寫時必須寫官話，「雅言」書同文也，這與政治有關。如今學校不寫正字，不說雅言，講各地的土話、洋土話，都是下三濫的黑話、賊話、江湖話，洋土話更是卑下。

「據於德」，六書精蘊說，直心為惠，行道而得於心為德。志於道，心別離開道。本性一動，心不靜了，若心還沒動時連形相也沒有，如何說心是直、曲？本性一動還有寂照，但動了，只要直，不走邪路。修行不是修心、性，而是修德。修道之謂教，動了就須省察，所動是直還是曲？直為率性，曲便須修理它，使恢復直。例如彌陀就是道，也就是本性，要守住他，若念佛時心想著慈善的事，這也與道不合，只可以生天而已。真學佛者絕不當上帝，與入地獄。道體本靜，動則省修，道不使他邪曲，這就叫有所得。

「據於德」，據，杖持也。古時候六十歲就可以持杖，八十歲上朝也可以持杖，吾九十歲了，若國家有大事找吾還須派車子來接。老人持杖，執持不鬆手，你

們還不會執持名號，試問：你們捉到佛號有多少時候了？德如杖，一下就捉住他，失杖走路就會傾倒，走起來不正，便是走錯路。如何據法？天命之謂性，不動，一動就須省察、須修，修去不失其正，別走錯路，就是心有所得。依此法念佛，可得一心。

上面二句是體相，為內在，德是內在動，內相三細時的相。

四書反身錄的作者李二曲，有兩下子，但無德。德是直心，李二曲他不直心，因為有師承，不敢違背師承。儒家是世間法，修身為本，若不齊家，到此「志於道、據於德」就可以了。儒家有室家之好，有五倫觀念，還得往外擴充，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學佛不要學小乘，必須學大乘，犧牲一切為大家幹，羅漢是焦芽敗種。

但是自古以來的儒者，很多人不懂齊治平，作官的不在齊治平，從前人說：「書中自有顏如玉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，來引誘人讀書。一作官就覺得「在家百年，不如做官一日」，當縣官鑼敲七聲，知府敲九聲，巡撫敲十五聲，以為作官可

以光耀門庭，很少人說作官是為國為民。但是還不至於像現今作官的人，公然要紅包，這麼黑天昏地。

★說文「仁親也。從人二」

★廣雅「竺竹也。」

★爾雅「厚也」。

★廣韻「倚也」。倚者因也。

★老子「禍兮福所倚」由此所起之義。

「依於仁，」

儒家要起什麼作用？人道敏政，辦政治，如佛法教人學大乘度眾生，這是仁。

說文：「仁，親也，從人二。」廣雅「竺，竹也」，爾雅「厚也」，拿對方如自己對待，無分別，一步步往外推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。二是，親厚之象，二人

更加親密，如竹層層加厚，親厚也，就是仁。

「依於仁」，依，廣韻：「倚也」，倚者，因也。有因才有果，有因由才得結果。老子說：「禍兮福所倚」，人有禍，為什麼會得禍？因為有福才招來禍，無福絕無禍。從前發達的都是窮家子弟，發達後第二代當大少爺便倒楣，最多三代就變了，所謂「千年屋業換百主」。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；小人之澤，三世而斬。臺灣的林家花園、吳家花園，如今變成什麼了？還不到三十年就沒落了。

倚，是「由此所起之義」，不論辦什麼事，就要依著仁，必須對人親密加厚，怨親平等。一動，就該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學仁厚待人，以前的罪業，有因無緣，不是漸滅，而是不增新的惡因，這是伏惑的方法，也是斷除惑因。仁是總原則，幹什麼職務都是如此。

★韻會：藝，才能也。又術也。

★「孟子」是乃仁術也。

★爾雅「泳，遊也」潛行遊水底也。

★按水底即深入沉潛之義。

「遊於藝。」

事情太複雜，一體而萬用，如茶碗的功用有很多。

仁只是原則，所以必須藝。藝，韻會：「才能也」，藝就是方法。周公多才多藝，所以利益人很多，天下歸心。孟子說：「是乃仁術也」，從前人說醫師是仁心仁術，因為醫師行道志在救人，現今的醫生志在賺錢，從前「醫功同良相」，良相可使天下百姓得安定，范仲淹不為良相，便為良醫，這是仁者的存心。儒家學六藝及修齊治平，都是為了利益百姓。

學佛接引眾生要會文武才藝，都是四攝法中的方法。到學校教書為了什麼？為接引眾生。

遊，爾雅云：「泳，遊也」潛行遊水底也。水底就有深入沉潛的意義。入到極深，不讓人知道，幹好事別自吹，否則就是為名利，為名利就是無道，為國為民才有道。會才藝，這是別作用。藝不論那一條都可以用，既使沒有職務，也可以去掃街，把街上掃乾淨，也是你的功德。禮運篇說：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」，今人不但不幹，而且要人來替你幹，這是等而下之的人。

先須認識體，肯志道才肯據德，才肯依仁，才肯遊藝。用都是道，由相、體而來，用不離體。藝依於仁，由德，由道，一貫下來。

先交待一些話。今天再發這張表，因為上次講志道、據德、依仁，講到遊藝沒有詳細說。這一章重要點在前三，遊藝為末，前三者是根本，後一是枝葉。

何必單講藝？凡事都不一定，孔子說：「信而好古」，又說：「居今之世，行古之道，亦不可行也。」會遭災殃。這並不矛盾，而是後儒不瞭解孔子的意思，過於死板，多數人都是如此，否則都成聖人了。孟子說，柳下惠是聖之和也，伯夷是

聖之清也，孔子是聖之時也。孔子任何時候都合宜，恰到好處，不偏左右，要像孔子時中很難。吾講經、講書，你們都不留心，吾講經不一定從頭講，或者從半路講，或者倒著講。因為作文的方法，與講說的方法不同，所以沒有一定講法。今天的講法次第很特別。吾講書沒有一定的方法，懂的人就能明白，直說就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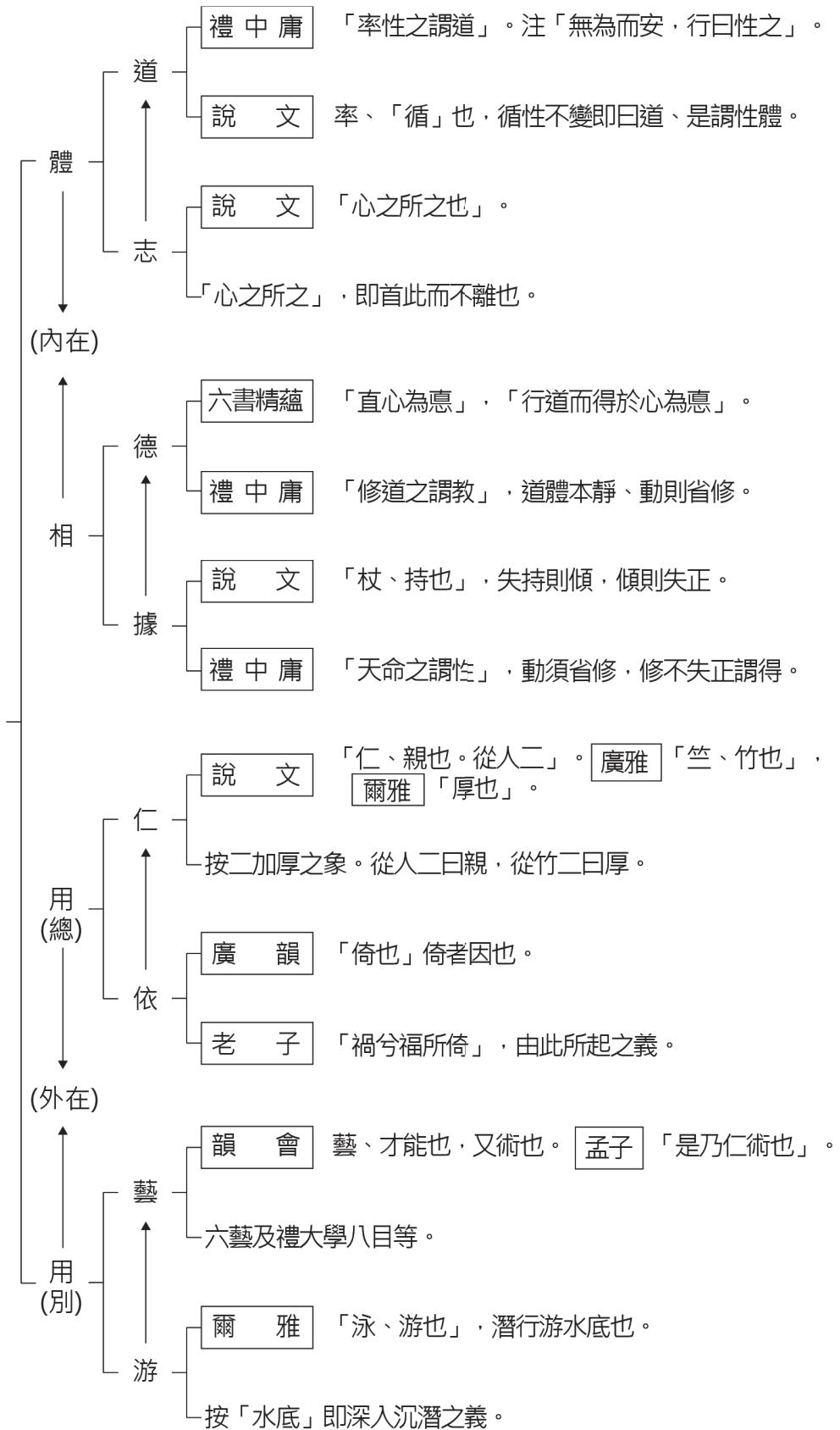
為何必須講藝？因為今日的時局重視「藝」，道是絕不懂，而德、仁則是馬虎，講這三字沒有用，愈講得細愈不懂，等於白說，今日真是脫節了。道如樹的根基，德已到地上的樹皮，仁是枝幹，藝是葉、開花結果。今日捨本逐末，所學都是末，把教藝做為根本。

今日沒有人以學道德仁為專門，只有學藝是專門，壞了根本，所以天下大亂。栽棘藜的根，絕種不出桃杏，古時用鐵棘藜做防衛，種了棘藜不能吃，只是障礙而已。既然捨本逐末，都在藝上，病也就在此。從前也講藝，卻是為了利益人，今日學的藝是害人，所以必須講。學藝若能改方法，那藝就是好的，但是原則必須不變。

藝得先有仁，依靠仁而有藝，沒有一種藝不是仁的發展延伸，例如古代的藝術，都含有規諫的意義，喝酒的觚盛二升，按規定只勸二升就該止了，若過二升則是「觚不觚」，要觚何用？這是暗喻。又如爵上有二柱為斝jiǎ，似乎很礙事，那叫「止飲」，喝酒不許乾杯。從前鼎上鑄饕餮，饕餮是堯舜時愛好吃的四凶，鼎是盛菜的器皿，要有所警戒。這些藝都有用意，使人往道上走。

今日報紙宣傳文化，畫裸體像，雖是藝術，與仁有什麼相干？害人而已，男子看了起邪心，引人成為男盜女娼，與社會有什麼益處？古人絕不允許。吾十七、十八歲前，以山水畫算第一，人物其次，也有人畫美女，但是服裝整齊，還沒有裸體畫，而且只能掛在房子裡間，客廳更不能掛，若掛於外頭，就等於廣告宣傳勾引人來行淫。今日有些大學教授，客廳掛著裸體畫，有男女學生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沒用意，純粹是藝術而已。所以今日才會造出原子彈，因為勸導無效，只好靠原子彈讓一切都沒了，大家都往死路走，天下才能太平。

附錄二



●述說次序

孔子學說以仁為本，宜先解果，而後追因，次解道德，最後解藝。

先說仁，因為孔子提倡仁。仁從何而來，孔子不說，因為人們不懂，仁人也不甚懂。禮記云：「道德仁義」，不懂道德所以才說義。孔子不講仁從何而來，今天可以講，孔子並不是沒有講，講了傳給曾子，再傳子思，都有講，只是大家都看不懂。漢儒懂不懂吾不知，漢儒沒有表示意見，只是訓詁字義，其中含藏的義理，漢儒沒有講。這是漢儒的長處，不知道就不必妄作。今日吾說，因孔子、曾子都說了，吾找根據說，仁從何處來的根據，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」，仁由德，由道而來。

★依於仁

上次沒有說藝，今天說了。但是要從根本講，先講仁，從中間講起，往後你們留心，法無定法。

仁是德根，藝是枝幹，若人人心中有仁，自然不做壞藝，如一種就是桃，當然長桃子，種子為桃的原故。孔子什麼都懂，孔子學說為仁，提倡仁，前後的道德藝再慢慢學。四書裡有多人問仁，子貢最聰明，孔子答覆他，子貢問：「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貢心胸很大，天下為公，怎能如宋儒說他是吹大氣？有人說，禮運不是孔子說的，那是他不懂而毀謗。孔子答說，仁者不必如此博施濟眾，仁先自近處說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自己想生成人格，一切事務想都通達，不只你自己好，還要再勸別人如此立、達，這便是仁了。

仁，二人也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先照顧自家老人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愛護自家幼兒，一步步往外推，照顧別人的老人幼兒，這「能近取譬」，可謂「仁之方也已」，這是行仁的方法。自己得先立、先達，如何立？如何達？先略而不說。立人達人，幼人幼，老人老，有什麼用？大學說，格、致、誠、正為內，修、齊、治、平為外。先要修身，能近取譬，再來是齊、治、平，今日能使全球平定，就是仁。

大學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程朱改親民為新民，其實不如「親」民好。中庸云，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為大。先在父母身上親厚，親吾之親，再親人之親，正合仁字。能達人、立人都是親民。能近取譬，親親為大，先在父母身上做，這是行仁的方法。後來儒者的文章不通不達，注解反而使人不懂。

在親民，如何親法？親民有四目。大學是八目二綱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是二綱，在止於至善並不是一綱，程朱的說法不對。在明明德、在親民這二條都要止於至善，止於至善是總，在明明德、在親民是別。八目，親民有四目，在外的修、齊、治、平，這是仁外用的一段。

大學一書編的次序很清楚。修身為本，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，會脩身，才往外推展，慢慢往外推才齊、治、平，這是事業。孔子不是只講說，作文章而已，實在是對眾生，大家都要有好處，利益大家。家齊、家好；天下平，天下好，世界大同，這是仁。有好處給大家得，這是事業，這是仁的事業。

如何辦？力行近乎仁。只修身不行，僅止於齊家也不行，必須治國、平天下，

一直往外推動無止盡的時候，力行這些事業近乎仁。

(體) 志道

★道即本心。寂照湛然。

★真心初動。(因)生三細。謂之業相。

★(參大乘起信論)

今天再講據德，追本求源，如佛說四諦法，先講果後講因，苦是果，集是因，集合苦因而得苦果。若先講因，大家不信，所以要先講果。這一章的講法，吾採用這個方法。

仁由德來，德自道來。這個講法前無古人，必須學佛，如孔子、顏子、曾子、子思因工夫到了，雖然沒有學佛，但是英雄識英雄，英雄所見略同。孔子就是佛，宋儒亂批評對道佛二教也虛妄解說，以為佛出世，道超世，儒世間。其實不然，佛法三段都有，孔子、老子也是如此。他們不甚明白，吾也不甚明白，只因學佛六十

餘年的工夫，與他人不同。昔日吾很狂，今日才知不行，文理還不懂，何況道？更不懂道了。

起信論，民國的內學院研究唯識，梅大士教吾學唯識念佛，內學院以為起信論是後人造的，不是馬鳴菩薩造。華嚴疏鈔為唐人注解，不敢離起信論，也不敢毀謗、反對起信論。另外有人也以楞嚴經為偽經，毀謗這一經一論。國之將亡必有天孽，佛家也出天孽。

為什麼提起信論？想明白「道、德」必得講起論。儒書說，性與天道，孔子罕言，因人們不懂，所以少說。仁怎麼從道德出來的？必須依佛家說的，吾採起信論的三細六粗。要緊在三細六粗，我們斷惑可斷六粗，三細在八地以前還不懂，如何斷？這必須懂佛理，用工夫的人才知道，所以善導大師四帖疏的序今人就不懂。

道是真如本性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不變樣就是性。靜靜不動才能照，寂才可照，寂和照這是一回事，如水靜才能照東西。古時候沒有鏡子，叫做「鑑」，從金從監，銅盆裝水，照時看水。後來漸漸進化，冬天結冰，改進用銅

鏡，若水起紋便不能照，必須靜止才能照，寂照湛然，真心就是如此。

但是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無明從何而來，就是一起念頭。禪宗觀心、參話頭，參話頭是後來的方法。凡是學佛，萬法一念不起才成功，一念不起是寂。冰也一念不起，但是冰不能照，所以必須能照，照則動，一動就不照了。才初動念頭時，性是善是惡？無所謂善惡。但已經動了，一動便有二動三動，真心初動叫業相，有了事情，什麼事？好壞沒說，這是第一相，這時仍是道。

(相)據德

★動而不覺，有見則「昏」，「昏」生妄「境」。

★立覺復明，滅昏除妄，即行有所得。

★故禮大學曰：在明明德。

★明德四目：動即是「格物」。覺即是「致知」。明即是「誠意」。得即是「正心」。

★先培智能 好學近乎智

再看據德，德與道連著的。心一動，動而不覺，起了念頭，自己還不曉得，便有了「見」，這個見是昏而不明，如此就不寂照了。這是起信論講的，孔子都懂。一動就昏，第二步昏生妄境，因為見必須看東西，找對象，為「境界相」，這是三細。心最初一動時什麼也沒有，二動就昏，三動生妄境，幻化生出許多虛假的東西。這三層，八地以前不懂，為心念初動的「三細」，起信論說：「無明為因生三細」，一有境界相後，便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就會造業受苦。我們都是業繫苦相，沒有不受苦的，孔子、顏子、曾子、子思等都沒有這些。

但是「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」，心動時只要一覺悟就行了。如果不覺便昏，就有見，一覺便不致於有見，就無妄境，這叫「立覺復明」，一動立時就覺悟，心仍然是光明的，也沒有見，也生不出妄境，沒有見、境二細。心要立時覺悟才光明，但是能永遠這麼覺嗎？不能，仍有見、境、六粗，一動便有二、三，三生萬物，參

禪就是使心一念不起。

孔子的境界，心一動便能覺悟，使心保持光明。知道這明不能接繼，所以必須時時觀修。孔子懂，心一動便覺而明，就要修，所以有修德。性不能修，天然的性沒有修的必要。修德以後，無見便不會生境界，虛幻妄境不會生出來，到此止住就是有所得，如心經說的「無智亦無得」。

立覺復明，有了得就不是昏德，成了明德，這就是大學說的「在明明德」。六書精蘊說，德，行道有得於心為德，行道就是修德，修道之謂教。心時時的修，不生妄境，便有所得了。這是說內在工夫。

朱子注解大學說，凡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，須窮其理。事實上，理不在外，如何窮？格物，致知是二件事，格物是來了事，致知是覺知，所以禮記大學說，在明德。「在明」二字，就是修道，使心成為明。

明德有四條，叫「明德四目」，動了本性，一動叫格物，有了事情了。真心初

動，致知為覺，覺便是知道了，一覺便是知道了。必須日久天長的修，使明能熟，觀修就是正心。所動的是心，所以必須觀修，妄念去除便是誠意。當迷惑顛倒去除了，這不是真誠嗎？

這四條，格物的時候還不行，若致知就已經不是昏德，是明德。若明德保持不住，只要觀修心正就行了。心不偏不邪，這必須誠意，誠意是天之道也，這是內在的工夫。誠之者，才是人之道也。這四層是明德的四目，明德是四目的綱。

講這一段有什麼用？這是先培知能，要行仁的事業，必須先有真知灼見，才有真能力，才能辦事，心壞如何能辦好事？這就是王陽明說的良知良能，在中庸說是三達德。據於德是智，由好學而來，好學近乎智。觀修、正心不是一天的工夫，意誠要無妄無惑。孔子無三細，不就是佛了嗎？這一篇，你們研究一個月，能講就不錯了，這是培養各人的智能。仁就是由道德而來。

遊藝（枝幹）

★六藝：禮樂射御書數

★百工技能

★此是工具

●博文約禮：

★為道德仁義之後，為六藝之首，待禮而成。

★倫常、政治、軍備、祭祀、婚喪、教法，非禮皆亂。

第三段講藝術，遊藝。今人未學仁，也不懂德、道，而藝卻是由仁出來的。會做原子彈也是仁的另一用法，不會害人，孟子云「是乃仁術」。有做盾的人，希望箭都射不入，所以必須深研箭如何射不入的辦法。有做箭的人，深入研究唯恐射不入的方法。做盾做箭都要力行，用心不少，但是做盾的為仁術也。做箭殺人，這是害術。你們知道這點，在外一舉一動，言語動作應檢點，若害人最終有壞果。如何斷惑、消災、免難，聽了這一段就能辦到。

遊藝，遊不是在一處，有多少藝術呢？藝很博，必得博學之，並不是不要另外學藝。但是學藝若不依仁，藝就壞了，仁與藝是根幹互滋，有仁才能發展藝。藝往好的方向走，仁才不受損傷，二者有連帶關係。

孔子那時候的六藝，今天的時代有些還興，有的不興，還興用的仍可以沿用，今日不興的可以換。例如禮，自古都有禮，離禮就不行，洋人也有禮，野蠻人也有禮。樂也是遍及全球，人都要唱歌，這是心裡的意思往外表演，心正，唱正氣歌，心歪便唱「你不是好東西」。樂有邪有正，禮也有邪正，這禮樂二者如今還要。

射、御就必須變化，從前不僅戰時須要學射，平時也必須練習，今日是用槍。日本空軍也有好的軍人，他信佛，空襲時便不炸佛寺。御是從前的戰車，今日沒に戦車了，但是有汽車，今日的計程車司機劫人人劫，有搶人的司機，也有司機被搶。御不是車子，指管車的人。

書，讀書，今人看不懂中國小說，只看西洋小說，中國如何能興起來？書也變了，學校的壞參考書不少。數未變，現今還有珠算、筆算，離算數就不行。

辨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事，必須有工具，例如算帳必須有算盤，齊治天下的工具就是禮等六藝。工具如何不要緊，只要看用得對不對。不但如此，百工技能，棋、琴、字、畫、各種工業都是工具。從前一切的東西都含有助人德性的功用，例如湯的盤銘（像今日的盆子，可以洗手洗臉）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，銘是警戒辭。又如玩古董，鏡子的背面都有花紋、有銘。百工以藝勸諫，令人生起警戒心，含諫諍的意思。又如男子長衫的內襟、女子的手巾，淚滿底襟，都有用處。

孔子無事不知，已斷塵沙惑，古書說：「一事不知，儒者所恥」。凡讀書的君子有事不知這是儒者的大羞恥，因為塵沙惑不斷，心裡迷惑顛倒，這不可恥嗎？沒有斷塵沙惑還算是菩薩嗎？例如孔子畏於匡，換換衣服就走出來了，如有神通一般，孔子文武都通，所以弟子也是允文允武，只是不會發財而已，所以孔子罵「賜也不受命，而貨殖焉」。會遊於藝，才能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藝是仁的工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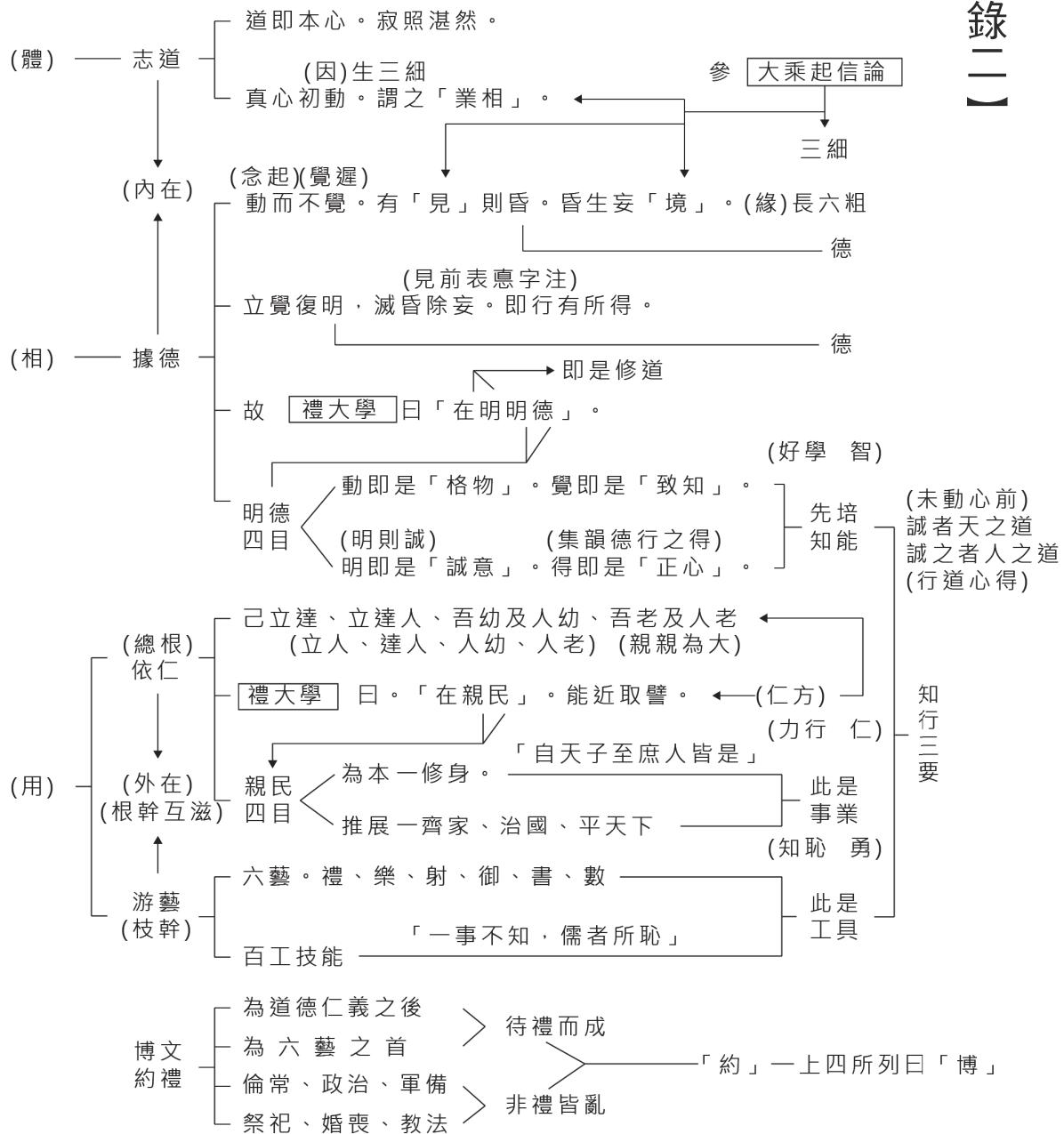
學「遊於藝」，記住「一事不知，儒者所恥」，要知必須博學，不學便可恥，知恥近乎勇。若不會就不去學、不去幹，那是見義不為，無勇也，無勇便是不知

恥。會以上「道、德、仁、藝」這四條，就是智、仁、勇，治天下就是用這三達德推動。

諸多才藝從那一藝起頭學呢？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首先要從「禮」學，因為道德仁義之後才講禮，所以說：「禮後乎？」。不但六藝以禮為首，非禮不成，連倫常等離了禮也亂，若先學禮那就都包括過來了。禮不是儀，是該不該辦，禮運篇云：「聖人所以治人喜怒之七情，修十義，講信修睦，尚辭讓，去爭奪，舍禮何以治之？」喜怒哀樂未發為中，發而中節為和，所以若佛家也談愛，那是連世間法也不懂了，世出世法都要控制七情。五倫十義，十個人各有個人的義務，這都是禮。懂得五倫十義，才能講信，所謂「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」和國人交往要修和睦。禮之用，和為貴，尚辭讓，喜好讓人，自己吃虧，去爭奪，就安天下，天下要安，捨掉禮如何治呢？

【附錄二】

述而第七



禮記禮運：「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。修十義。講信修睦。尚辭讓。去爭奪。舍禮何以治之。」

◎述說次序

孔子學說以仁為本。宜先解果。而後追因。次解道德。最後解藝。

五六五

(總結)

志於道章，吾編表注，動一處就要牽動其餘的，翻來覆去，經過多少次，可見這種事的困難。古人云：「事非經過，不知難。」佛家聞思修的思，儒家的慎思都很重要。

吾不願在外講，因為有客氣，有忌諱，不能講得透闢，所以必須以時事為比喩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整個中國文化，就是「志道、據德、依仁、遊藝」四句，教育有本有末，這才是人辦的教育，何謂人？並不是外在的形相，必須講內容。禮記說，鸚鵡能言，猩猩能行，不懂禮，是禽獸也，所以人必須先講人格。為什麼要安設論語班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，你們學佛，首先必須學人，人格尚且不立，學佛不會得好結果。佛家偏於出世法，論語為世間法，學佛的人，或是未學佛的人，都可以學論語。人身難得，學佛能學論語，人道便可以成就，所以吾辦論語班。

這個班景象好，旁聽比正式生加兩三倍，有學習興趣，因為你們學佛法的原

故，沒有學過佛法便聽不進去。今日學校也開設論語課，但是大家討厭聽，為什麼？教論語必須知道對方的心理，論語書雖然已經印了，但教的是什麼人？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，隔行如隔山，沒有學過論語就很難講出來。

中國一切學問都離不開「道」，其次是德，再來是仁，這仍是內在自己的工夫，最後才是藝。前三者為民族主義，後一者為民生主義。今日只講藝，就是沒有人格。現今的臺灣，民生工業等等一切都很好，但是教育不行，出太保，一舞弊便有數千萬。六藝之首為禮，沒有禮，其餘就不必論了。開始種稗果能結嘉禾嗎？前途能好嗎？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，不必神通便可以預見未來。藝應以仁為出發點，你們聽後必須學，學了之後本身才好，才能學佛，地方就能得安定，便能治國。人人不犯法，就不必刑警隊了。

一動是業相、見相、境界相。格物，就是來了物。一覺，便是致知，見相、境界相都不生，更沒有六粗，最直接了當。學這個，對學佛幫助很大，誰說論語只是世間法而已？

餘論

（講「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」章前）

這兩張表以「中國文化綱要」為題目。孔子的學說，就是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學說，孔子憲章文武，祖述堯舜，是集文化的大成者，是述而不作的原故。中國文化，不是二三句話可以說得盡的，而「志於道」章最為扼要。

宋儒講孔子的內容，錯解百出。例如大學三綱的說法，這是一件。又竄改經典，把大學的次第都弄亂了，這是第二件。格物致知為二件事，宋儒併為一件事，這是第三點。程朱又補釋「格物致知」的錯謬這是第四點。

格致誠正，按大乘起信論，可以解釋得很明白，然後才知道孔子真是聖人。格致誠正是明明德的內功，朱子解釋成「即物窮理」，這是大錯。流轉而有還滅，三細的無明業相生起以後，就有能見相和境界相。但是業相初動時，能夠立刻覺悟就可以成功。大學、中庸的好處，在於文以載道，他的好不在文字，而在其中的見

識。反身錄的好，是倡道不倡文，而吾觀今日的情勢，是斯文掃地，所以才兼著提倡文理。

再來補充解釋「遊於藝」。道是本體，德是內心現象，藝則是行仁的工具，辦事不可沒有工具。六藝，在今日只剩「數」學，其餘的藝都已經改變了。就是六藝的「書」，今人所讀的也不是有益的書。卻又添加許多藝，例如殺人的武器。而今人所學的藝，都是百工技能而已。

顏子說：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這是指什麼？指孔子當時的六藝。六藝就有人能，有人不能，甚為複雜。雖然一事不知，儒者所恥，但是六藝究竟是很複雜，例如有人的數學能隔屋算糧，音樂如師曠聞琴，他說：「南風不競」，知道楚國必定不會勝晉國。六藝已經很多了，百工更多，所以說「博我以文」，都得學。一事不知，就是儒者所恥。

但是學六藝百工技能，要先學禮，所謂「約我以禮」。因為道德仁義乃至婚喪、教法，都不可以離開禮，離開禮就不會成功，所以必得先學禮。大家必須知道

：我們都不懂禮，外表的儀式不是禮。禮是什麼？事情該辦就辦，不該辦就不辦。但是何者該辦，何者不該辦，誰知道？視聽言動，何時該如何，何時不該如何，這又有誰知道？辦該辦的事，都辦對了嗎？都辦好了嗎？可見不是容易的。

三字經說：「幼而學，壯而行」，三十歲以後，就應當在社會上辦事了，若不能辦，便是書呆子。孔子說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為？」我們聽聞這個道理以後，就應該知道活一日，就要為社會辦一日的事情，別辦錯事，而且學佛將來可以成就。吾今教你們這個道理，就是希望你們以後能往生淨土。

遊於藝要先學禮。吾編「常禮舉要」，但是懂得常禮的有幾人？而且依著照辦的又有幾人？常禮尚且如此不容易，其餘三禮所說的，那該如何？所以才為大家講這一章書。

若論辦事，連我都不明白，不是吾不想明說，也有一些無奈。例如張良當初行遍天下，想說服諸將，卻如「以水投石」。後來向漢高祖說，如「以石投水」，才

能聽入心裡。

【七·七】

子曰：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

(276)

【雪公講義】

束修異解

四書贅言：「束修是贊見薄物。」

孔叢子：「子思居貧，或致樽酒束修。」

北史——儒林傳。「馮偉門徒束修，一毫不受。」

漢書——朱邑傳。束修之餽。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為束帛，修為修脯。

以上皆謂贊物。

後漢書——延篤傳。吾自束修以來。鄭注。謂年十五以上，能行束帶修飾之禮。

後漢書——和帝紀。詔曰。束修良吏。

鄭均傳。均束修安貧。

馮衍傳。圭璧其行，束修其心。

劉般傳。束修至行，為諸侯師。

以上均不言物質。

「子曰：自行束修以上，」

束脩，今日已經沒有了，吾仍要講，大家可以舉一隅而以三隅反。束修不是只有一種講法，可以參考集釋。四書賸言說：「束修是贊見薄物」，古代拜見老師，初見面時，人們要送薄禮為贊。例如漢書說：「束修之餽」，束是束帛，修為修脯，乾肉。

另一種講法，後漢書說：「吾自束修以來」，鄭玄注：「謂年十五以上，能行束帶修飾之禮」，這個束修不說是物質。

「吾未嘗無誨焉。」

孔子說，只要有一個人，能行束修之禮，或再高一點，吾沒有不教他的。

送脯薄禮，或是整齊來求見，這兩條古書都有。一個時候有一個變化，不一定。一個人能潔身來求教，孔子便讚許他，不追究以往如何，拿薄禮來求學，或是潔己來求教，孔子都願意教。

禮記說，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。自古以來，師徒如父子，老師過世時弟子服心喪三年，例如孔子過世，門弟子有很多人廬墓三年，因為老師教學行道不是為了錢。今日則是商業行為，不再有師徒之義了。從前中舉者，都要列出老師的名號，發帖給大家。吾所知道的，凡是五代為世家的，都有來往，過年時必須去叩頭拜年。教書的人，就是如此厚。醫生也是如此，華陀是自己來為關雲長刮骨療傷，一文不取，因為他是為了行道。從前教書、看病都是為了行道，不是為了錢。中華民族，滅於異族而最終都能恢復，因為有民族主義的原故，今後就不敢保險了。

〔七·八〕

子曰：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

(278)

「子曰：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」

憤，心中悟不開，叫「憤」，心裡活動，如何想都想不明白。心不憤，心裡不先想想，孔子便不告訴你。「悱」，口想說卻說不出來，說不明白。能悱，才點醒你，啟發你。

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

若點醒不破，這就不再為你說了，一切自己求。

禪家方法便是如此，到時才給你點一下。五祖點示六祖，說：「米擣的如何啦？」六祖云：「欠篩」，於是五祖敲三下。

【七·九】【七·十】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 （279）

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（279）

這是聖人的人情。

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」

鄰里鄉黨、朋友，不必去弔喪才如此，只要離喪家近，這一日就吃不飽，有同情的心。現今的人到喪家，還嫌人家的酒飯不好。

「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」

若是這一日遇到不幸的事，心有哀痛，傷心哭過了，不但不快樂，也不願再歌唱，因為餘哀未盡的原故。但是在閒散的時候，便常常唱歌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歌是快樂的言辭。

做人必須有真誠心，若這一天又歌又笑，那是神經病。聖人直心、誠心、真心，所以禮記說：「臨喪不歌」。

〔七·十一〕

子謂顏淵曰：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。子路曰：子行三軍則誰與？子曰：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，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
(280)

「子謂顏淵曰：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。」

「子謂顏淵曰：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，體是道，用是將道行出去，若道能推行出去利益人，我就去辦。若行不通，就舍，我就不幹。窮則獨善其身，不論行或藏都是為了道。清代的讀書人為了做官，不是為道，今日更是如此。現今的省議員、縣市長等，為競選而賣田產，所為為何？想想就可以知道了。孔子說，唯我與爾有是夫。

有人以為孔子讚歎顏淵，子路不高興，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下文，也不是孔子挖苦子路，如此便是侮聖人。

「子路曰：子行三軍則誰與？」

子路認為，人各有所用，顏子那一套我雖辦不了，但我也有能辦的事，所以子路問：「子率三軍則誰與？」

「子曰：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，」

「暴虎馮河」是當時的成語，空手搏虎，空手過河。

「死而無悔者」

死了也不後悔。

「吾不與也」

這種做法我不贊成。這是孔子教訓他。

「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

「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」用的時候，你必須事先好好計畫計畫。成者，是計畫而辦得成功，如孔子說：「吾祭則得福，吾戰則克。」

春秋穀梁傳：「善為國者不師，善師者不陳，善陳者不戰，善戰者不死，善死

者不亡」，例如齊桓公的伐楚國，責怪楚國「包茅不貢，周王之溺」，這就是不戰而勝的例子，當上盟主才回來齊國。

「善死者不亡」，非死不可的時候，必須怕不死，怕不死自然不死，會死的人反而不死，不會死的人才會死。此中有玄機，可以參一參。

〔七·十二〕

子曰：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，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（281）

他處也辦論語課，但是人們不願意聽，吾講沒有給你們錢，你們願意來聽，也是你們的福氣。吾講論語，你們要先預習，才知道吾預備的難處，為了一兩個字改了十餘次。你們有人見過原稿的就知道。論語集釋這本書分十類，你們自己要去參考，吾有時說有時不說。但是句法、音讀，自程朱竄改以後，直到清末。程樹德是

有心人，憂慮民族的前途，而私下自己用功編纂，舉十類使人們知道漢、宋的學說以外，還有其他的說法。述而篇的章法雖然短，但是都很難講。

「子曰：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，」

執鞭這二字，按論語後錄說，執鞭有二義，見「考證」：「周禮秋官『條狼氏下士八人』，其職云：掌執鞭以趨辟，王出入則八人夾道，公六人，侯伯四人，子男二人。」王侯出門，有人執鞭前趨趕人。這種事吾見過，官員出來，要開儀門，門口有排衛，一出門，放三聲砲，打鑼也依官階大小而有幾響不同。起頭的兩人執鞭，警告民眾閃開，還有清道的飛虎旗。條狼氏管這種事。另一個意義，是：「地官司市『入則胥執鞭度守門』」有官吏執鞭守衛門外的門崗，守門的人把鞭掛在壁上，有警示的作用，表示他是守門的官，鞭平時掛在牆上，有人來才執鞭詢問。執鞭之士，此士可以說是條狼氏下士八人之士，也是官名。

孔子志於道，道是天爵，天然的爵位，官是人爵。富貴不可求而得，人爵不是

人所能為，歸之於天命，應當先修天爵，人爵隨從而來。若不得人爵，人不知而不懼。只要能行道，雖然是小職務，也幹，例如孔子當委吏。

看別解，參不參考也沒有干係，但是看了也會有些力量。別解一，引孟子言，可以做為力證，孟子說：「非其道，一簞食不可受於人。」即使是一簞食這麼少，不是自己辛苦得來的，也不可取得。「如以道，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。」若是取之有道，那舜接受堯的天下也不為過。這是我們民族的精神，無功受祿，必遭天殃，人而無恥，不可以為人。吾講論語，你們學習，有人受勸，有人不受勸，講者自講，聽者自聽，這是道義之交，不是強制，各守其分，全在自己。對於他人的壞，我們可能無法勸，但是對於自己，還無法改嗎？

先自己幹，再說別人，孔子說，富如可求，於道無損，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」

「如不可求，」

富貴求不到，也有人設法想得到，例如有人走後大門。從前的屋子不許留後門，有人偷偷送上紅色，比喻為後大門。所以士人為官，家裡不許留後門。但是遇到像楊震的「四知堂」，走後門也不靈。又有人走內門，走太太、姨太太的門路，例如走南子的路。泄柳閉門不納，段干木踰垣而逃，後來被人尊為老師，所以出來辦事都要為公。民國初年開首的二次選舉，若有人說某人是「運動而中」，那是奇恥大辱，吾親眼經歷，那時候還有廉恥心，現今是公然如此，跟隨洋人學，這是萬法無常。

「從吾所好。」

「從吾所好」，若與道相違背，什麼也不幹。孔子說，我有我的喜好，我喜好道德仁義。

【七·十三】

子之所慎，齊，戰，疾。（283）

「子之所慎，齊」

慎，謹慎。齊，鄉黨篇云：「齊必變食。」自古以來祭祀必得要齋戒，非但不食肉，好糧食也不吃，因為齋時是要讓心不想好味道，為了敬神，怕心貪著滋味。我們學佛受五戒，知道齊是要心齋，睡在齋宮，換另一處睡。齋必得謹慎，所以孔子說：「我祭則得福」。祭祀三獻以後，飲福醴（玄酒），受福胙，意思是指神賜福給你。

「戰，」

孔子又說：「我戰則克」，一定打勝仗。戰，打戰為了保護國家，不是侵略，若戰敗不護國，損兵折將也不是好事情。所以會打戰的主將，不動刀兵而能戰勝敵人，例如齊桓公討伐楚國，不戰而為盟主。

禮記說，敵人打敗逃走時，就近而射三箭，過了之後就不再射，因為都是人，射三箭是表示對國家已盡了義務，可以讓敵人逃走。今日用原子彈儘是多殺人，如何能得好結果？今日是天下無道的時代。

「疾。」

疾，長病，吾生病不吃藥，吾勸你們少吃藥，病死勝於藥死。從前善於醫治的大夫，一藥而癒，現今的醫生也是「一藥而獄」，所以不宜亂投醫，隨便吃藥。

〔七・十四〕

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。
（28⁴）

「子在齊聞韶，」

濟南省城以東為齊，汶水西南為魯。朱子注釋，孔子到山東的齊國，聽聞舜王的韶樂，虞舜的京城不在齊，為什麼得以聽聞韶樂？吾曾到濟陽，那裡有聞韶臺，臺上有孔子履，曲阜聖公府也有孔子履。

「三月不知肉味。」

孔子聽韶樂，三個月吃肉吃不出味了。有人說是孔子專心的原故，心在音樂上頭。宋儒學過佛法，說孔子不會如此沾滯執著。所以這句經文，自古就很難說得通。

(考異) 史記世家：「與齊太史語樂，聞韶音，學之三月不知肉味。」程子以為聖人太執著，所以「三月」應當是「音」字的錯誤，這是宋儒的毛病，專好改經。你們讀書就讀書，不懂就闕疑，萬萬不可改前人的書。看不懂的字不可妄加更改，吾的詩誰能改？

三，有當「多」講，不是實指「三」，例如季文子「三思而後行」。另有音讀

為「子在齊，聞韶三月，不知肉味」。

「曰：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。」

有注解說，為應作「媯」。周朝分封舜的後代在陳國，姓「媯」，陳公子完奔齊，有人預言「五世其昌」。你們知不知道「五世其昌」的典故？你們不好學，吾至今遇到不知道的，仍要查到知道為止，不會不理他，沒有說不知道就拋掉的。陳公子與齊王飲酒，留到夜晚，陳完說：卜晝不卜夜，夜飲是荒淫。堅持不肯陪齊君夜飲。到了陳恆卻弑殺齊君，田單就是陳完的後代。齊是姜太公的後代，陳公子到齊國，帶著舜的韶樂到齊。孔子到齊國學韶，學三個月是一個階段，三個月心都在學音樂上。孔子說，沒想到舜王的音樂，怎麼到（齊）這裡來了？

孔子說這個有什麼用意？孔子知道陳的勢力很大，太公的後代恐怕將要不保了，孔子感歎齊將亡，陳將興。又感歎從前舜的天下是由揖讓而來，今日卻不是如此。因為音樂都是敘述國家如何來的。

今日的音樂，多是黃色音樂，是不是中華民國是從黃色中來的？所謂禮，是指什麼事該辦，什麼事不該辦。終日提倡黃色音樂，奸盜邪姦，前途如何會好？

【七·十五】

冉有曰：夫子為衛君乎？子貢曰：諾，吾將問之。入曰：伯夷叔齊，何人也？曰：古之賢人也。曰：怨乎？曰：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出曰：夫子不為也。（287）

「冉有曰：夫子為衛君乎？」

冉有說，夫子幫助衛君嗎？

衛靈公時，孔子到衛國，靈公夫人為南子，靈公是糊塗人，南子淫亂，南子與晉國的驪姬不同，驪姬還沒有與下人淫亂。太子蒯瞶，實在看不下去，與南子不合。

作。南子私下就與靈公說太子的壞話，靈公不要太子，太子在家中不和，跑出國去。國際間就想衛國內鬥，晉國收留太子但不是好心，有他的私心。

靈公死後，南子想要立郢為國君，郢有智慧也好，可是他不幹，太子不在國內，便立太孫輒（蒯瞶的兒子）為國君。這件事，你們想一想，依禮到底該不該立？

衛國立太孫輒為君，此時孔子與弟子都在衛，莊公輒對孔子很恭敬。但是靈公死時，南子還在，孔子該不該走？吾也答不上來。冉有與子貢商量，二人都不明白孔子的意思。

這是大事，眼前的小事你們還不懂。現今是艮為山，止也。聯體機構，要你們不辨，你們不聽。現今的教育不行，不辨有不辨的辦法，就不了了之。

事情千變萬化，國際一日就有變化，大家撥弄蒯瞶，晉安置蒯瞶到「戚」地，離衛國很近。國際間也起疑惑，國際一動百搖，衛國也不放心。自古以來的記載未

必實在，例如今日的報紙，寫史的人往往不得好結果，縱使沒有私心，也很難公正。歷史記載，衛國是父子爭天下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以為衛君發兵圍戚，若衛國父子相爭如此亂，那為什麼孔子還在衛國呢？而且子路死於衛，子路必聽孔子的話，孔子為何不使子路離開衛國？衛國亂事起時，孔子預言說：「子路死矣，高柴來矣。」早知衛國會亂，為什麼不使子路離開？事實上這蒯聵與輒二人，父子並沒有互爭，自身不得自由，都是別人在鬧。依禮，國君名分定下就不能換，父親回來後，是應該保兒子？還是應該再推父親出來？而且輒也不錯，百姓都擁護他。但是拒父回國可以嗎？大家互猜，於是請問於孔子。此中具有參禪的味道。

「子貢曰：諾，吾將問之。」

諾，猶疑的語辭，還不肯定的意思。

「人曰：伯夷叔齊，何人也？」

換作子路或許就直接去問孔子了。子貢進去問孔子說：「伯夷、叔齊何人

也？」孔子是何等人，子貢一問，就知道子貢來問的意思了。伯夷、叔齊人人都知道，為什麼子貢不知道？

「曰：古之賢人也。」

孔子答說，這兩人是古代的賢人。

「曰：怨乎？曰：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

子貢曰：怨乎？孔子說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孔子說，這兩人求行仁道，將仁得到了，獲得天爵，至於諸侯國君的位子只是人爵而已。

「出曰：夫子不為也。」

子貢出來說：「夫子不為也」子貢肯切的說，老師絕不幫太孫，孔子不會管。

辦事應不應辦，如此辦有根據嗎？必須有根據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，也是根

據中國文化而來。

這一章是要人學禮，學會禮就會辦事。歷史必須看，談經驗閱歷，讀書多，辦事就有根據，遇到事情怎麼會沒有主意？汝學禮，學會辦事，總得讀史，也。

唐明皇安史之亂，避到蜀地，肅宗使郭子儀等人平定亂事，上表要迎請唐明皇回鑾來就任帝位，當時人稱山中宰相的李泌，看到疏表後，說：「上皇不來矣。」明皇不會回來了，這是李泌的聰明。疏表傳到明皇，唐明皇果然不回來就帝位。因為開元之治，乃是唐朝的偉大治世，因為被楊貴妃一時蒙蔽，逃到馬嵬坡，也不像陳後主與妃子一起投井，只是賜貴妃死而已。明皇他是知禮的人，見到疏表，便不願回來就帝位，所以才回來當太上皇，都是懂禮的人。

〔七·十六〕

子曰：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

貴，於我如浮雲。（290）

「子曰：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」

疏，一作「蔬」，蔬菜。一作原字，粗也。吾主張作「粗」解釋，粗，從米且聲，指米不是菜。

孔子說，食粗食，喝水，沒有湯，睡覺也沒有枕頭，曲肱而枕之。這當中有至高的樂趣，在窮上的樂趣，窮有什麼樂？今日難講，學佛多不愛財，也有開佛店的人，財就多多益善了。你們做壞事，怕因果，或者不做壞事，可以不添加惑業，「貧」有不加惑業的樂，這是淺說而已。又說是仰不愧天，俯不怍人，這也是淺講。若能明心見性，那種樂就大了，心經云：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到究竟處，佛來殺佛，魔來殺魔，一相不立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樂得了道，樂在窮中，北俱盧洲不能學佛，那是八難之一。

「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

富貴若不合正義、不得其道，那是不應該得的，若又富又貴，那都不是從正道來。富貴是人之所愛，但是不該得的富貴於我如浮雲，與我無關。義與我們有關，明心見性，與了生死有關係。

〔七·十七〕

子曰：加我數年，五、十，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（291）

這一篇難講的地方很多，現今再研究集釋，才知道從前只研究一種注解是不可以的。看書，看本文，我們看不懂，看注更看不懂，朱子注解的大病在於改經，句法及字都改。如今的風俗就是看不起古人，想要自己創造，其實是沒有創造，而是拋棄自己的古聖文化，去取西洋的舊文化，以為是新的東西。孔子尚且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不敢創造，今人只看十本八本就想改聖人的書。

現今看到經文的句法，都是宋以後的句法，從前不用標點，有了標點更糟。

「子曰：加我數年，五、十，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

孔子云：「加我數年」，教我多活幾年。若是孔子年輕何須這麼說「加我數年」？你們年輕人不能這麼說，吾還可以說，吾昔日二十歲以前，十三經都念完了。詩、書、禮、左傳，孔子以前就有五經，但是沒有四書，現今將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中庸、孝經、爾雅都列為經，孟子還在孔子之後。

吾十五歲就學易經了，那這一章經文孔子說：「五十以學易」，孔子五十歲以前還沒有學過易經嗎？吾沒到五十歲就已經學易經了，吾豈不是高過於孔子？那孔子的學問豈不是太糟了？所以這個講不通。

孔子六十餘歲，作周易的十翼，這章經文朱子讀不通，改「五十」為「卒」，以為是「加我數年，卒以學易」，多教我活幾年，我要學易經。

群經平議懷疑「五十」為「吾」的誤。

又有人說，孔子四十七、八歲時學易。

又有人說，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」，「易」通「亦」，多加我幾年，我再多學，這樣也可以無大過了。

這一章各注紛紜，都沒有結論，吾如何講法？吾沒有見過論語的原書，你們所讀的書也不多，萬萬不可以西洋的書來改中國的書，希望你們自愛，守規矩，不可以妄作聰明，如今這種毛病比從前更甚過了。你們沒有程朱、王船山的學問，他們尚且有過，何況是你們？周易六十四卦唯有謙卦，是六爻皆吉，乾卦六爻皆陽，剛到極點是「亢龍有悔」，悔才能無咎，反而不如坤卦，柔可以勝剛，如牙先落，而舌每存。

這一章依注解講不通，所以有人改「加」為「假」，改「易」為「亦」，這也說不通。

有人說，五十是揲蓍草五十根。所以學易經必須五十歲，因為五十是大衍之數。但是孔子學易經，那裡是學揲蓍草？所以這也講不下去。

吾靈機一動，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」，或者五年，或者十年以學易。看到龔元玠的十三經客難說：「先儒句讀未明，當五一讀，十一讀，言或五或十，以所加年言。」吾依從這個注解，加我數年，不必說是多大年紀時說這句話，意思是說：或者再學五年易經，或者再學十年易經，就可以無大過了。吾依從此注，但是也不敢肯定一定對。

〔七·十八〕

子所雅言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（293）

有注解說，這一章「所雅言」與「皆雅言」，似乎是重複。

「子所雅言，」

雅言，以鄭玄的注說，鄭曰：「讀先王典法，必正言其音，然後義全。」

論語駢枝：「雅言，雅，正也，雅言，正言也。」

論語發微記：「爾雅以觀於古，足以辯言矣。」詁者，古言，詩書禮皆有古言。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、釋言、釋訓三篇，其餘皆由是推之，所謂雅言也。

雅，正也。規規矩矩雅正的講法，不是偏的講法。漢儒說「訓詁」者，詁從言從古，必得觀於古，尋源求本。孔子所說本於古，必須有根據。如水有源頭，水都發生在山，山藏金，土生金，金生麗水，生紅泉，因為山中藏有紅寶石，所以所出的水為好水。源頭的水都不大，所謂「長江之水，濫於觴耳」。國家的祭祀，都有原因，如祭水神，不祭海水、川水，而是祭源頭的水，所以祭孔的祭酒是供白水（玄酒），以表示不忘本。

所謂「觀於古，足以辨言矣，詁者古言」中國本來的言語，如今都變了，時代一久必然會變，例如「南無」讀「那摩」為古音。詩書禮都有古言，爾雅二十篇起首就是以釋詁、釋言、釋訓三篇。爾雅是周公、孔子所作。

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」

集解：「孔曰：雅言，正言也。鄭曰：讀先王典法，必正言其音，然後義全。」

言語流傳久了必然會變，中國土地大，所以有南腔北調。文言才有正言，若念拉丁字，就不是正言。滅中國文字，那就要滅整個民族，因為言語不通，感情便不能連絡。三十年前有人說，太陽常照英國旗，號稱日不落國，世界上殖民地十之八都是英屬，都必須說英語。現在我們不要自己的文化，取他人不要的舊東西做新文化，如同自掘墳墓！說話可以不限國家，但是中庸說：「書同文」、「車同軌」，鐵路必須同軌道，統一後必須車同軌。凡是書寫必須一律寫中國字，念中國音，這是「書同文」。從前清人入主中國也說漢話，南方人做縣官，覲見君王，去之前必先學北京話。今日是放棄自己的文字，講究不說中國話，不寫中國字，這是教育部的責任。書同文，就能通行無阻，大家都懂。

京戲中，行禮都不可說土話：例如說「舉杯」、「舉箸」。司儀也都用文言，因為通行的原故，人人都懂。詩書必須用正音，不許用土音。而且從前人不稱父母師長的名，必須避諱，但是學詩書執禮就不必避諱。

執禮，執行禮貌、規矩。禮有種種儀式，所以說是「執」。

〔七・十九〕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女奚不曰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(295)

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」

葉公是楚大夫，僭越稱「公」。葉公問孔子，問什麼事並沒有說，有人以自己的意思偽造，這是強不知以為知，其實不必多說，闕疑可以。

「子路不對。」

子路不答覆，大概葉公所問的不合理。固然子路不敢答覆，但是真正什麼意思，我們也不能知道。

「子曰：女奚不曰，」

後來孔子知道了，跟子路說：你為何不答覆？你這樣答就可以了。

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

他這個人「發憤忘食」，有什麼事如果一振奮起來，飯也忘了食。快樂起來就忘了憂，所憤所樂為了什麼，不知道。有注解說「發憤為學，樂道」，這麼講還不離題。不知道一天天的老了，怕發的憤辦不了，樂的事也辦不了，不能行道。這麼說還可以講得通，但也是揣測之辭。

〔七·二十〕

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

「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」

當時的人，見孔子有弟子三千，都以為孔子是生而知之者。例如子路問津時：「長沮曰：夫執輿者為誰？子路曰：為孔丘。曰：是魯孔丘與？曰：是也。是知津矣！」生而知之者，這是上根器的人。孔子說，我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各種學問。後面有經文提到，有人稱讚孔子是博學多能的聖人，孔子說：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因為貧窮所以什麼都要學，因此學得多，其實貧窮有無限好處。

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

孔子是信而好古，敏是勤勤懇懇求學，將古人的東西勤懇學，學多了以後才能生出新意思，不學那裡會有什麼新發明？我們不是生而知之者，就算有人是生而知

之者，但是學問日新月異，新知識也應當隨時學。

「以求之者也」，天生有才智的人也離不了要求學，何況是我們。

【七·二十一】

子不語，怪、力、亂、神。（297）

「子不語，」

語與言不同，言是自己要說，自己發言。語是對語，兩人對話。孔子並不是從來不說怪力亂神，論語當中孔子就有說過，但是要是有人來問時，孔子不為他解釋，不跟他辯論，但是自己可以發議論說說。因為有人來問而答覆，就容易會錯意，這樣便生毛病了。

「怪、力、亂、神。」

怪，奇怪的事。力，超出平常的氣力，如羿善射，奡盪舟。亂，亂事，例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殺員警。神，鬼神的事情。清朝以上，除了佛、道兩教以外，其餘的都是秘密結社不能公開的宗教，而儒家並不是宗教。這些不能公開的宗教，講的都是神。現今佛家講神通，可以離地三尺，可以放金光，以為自焚便能成道，誤以為自殺就可以證果。

古人隱惡揚善，就是為了防微杜漸的意思。這四條，都會亂國，孔子講究隱惡揚善，所以不語。隱惡揚善，不只是愛護做惡的一人，而是愛護大家，恐怕人們互相學，學壞了，所以從前監獄中不許看報，以免交換惡知識。可以參考（集解）的防微杜漸。

【七·二十一】

子曰：三人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（298）

經文若少有爭論的章節，吾就擇一種注解來說，不多說，這一章只有一個小爭執。

「子曰：三人行必有我師焉，」

「三人」，有注解說，三人包括本人在內。除了我之外，另外還有二人。若三人的行為都相同，固然是好，假使一個好一個壞，也還可以學習。

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
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」，先講普通的說法：善人、不善的人，二者都是我的老師。學其中善者的行為，或是改去其中不善者的行為，都是就改正自己的身行來解釋。

另一種說法，兩人當中，那位善者我們隨著他學，不善者我們去改正人。若夠得上交情才能改正，交淺不可言深，所以這種說法不能採取。

第三種說法：只就一個人的善、不善說。一個人他有善好的行為，我們就選擇順從學他，至於他的不善言行就不要學。人不會是全好，也不會全不好。這個說法最好，人不是聖人，誰能無過？人有善行，就學他的善。

【七·二十三】

子曰：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（299）

這一章，先說事情，再說文字。

孔子到宋國，宋桓公的後代為桓魋。說文沒有此字，作「椎」，若寫此人名便作「魋」，若不是寫他的名，則可以作「椎」。這個人不好，孔子在樹林也不休

息，與同學演禮，桓魋不以為然，派兵包圍，子路等人想和他爭，被孔子阻止，這裡是他的地方，我們走了就可以。史記云，孔子微服而過宋，而且不急行。

「子曰：天生德於予，」

孔子說：「天生德於予」，德，天生的本德、性德，中庸云：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性德是天賦予的，必有用處，孔子說，我合於德，所謂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」，是天要我如此做，桓魋對我沒什辦法。

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

桓魋其如予何，上天命令吾行這個道，魋對我沒辦法。這種說法可靠嗎？中庸云：「故大德者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」大舜雖然家中窮，父母兄弟與他不好，但是大德者必如此。這對於不懂因果的人他不信。舜不死於倉稟，不死於井中，不是偶然之事。至於如何而不死，書上沒有記載，就不必偽造，妄作聰明。今日學佛者不信因果，遭難就以為佛不保佑。

「見聞覺知」就佛家而言，都是虛妄不實，不可憑據，要講究「真知灼見」。覺知也是虛妄分別，不知道的事不必多言，預言無根據不可靠，佛家講「真知灼見」。孔子微服換了衣服而過宋，若是今日的佛學家就說是神通，其實沒有親眼見到不必妄言。

【七·二十四】

子曰：二三子以我為隱乎，吾無隱乎爾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（300）

「子曰：二三子以我為隱乎，」

孔子博學多能，弟子學不到，也聽不懂，所以認為孔子有秘密。不但儒家沒有秘密，佛家也是如此，佛家雖有顯密二教，但是密也可以傳，能傳給人就不是秘

密。

「吾無隱乎爾，」

「爾」是虛字，語氣詞，不只是齊魯語，江南也是如此。「爾」，不是「汝」的意思，當「汝」字講，就呆板了。

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

孔子說，我沒有那一條的言行，不與你們大家講的，我教學生就是這樣子。

「行」，以身作則，我的一切行動，你們都沒有見到嗎？行指行動，這個解釋也可以，但是「行」其實就包含言行。

【七·二十五】

子以四教，文，行，忠，信。（301）

「子以四教，文，行，忠，信。」

有注解說，行包含忠信，那四教要如何解釋？

你們在這裡是學文章，還是學作人？吾沒有教你們文章，你們縱使文如王莽，詩如曹操，又有什麼用？你們在這裡全是为了學道，因為你們學佛的原故。吾三十年來說佛道，大家不進步，所以講人道。人身難得，人道成就了，才能成就佛道。你們學論語，雖然沒有做官，但是具有天爵，將來往生就可靠容易了，所以利益很大。吾這種講法外頭很難聽到，吾無隱乎爾。

「行」，心口身都包含在內。孔子說：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萬物生焉。孔子的身口意都擺出來了，處處顯示孔子的用意，只是人們不用心而已。

儒家說修養要「慎獨」，如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聖人的言行動

作高深，我們或許不知道，但是聖人唯恐自己的行為人們不知道。我們都是普通凡夫，凡夫知道凡夫，所行什麼人或許不知道，但是佛菩薩是聖人，難道會不知道嗎？

所以觀察今日，就可以知道將來的結果。若今日不變樣，如何能成功？若今日學了就變樣，後來的結果就可以知道了。你們的言行動作，半條也瞞不過人。若滿腹骯髒，佛會來接引嗎？佛的手都被污染了。

我們學論語不只是為了學文，對於文字今人領略不進去。文章即使學好了也沒用處，何況是學不好。

從前有一幅對聯：「聞木樨香乎，知遊魚樂也」。瞭解「吾無隱乎爾」後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。這幅對聯出自禪宗公案，和尚說：「聞木樨香乎？」桂花沒有說話，但是人們都能聞得到桂花的香氣，這就是「無隱者也」。孔子說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。平常人的行為也無可隱瞞，大家小心。

此章或許有錯簡，考證不明白，實在難講，集釋「餘論」中，有注說可以闕疑。但也有一種勉強的講法，較為合理。孔門有四科，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，四教就是這四科。文就是文學，行是德性，忠是政治，信是言語。

〔七·二十六〕

子曰：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斯可矣。子曰：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有恆者斯可以。亡而為有，虛而為盈，約而為泰，難乎有恆矣。（302）

【雪公講義】

今本三段為一章，古本有分為三章者，於茲不論。

何平叔指謂聖人君子善人，指當時天子諸侯而言。至皇侃不取此說，宋人因之。似不滯泥，義實不圓。程氏集釋引「善人為邦百年」之類，仍舉地位舊說。

竊亦以何氏之說為然。孔子嘗以子產於民惠，晏子於君忠，皆以兄事之。與子賤及仲弓皆稱君子。且曰：魯多君子，是當時未嘗不見君子善人。自宜從何說為長。

你們聽一次有一次好處，這裡與其他處有不同的講法，其他處推動論語，不合理想，聽者與講者都不高興，即便高興，也不一樣。因為你們學佛學不成，所以才這樣說。其他地方講論語不按集釋，多按朱注講。集釋的反身錄，注重做人求道。元代以後崇尚朱子的注解，學孔子書當做成就功名的路途，但是作官的未必治國平天下，例如曹操、王莽，反而亂天下。我們學孔子書為了求道，求道也同樣可以治國平天下，不是只有作官才足以治國平天下。

這一章有三段，現今的本子把三段合為一章，論語有一、二句為一章，有五句、十句合為一章，一章為一件事。宋儒攬亂章法、句法，後人擅自改經就是宋儒開的端，古本是分為三章，吾現今在此不講。

這一章的話簡單，集釋「餘論」說：「所謂聖人者，知通乎大道，應變而不

窮，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。」君子，有德性的人稱君子。這樣雖好講，但是沒道理，孔子沒有見過聖人，難道沒有見過君子嗎？

何平叔（晏）說，聖人、君子、善人，指當時的天子、諸侯。這一句聽了似乎多事，但不是如此講便講不下去。皇侃不採取這種說法，宋儒因襲，似乎不執著，可是經文義理說的不周圓。程樹德舉「善人為邦百年」為例類，但是所舉的仍是以地位論聖人、君子、善人的舊說。

吾採何氏的說法，孔子家語說：鄭國的子產，孔子說他「其養民也惠」，說晏平仲，於國君也忠。子產與晏平仲，孔子以兄事之，這兩人不是君子嗎？孔子說：宓子賤，「君子哉若人」。又顏淵不是君子嗎？比君子高多了。孔子都稱他們為君子，而且說：「魯多君子」，孔子為何說當時不曾見過君子、善人？所以自應順從何晏的說法為長。

「子曰：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斯可矣。」

孔子說，無聖君，無聖君子。春秋時的諸侯，五霸，都不夠格稱為聖君、聖君子。

「子曰：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有恆者斯可以。」

君子有德，德是學仁義等而有所成就，必得讀書求學的人。善人是不做惡事的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

有恆的人，談不到辦壞事，壞人也偶而會幹好事，但是能常幹好事嗎？劉備云：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」做小善也是善人，只要有恆，有恆就能成為善人，例如天天掃街掃到死，這個人就有成就，但是所得的成就只是這條功德。所以有恆不變就能成就，例如周利槃陀伽，只念「筭帝」便能成就。禪宗參話頭，參到死就有成就，我們念佛為什麼卻不能成就？所謂「生處轉熟」，就是要顛沛必於是，造次必於是，即使吃喝拉撒睡都不離這個。你們做夢若不念佛，那也是枉然。

「亡而為有，虛而為盈，約而為泰，難乎有恒矣。」

最後結束，「亡而為有，虛而為盈，約而為泰」，沒有說有，空虛說是滿了，很少說了一萬分，這樣的人，連恆都做不到，更別談成就了。

〔七·二十七〕

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（305）

〔雪公講義〕

安井衡氏謂：「弋繫生絲於箭，而活結之。又係磻於絲末。矢中鳥則磻奮絲解，以纏鳥翼。是弋絲名繳之義也。說文，宿、止也。此宿謂集於木。」不取皇、邢夜射棲鳥之義。

蓋夜間黑暗，林中更暗，難見鳥所。且古禁宵行，於理多違。然鳥入林歸巢，

畫多有之，如孵卵哺雛等類也。

物茂卿論語徵：「天子諸侯為祭、及賓客則狩，所以敬也。蓋在禮所必然焉。」此說較洪氏曰：「孔子少貧賤，為養與祭，或不得已而釣弋。」可從。

又如御覽述論語上題「子曰」字。果有所據，省盡葛藤。

「子釣而不綱，」

釣，釣魚。綱，綱以大繩為綱。這是以一條繩子掛上很多鉤子做為綱。有「提綱挈領」，並沒有人說「提網挈領」。

「弋不射宿。」

日人安井衡氏說，「弋繫生絲於箭，而活結之，又繫磻（石磨的箭頭）於絲末，矢中鳥則磻奮絲解，以纏翼，是弋絲名線之義也。說文，宿，止也，此宿謂集於木。」

並不採取皇、邢以「夜射棲鳥」的意義。

因為夜間黑暗，林中更暗，很難見到鳥棲身的巢。而且古代晚上不可執火，禁止宵行，所謂「金吾不禁惟元宵」，古人以為徹夜狂歡，國家必亡。孔子是何許人，怎麼會犯夜呢？

白天不射停駐在巢中的鳥。鳥入林歸巢，白晝也是常見的事。從前一到春天，不打停駐在巢中的鳥，所以詩云：「勸君莫打三春鳥，子在巢中待母歸」白天有鳥入巢，例如為了孵卵、哺雛等類。

日人物茂卿論語微說：「天子諸侯為祭，及賓客則狩，所以敬也。蓋在禮所必然焉。」為什麼稱十二月為臘月？因為這個月，農田都收割了，去打獵不會傷害莊稼農作物。天子巡狩，例如商湯網開三面，孔子打獵是為了祭天祭祖，因為買來的祭品不恭敬，必得自己幹，表示盡力盡心。所以孔子打獵打魚，不是為了好殺生。從前人穿衣服必須整齊，只有為長者服侍的時候，可以捲起袖子短右臂好工作，所以為了祭祖而打獵，這是禮所必然。

物茂卿的說法，比洪氏的說法好。洪氏曰：「孔子少貧賤，為養親與祭祀，或不得已而釣弋」，洪氏的說法沒有憑據，純屬揣摩。

孔子做大夫時，要隨諸侯巡狩，所以要打獵。

另有御覽述論語上題「子曰」二字。這個說法最好，有這個「曰」字便了不得，其他注解，都可以不必了。如果真有所根據，可以省盡很多事。這一章經文就因為沒有「曰」，才說孔子也打鳥拿魚。但是看其他書上，並沒有見到類似的講法。

〔七·二十八〕

子曰：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，
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（308）

「子曰：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」

孔子當時的風氣已經不好了，有人對一件事不懂，不知道，卻敢無知妄作。

作是創作，現今的人教十幾歲學生的創作，腹中空空，如何創作？孔子當時原來有這種人，並不知道卻敢創造。

「我無是也。」

孔子說，我可沒這樣。孔子作春秋，一字寓褒貶，孔子說：「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，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」知我苦心的人，就知道我作春秋的用意，怪罪我的人，以為我為什麼敢作國史，依禮不當如此。孔子作春秋，多聽多見，只揀善的、好的寫，不善的就藏於心中，怕人學壞了，把握隱惡揚善的原則。

「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」

孔子著書有標準，集釋的考證，劉氏正義引春秋繁露楚莊王篇：「春秋分十二

世，以為三等，有見，有聞，有傳聞。」春秋十二世分為三等，有的事是親眼見到，有的是聽聞到的，有的是傳聞得到的。有見三世，有聞四世，有傳聞（不是親自聽到，而是別人聽見再與孔子說）五世。

「知之次也。」

孔子多見而識之，「知之次也」，見聞覺知是虛妄分別，不能見本性，揣測所知不可靠。親眼見到的事還怕有錯，例如顏子在陳絕糧，先食砂飯的故事，何況是聽了以後自己再揣測的。有些事自己可以揣測，但不可以對人說。韓愈說，古來做史的人，除了孔子外，都不得善終。因為孔子多聞多見，如此謹慎！

秦檜以「莫須有」的罪名殺岳武穆，「莫須有」是當時的俗語，莫不是有，差不多，揣測的辭語。韓世忠說：「此不能服天下人心」。

「知之次也」，孔子對於那些找不出證據的事，自己揣測而知道的事，屬於其次，可寫也可以不寫，孔子不採取。必得「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擇其善者而

識之」多聞多見擇定善好的，這種知是次一等的知。

〔七·二十九〕

互鄉難與言，童子見，門人惑。子曰：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？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（309）

「互鄉難與言，童子見，門人惑。」

互鄉，依考據有十餘處，究竟在何處？有注解說在徐州，有說在河南等。這一章的句讀，各家所說也有不同。

「難與言」，集解說：「其鄉人言語自專，不達時宜」，愛好執著，好壞都執著。有人說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為什麼都難與言？所以有注解讀作「互鄉」，「難與言」，「童子見」，只是難與言的童子來見，道理雖然可以說得通，但是句

法難讀，唸得彆扭。

門人惑，孔門弟子疑惑這個鄉的人難與言，而且又是小孩，為什麼孔夫子要接見他？顯然是多事了。

「子曰：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，」

孔子說，人誠心敬意來求教，我允許他來找我，我就為他說，聽了以後，他聽不聽得進去，以後我就不管了，回去變了樣我也不管。這是教誨之道。總不能一來，怕他退，就不見了。

「唯何甚，人潔已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」

那為什麼要見呢？他恭敬來見，我嘉許他的誠心，後來他不照我的話去幹，我不管。吾若怕大家退轉，吾就不會在此講三十年了。

從前的人對古書不敢妄改動，自朱子才開始大膽改，到了現今的人更是妄作

了。這一章經文，集注又懷疑是錯簡，幸好沒有更改。懷疑與改動經文是大毛病，從前的紅白帖子，都有闕疑，自古以來沒有人敢妄加更改的。六經都是孔子刪定的經，還不可以改動，何況論語是孔子與其弟子的言論，如何可以改動呢？你並未參與孔門當時的講席，如何可以妄加猜測？看論語不可以自出新意，改動經文就是離經叛道，貽誤後人，有功也不能抵過。

【七·三十】

子曰：仁遠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●筆乘：「欲，即仁、即至」解

欲（古）

說文（貪欲）解、貪取之源。

慾（今）

「情」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懼。（世法）

「集韻」（情所好）

「所好」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（佛法）

《唯識論》（希望為性、勤依為業）

（欲染）五欲污染真性——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。（欲即）

「子曰：仁遠乎哉，」

「仁遠乎哉」，仁不遠，你想著學仁，仁就來了，就這麼近。執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

集釋發明，筆乘說：「仁遠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，此孔氏之頓門也。」我們學佛有頓修、漸修，聰明頓悟的人，一下就學到。漸悟，一步步修，人一能之已十之，人十能之已百之，這就是漸。一下就能學會是頓，顏子的不違如愚，有如頓悟。子貢聞一知二，顏子聞一知十，一般人多是漸。頓悟不難，仍須要漸修，悟如

目，一開就見，遠遠望見。修如足，足必須一步步走到，但必須先悟，走才不會錯誤。

「欲即是仁，欲即是至」，懂得這個，當體都是空，這就是觸事成覺，欲就是來了。禪淨都徹底，但是淨土的徹底而人不知，往生與否，全在願力之有無。比如有人持槍對著你，有二個選擇，一者一槍畢命，二者一日打一槍，十日畢命，兩者給你選擇。修淨土就必須有願，願力操之在我，可以選擇一槍被打死，否則痛得十日就未必往生。欲往生，就要願心念佛，當下心就是佛，念佛當下就往生，這時就是有餘涅槃。

上次講「仁遠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注解雖然少，但是很重要，這一句為工夫，不是考據。集釋發明中的筆乘，這人必定有學佛，程氏樹德的學問也不錯。

從前注解經典有難處，自元以後，朱注成為考試的教科本，小場在本縣考秀才都考四書，考題不可出離這個，大場在省考舉人、在朝殿試考進士也是如此。好處就在有範圍，壞處在於注解者的見識，見識到的固好，不到的就注不到好處。例如

有子說的話很接近孔子，不堪一問，是見識的問題。若顏子的注就沒有問題，有子的話與孔子相似，孔子親自授業的弟子尚且如此，何況是相隔千年的宋儒？訓詁尚且不知，如何懂微言大義？子所雅言，必須注重文字。宋儒訓詁外行，不懂經文的外表，至於內容的微言大義，如伯樂相千里馬，能相千里馬能行千里，宋儒有這個能力嗎？

今日之下，既然不受限制，那什麼人的注解對，就採某人的注解，不必受門戶宗教的見解限制。佛學的注字句法訓詁與儒學不相違背，為何不能採取？焦氏筆乘的案語可以參考。

你們學佛三十年，一天天往後退，當初沒有學佛，開始聽聞佛法就歡喜，往前進後雜說紛紜，你們就亂了。吾講論語，要讓你們學佛進步。如今，雜說邪說橫行，很難有標準。佛、孔子的言語是聖言量，吾信。

凡作文章，應該先識字，何況是讀經，若六書明白，看書的左右上下就能明白其中的義理。中國文字很多象形圖畫，如今的人，字也不識，哀哉！現今講論語，

吾所採的注解，以有理的為主，不囿於宗教，因為天下事，相同的多，不相同的也多。

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

焦氏筆乘提到「欲」而說佛家的講法，「欲」人人懂，就是欲望的欲，我欲仁那仁便來了。你們不進步，因為人格站不住的原故，人格站住才能學佛，否則人身也不可得。單說這個「欲」字，欲就是仁到了，學這個「欲」，學佛就可以成功。欲古作「慾」，說文從欠，穀聲，山溝缺欠，所缺欠的用物太多，填不平，欲壑難填，有飯吃又嫌衣服不好，甚至欲當玉皇大帝，必得是有道的君子才能不如此。貪為佛家中三毒之一，欲，貪欲也，欲是貪的源頭，這個字壞透了。

現今作「慾」。貪欲由何處生？由心發生，集韻說：「欲，情所好也。」佛家講真如本性，眾生都有佛性，那現在為何不是佛？我們連人也不夠，人有情，只能當人，人做好可以生六欲天，卻不能解脫。想解脫必得業盡情空，將情變成智慧。

有情才有貪，才有所好，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懼七情，不但不能證果，也不能往生。你們口念佛，心正與佛反對，縱使佛來接，也不得往生。愛為七情的根本，大學說有此就不得其正，愛就是喜，愛到手便快樂，有人來分就恐懼，若奪去你所得的便怒，不愛就是厭惡。所以十二因緣，一下生開頭就是愛，種惡因，後來就有「取、有」，有因果報應，有生老病死，永久不斷。

我們在欲界，所愛好的為色聲香味觸法，森羅萬相都是色，也是聲，火車聲，你不愛，不愛也來。情所好是欲，萬法都是壞的沒有好的，要想不壞，全在自己如何用，例如以刀殺人為惡，為人活病為善。一種物品互有善有惡，全在自己會不會用。

唯識論說：「欲，希望為性。」未來的想著他，想到了又嫌少，永遠都嫌少，欲壑難填，無有止境，貪永遠沒停止的時候。欲有什麼作用？「勤依為業」依是依靠，勤離不開欲望。你們在欲界，色聲等並沒有來找你，而是你找它，找到就依靠它而離不開，若當時便離就可以解脫。佛學重要在「離」字，五欲財色名食睡污染

真性，上等人不昧著，我們都貪味，離不開五欲，五欲污染真如本性，變成五欲六塵。華嚴說：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」心為你的本性，佛也是如這個本性，也是這個心，眾生也是這個心，卻是染著五欲六塵的心，所以在六道當中。這一生死不得，死就墮入三途，因為如今的人所做不是人事，如何能再得人身？不死還有辦法，死就沒辦法了，有什麼辦法？

「欲即」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欲有如刀子，會用就有好處，不會用就拿來殺人。你們貪「仁」是可以的，仁者，凡是妨害人的事不做，一舉一動都不妨害人，這個欲就變成仁。

學佛修淨土宗要緊的法門為「欣厭」，欣就是欲字，厭就是討厭，極樂的一切你要欲，娑婆的事你要厭。如欲吾去當玉皇大帝，吾也不去，去就倒楣，仍然會墮落。彌陀要解說，無願（沒有欣厭），即使念到一心不亂也不往生，淨土宗特別注重「願」字，否則無量壽經如何說四十八願？你願為眾生，就欲眾生的事，願成佛就成佛，全在欲上。所欲的事可以選擇，完全由己作主，不必由乎人。觀察自

己平日所欲的是什麼？勤依者什麼？你必須改脾氣，否則一口氣不來便不保險了。

【七·三十一】

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？孔子曰：知禮。孔子退。揖巫馬期而進之曰：吾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？君取於吳，為同姓，謂之吳孟子，君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巫馬期以告。子曰：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（³¹⁴）

孔子說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古人都懂禮，自古以來男女不能不結婚，但是同姓不得結婚，因為是一家人的原故，還有買妾時，如有疑問就要卜卦，若是同姓也不能成婚。學佛為什麼說必須解脫？因為一切男子都是我父，一切女子都是我母，若不解脫，則父母妻子來回換。

魯為文王的後代姓姬，吳也是文王的後代，也姓姬。魯昭公的夫人為吳姬，所

以死時史書寫「吳孟子」吳的大小姐。

「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？孔子曰：知禮。」

當時孔子在陳，陳司敗（如司寇）問，你們魯國為禮義之邦，請問魯昭公知禮嗎？孔子說，知禮。

「孔子退。揖巫馬期而進之曰：吾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？君取於吳，為同姓，謂之吳孟子，君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

孔子退，陳司敗問孔子的學生巫馬期說，君子不結黨營私，應該說公道話，莫非君子也結黨嗎？魯君娶的夫人为吳人，是同姓，改名為吳孟子，魯昭君要是懂禮，那誰不懂禮？

「巫馬期以告。子曰：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」

巫馬期聽了以後，告訴孔子。孔子說，丘（讀某）也幸，我很幸運，假如有罪

過，人家都知道。

魯君不合禮，人所共知，各國都知道，陳司敗問孔子，孔子說知禮，不是袒護魯昭公嗎！依禮，不須對人說自己長輩的壞話（無人的時候可以勸諫），孔子自己擔過錯，這就是知禮。

【七·三十二】

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（316）

古時有禮樂，家中凡是有公事，有行禮就有作樂。不但是祭祀有禮樂，就是宴會也行禮作樂。朋友來參加宴會，主人歌唱，客人隨歌隨舞。文人的禮貌，是有唱必有唱和的人。

「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」

孔子同客人兩人唱歌，若客人唱得合禮合法，必請客人再唱一遍，是要學他，跟他唱和，這也是恭敬對方。吾唱和吾所學的，例如和詩，若請人看詩，人如不和就對不起了。今日不興這一套。

〔七·三十三〕

子曰：文，莫吾猶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〔316〕

〔七·三十四〕

子曰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為之不厭，誨之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〔317〕

以下這兩章，古人懷疑為一段，這有道理。因為第二章說「若」，文氣顯然是接連上一章的意思。

宋儒大膽改聖人文章，依禮，為人師者，可以改自己弟子的文章。若是同輩的文章，不但不能為人改字，而且不許在人家原稿上圈點，只可以在上頭寫好的評語。

「子曰：文，莫吾猶人也，」

文，一切典章都是文。莫，勉強。若是典章，我差不多，我勉強與別人可以一樣。

「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」

若說做事處處都要合君子之道，我還辦不到。君子是有道的人，孔子還不敢當君子，我們今日許多人妄敢當大師，這個局面如何可以呢？非變不可。

「子曰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」

當時一般人對孔子很恭敬，稱孔子為聖人。孔子說，若說我是聖人、仁人，我不敢當。

「抑為之不厭，誨之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

但是我不說過謙的話，我無論什麼事，我都是幹的不厭煩，幹到底，有人想跟我學我就教他，我可以說辦到這兩條了。

今日打倒孔家店，也是一時如此而已。現今我們提倡孔子，大陸也重修曲阜，他們看打不倒孔子，也就不打倒了。

「公西華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

公西華也是善言語的，若給孔子戴高帽子也不可以，公西華說，就這兩條，我們當弟子的卻也辦不到了。

集釋考證，引群經平議「聖與智古通稱」，所以知道智在仁的上頭，可以證明「智、仁、勇」三者的次序。考證引大戴記，可以參考，唯有聖人才是真有智慧。

【七·三十五】

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有諸？子路對曰：有之，誄曰「禱爾於上下神祇」。子曰：丘之禱久矣。（318）

經文中「誄曰」的誄，應作謳。漢以前的誄，是人死以後，將他一生的事跡累積起來，例如現今的人死後，說他的言行錄，或是定個謚號。謳，是生前的禱告，跟神說病人的事，祈禱神能免他的罪。所以誄與謳原來有二種說法。集釋的考證引說文：謳，禱也。鄭注也作「謳」，但是皇侃以為誄謳同音可以通用，不必分生前生後，朱注是遵循皇侃的注疏。

「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」

集解包曰：禱，禱請。「請」字很要緊，朱注以為子路請孔子去禱告，孔子說，有這回事嗎？這個講法不通。

集解，請，請鬼神考查孔子的行為，以便免罪。

「子曰：有諸？」

子曰，有諸，集解，周曰：「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」。孔曰：「子路失指。誅，禱篇名。孔子素行合於神明，故曰丘之禱久矣。」

子路在神前請神察考，孔子有德為什麼會長病？

如今國家也提倡論語，是講文章？還是講理？論語的文章，我們不能學，司馬遷也作不出來，現在人連中國白話也作不出來。從前人讀論語，依朱子注解說法，得功名就了事。但是我們學論語是為了學道，學說話、做事，學聖人之道，學天

道、人道，只要依道而行，不會有什麼毛病。

學佛就知道，人一下生便有毛病，但是還沒有造作。十二因緣說，識入胎，出胎以後有觸、受。出胎時沒有知識，痛癢好壞一概不知，到五六歲才有受而有感覺，到十歲漸漸有愛。下生以來還沒有造作，若是有好教育，萬法因緣生，雖有壞種子也不會起現行，前生的惑可以伏得住，如此一生便能無災無難，若是能斷惑就沒有惡報。佛斷惑了為什麼還受金槍臂痛？其實這都是示現，不是真受報。不懂的人、不學佛的人，以為做好事卻受壞報，怨天尤人。

孔子道德很高，又生病，又老來喪子，又在陳絕糧，又受桓魋的難，在樹下演禮，離去還被拔樹，我們比起孔子如何？我們不如孔子，學佛後，你的意業還不好，只是口會念佛了，三業還有一業清淨，雖然心惡口善，也消了一點罪。但是心為主，所以消的罪業不多。看這種時局，可以預知前途，就是受原子彈的時期。見因就知有惡果，至誠之道可以先知，造惡因還能得善果嗎？他人不必論，你只要問自己，有沒有造惡因？你們幸好還有信佛，相信孔子，來這裡聽論語，算有一念的

善了。因為這善是小善，必須累積，愈積愈多，才有用。從今日起，你們身口意三業，不要再造惡業，要自重前程啊！否則至少也得長病。吾長病，不吃藥，有吾的道理，所謂「隨緣消舊業」，若是吃藥病癒了，便不能消業。

「子路對曰：有之，誅曰，禱爾於上下神祇。」

孔子有疾，子路禱告，不讓孔子知道。孔子病癒後，問子路說，有向神禱告這件事嗎？子路說，謠中有說：有病禱於上下神祇。

「子曰：丘之禱久矣。」

管寧一生的過失，就是有一次進廁所忘了戴帽子而已，你們只是這樣嗎？你們不見人的時候，做什麼？儒家說慎獨，獨處時要像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。孔子說，我所作所為不違背鬼神，何須再向神禱告？平時行為合乎神明，這就是禱告久了，等於是向神禱告，有罪才須要禱告。

三業清淨，念一句佛，心就是佛，念念相應念念佛，念念都念佛就有成就，如同「吾欲仁，斯仁至矣」。

可以參考尹會一的讀書筆記。

【七·三十六】

子曰：奢則不孫，儉則固，與其不孫也寧固。 (320)

孫與遜同義。程樹德也說，宋儒不懂訓詁。若不要訓詁、爾雅，那是你的說法，違背造字的本義，都是胡說造謠言。

一切的典禮，如婚喪嫁娶，祭祀鬼神，禮記中有五禮，五禮起首的禮為祭祀，祭祀天地鬼神，不能忘本。從前軍中的旗為主體，必須先祭旗，旗子畫著北斗七星，招搖指揮二十八星宿。軍旗等於北斗能指揮一切，詩云：「北斗七星高」，指

的就是司令旗。天地人，人為天地的中心，只要是天地辦不了的事，人便是執行者。中國一切學術，講究三才，連行軍也依三才。例如春天吹東風，風自東開始，震於雷，日始於東，日出於東，地球往下轉，轉到西，所以中國的字都是由東而下，往西寫，從上往下，從右往左。如今有人提倡由左寫起，政府機關下令由左寫到右，由西而東，這是逆天行事。順天者昌，東生而南長，秋滿而冬藏。凡是禮，以東為上首。

「子曰：奢則不孫，儉則固，」

一切禮節行事，一種是奢侈，一種是簡單。禮節太奢侈不對，禮有一定的節度，不能格外增加。例如祭孔原用三牲，若有錢就改用六牲，俎豆加一倍，這不合禮。儉是力量不夠辨不到，這也不對，奢儉都不合乎中道。

但是兩相比較，儉是力量辨不到，奢要令他不奢可以辦到。因為他是驕奢，有驕慢的心，不如簡，有固陋的心。固陋的毛病少，若養成驕奢的心，就會出毛病。

今人大多驕奢，連小商人也穿洋裝，皮鞋，望之儼然。吾的食、住，大家都知道，算是不奢。

【七·三十七】

子曰：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
（321）

「子曰：君子坦蕩蕩，」

集解，鄭玄曰：「坦蕩蕩，寬廣貌。」在集釋的考異中，蕩蕩有諸多說法。鄭玄注如水的無邊，寬廣。坦，平坦，心平平正正，不高不低。蕩蕩是很寬廣，無事在心。

「小人長戚戚。」

戚戚，內心惆悵。這說的都是內心，不說外表。有人外表雖然笑，內心卻是惆悵。長，日久天常。長戚戚，「多憂戚貌」。

集釋發明的反身錄是清朝李二曲先生作的，學程朱理學，也研究佛學。李二曲學大程，比較寬和。因為他尊二程為聖，所以對佛法也必須評論一二句，不得已而為之，這個人真在心裡用功有學問。

能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怍於人，對得起大家就是不怍，如此就是坦蕩蕩，大家可以學這個。為什麼能如此呢？因為有慎獨的工夫，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如此就能坦蕩蕩。

說出可行的辦法了，要如何慎獨？反身錄說，「名利之念，尤為喫緊」，這句甚好。慎獨不是只有一條，名念、利念人人都有，上焉者為名，下焉者為利，顯然可見。有人雖然不為利，但是名心去不了。若要虛名不得了，蓮池大師參訪辯融大師，一生就是遵循「不貪名圖利」的教訓，因為一切的毛病都由好名而起。今日專講經濟，要勸人去除利已經很難了，不懂得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」。

名這一個字，你們若是沒有學佛，吾不勸你們。三代以上逃名，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。五霸七雄，百姓倒楣，所以孟子說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三代而下，因為大家趨利，恐怕大家不好名，好名者可以去千乘之國。不好名為聖人，聖人不但不要好名，也不怕惡名，所以佛家說：「惡人害賢者，猶仰天而唾，唾不至天，還從己墮。」聖人不怕惡名，惡名如仰天而唾，唾不到天，無損於人。

你們求往生，免於六道三塗，必須避嫌，譏嫌是十種惱亂行之一。你們也不要名，人家給你名，不須要歡喜。萬不可求名，求名像是找個鉤子，勾住自己，西方去不了，所以求名就不能往生。

若是不為名索利益，便能無愧。從前人說，爺娘不親銀子親，利能支使人做一切事，所謂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。若不貪名圖利，便可以坦蕩自得。小人患得患失，瞞心昧己，所以終日不安。

【七·三十八】

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（322）

有注解說，經文有「子曰」，是孔子說的，若沒有「子曰」便是他人說孔子。

孔子不教人如此，不叫人作難，因為這種態度沒有人做得到，這是別人說孔子的態度。

有注解說，這是曾子說的，因為曾子知孔子最深，但是有誰見到了？不知什麼人說。若說孔子自己說自己，沒有這種事。這一章依從沒有「曰」字，比較好講，或許是孔子弟子說孔子。

「子溫而厲，」

「子溫而厲」，溫，人溫和，孔子溫良恭儉讓，又「臨之以莊則敬」，這等事不可以學外表。但太過敬就不溫和，溫和便不莊嚴，孔子是既溫和又嚴厲。孔子為

什麼能溫而厲？因為孔子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」，孔子沒有戲語。你們只要把四庫全書三藏十二部學到肚子裡，會講了，就能如此。孔子如此，釋尊也是如此。

「威而不猛，」

「威而不猛」，張飛威而猛，必須威而不猛。

「恭而安。」

「恭而安」，現今的人學恭，卻恭的不自然，手足無措，因為原來飛揚浮躁慣了的原故。孔子是恭敬而安詳，不拘束。

今天是這一學年的末了，你們只要學慎獨，謹守身口意三業，便一切吉祥平安。

泰伯第八

今天從泰伯篇開始講。

頭一天先跟大家談幾句要緊話。論語不好講，但是非講不可，首先學論語可以幫助學佛。你們學佛學出世法，但是人身難得，有人身始能學佛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人道不懂，不能成功。三十年來，起首十年好，其次十年差，後十年更差，所以添講論語。

這種趨勢，不僅佛學如此，儒學也是如此，其實孔子志道、據德、依仁、遊藝。以前臺灣文獻記載有相當多的名人，今日時局變化，天命如是。你們聽論語，要當佛經聽，聽佛經，要當論語聽。吾自學佛才懂中國文化，再看中國文化，佛學也懂了，二者互相關係。佛家世法出世法都有，格外注重出世法。儒家也是如此，只是特別重視世法。儒佛的體都一樣，用不同而已。你們要先得其體，用則萬端，隨你用。

從前人沒有學佛，講中國文化便隔一層，狀元也不行，學佛當大法師不知中國文化也不徹底。凡注經的大法師，到明代之前，今人都比不了。所以你們兩門都必須好好學。但是這二門學各有困難，你們要在困難上打破，才能進步。

佛法的困難，在於佛經的理很難，出世法沒有學過，要往理入很難。像法有教有行，不能證果，有教也是枉然，所以有教外別傳的禪。要知教法的理很難，禪必須悟證，只講經不能證果。儒的困難，在於儒重視世間法，比起佛法較不難，也有困難。凡是注疏佛經的古人，都須斷惑，有相當學問才能注書，儒家則是考狀元，會作文章，即使韓昌黎也不行，因為孔子說志於道，不是說志於文章。孔子之道都不懂，只說論語，從漢到清，三四百家注得亂七八糟。吾舉三本書，論語正義，偏重漢家，不罵人。再者會箋，偏於宋儒，也不罵人，比較簡單。再者集釋，內容較多，做參考。

看論語，因注解多，若只看宋儒的注子，專門就以程朱做代表，多罵人，其中有好有壞，漢儒罵人少。你們研究中華文化不容易，看注就生偏見了，你要信什麼

人？陶淵明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，因為注子雜亂的原故。諸葛亮略觀大意，你們連小意也看不明白。你們學佛，志在證道，學中國文化，也不是為名利，為證道的原故。

今人修其他法門證道難，唯有淨土法門。今日糟不可言，教外別傳的禪，乃是證果者傳的，淨宗證果者少，不是教外別傳，而是教內別傳。只取三經，伏住惑再說，未說證果，只說往生，往生不是證果。從前人學佛，文理好，都讀中國書，而可觀，我們比不了。

吾原先找出「反身錄」給你們參考，反身錄為宋學，屬於陸象山的派別，不罵人。李二曲無老師，他的書無一而不是佛理，因為弘揚儒家的原故，略帶幾句說佛法不如儒家的話，此書都是說道。儒佛的道同一個，反身錄的大主意說道，最反對作文章，只作文章，去道遠了。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所聞是什麼道？有人說是修齊治平，但是做官能了生死嗎？性無二性，「率性之謂道」一般狀元如何懂？反身錄注重道，反對文章，可依此四本書就可以了。

雖然，吾以為又不讓你們看比較好，因為李二曲等都將書讀明白，文學都好，才不主張文章，有如買珠去檣，一般人是買檣還珠。你們文學不通，所以不讓你們看，你們學三年文，文理略通了，再看。但是今日學文很難，詩是文學之祖，文學以詩為首，今日不流行了。若懂詩法，字句都練，便字字不容空過，那時候再來看論語等書，就可以有眼力了。

吾說這個是九十歲的學問，吾六十歲時，說不出來，昔日吾說多奇語，今日說的平常，老生常談，平常便是中庸之道，聽洋樂跳舞才不平常。吾所說的話，請大家要注重，要懂吾話中意義，這恐怕不容易。

讀論語，至少必須看過「通鑑輯覽」的學問，才能讀論語。所以學論語外，必須看通鑑輯覽。依閱微草堂筆記學文章，可以寫一篇明白的信。再來是要學常禮舉要，自今天起，第一要先學禮，不學禮，儒書讀不下去，學佛不學戒，則白學佛。正法時期，正者證道，依佛的法律，懂的便證果。中國是南山律，不是佛律。象法時期律已不行，故不證果。儒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在禮上走，就成功。吾為你

們開路，縱使是不好的人，也與其進也，當時好便教，教在吾，壞在他。

〔八·一〕

子曰：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

(323)

第一天，你們就頭昏了，吾講論語注重道，但文理講不通處，吾也說說。

中國歷史比較可考者，從唐堯虞舜，夏禹之後是殷商。成湯革命為商王，到了中期發大水，改遷於殷，今有殷墟。到殷紂王（即商紂王）為天子，諸侯之中有一個西北的諸侯叫古公亶父，與北方外族接近，外族人野蠻不懂禮，也不懂人情世故，侵犯古公的土地，外族人殘暴不仁。古公亶父以為終日相殺何時了，所以遷於岐山之下，為西岐。

古公此人有德性，大家與他相處而擁護他，只有幾十里的地極小。有三個兒子，泰伯、仲雍、季歷，自古以來，家有長子，大哥要緊，父在時聽父親，父不在從兄。諸侯傳統制度，傳長子，季歷此時生昌（後來的文王，姓姬）。學問、經歷、閱歷到，事便瞞不過眼，古公在時，季歷生文王，古公讚歎說「我後世當有興者，其在昌乎」（此子將來要興），泰伯聽了，便託辭採藥，仲雍見了也隨後行去，到大江以南吳國，今天的江蘇地。泰伯到了江南也斷髮文身。

古公臨終，令季歷請泰伯、仲雍回來。古公命終後，請泰伯、仲雍歸。喪事辦盡，泰伯請季歷即位（一讓天下），季歷不願。再查歷史有先例（二讓天下），季歷也不願。第三以：「吾之吳越，吳越之俗，斷髮文身，刑餘之人，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。」已經文身了，不能入主中國（三讓天下）。孟子滕文公上，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自古只有以夏變夷，未聞以夷變夏，狐死尚且首邱。自古沒有以外國文化治中國的，這件事很重要。今日提倡美化、歐化，真是嗚呼哀哉！

泰伯、仲雍便離行而去，季歷於是即位為諸侯，季歷命終後，昌為諸侯。文王

為紂囚禁，諸侯的身分也沒變樣，到了武王才伐紂，滅殷紂王。古公大王時尚無殷紂王，而且殷正盛時。

「子曰：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」

孔子說：「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」，泰同「太」，吳太伯的「德性」，至，到極處，沒法再說。

「三以天下讓，」

「三以天下讓」此句說法很多，三便是多。作三講，可依以上吾所說的三解釋。

「民無得而稱焉。」

此處的「得」通「德」，與「其為人也孝弟章」的「仁」「人」不同。「民無德（得）而稱焉」，天待人厚，好處說不出來，愈好處多，愈說不出來，佛的恩德

說不出來，尚且有人說：「佛與我有何恩德之有？」德到極處便說不出來。太伯為何出走，為何再回來，為何又再走，一個字也沒有記錄。

你們讀書必須於此等無字句處讀。孔子之時，文風盛，一說便懂，懂詩經，一說就明白，不學詩無以言。詩必須藏有意思，以後要你們自己學，學後自己再看書，或不看注都可以，書讀千遍，其義自現。從前人所的讀書很多，不知跟從那一家是好，恐怕會被注子困惑。只要讀了再讀，便有智慧，有智慧可以謀斷（智斷慧照），有經驗閱歷便懂得。參禪全在自悟，孔子說：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」，自己悟了才是自得。

吾能不能講第二遍，不可靠，雖然命在呼吸之間，但是也不能趕，必須聽明白。其實論語就如佛經，懂一、二句便有受用。

泰伯篇很複雜，教學都有簡單法，所謂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。吾講書不注重訓詁，注重在有用處。

這一章再略說一下，「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」，泰伯的德性到了至極處。孔子說這有什麼用意？泰伯的父親古公亶父，那時還是一個邊地的小諸侯，但是學問、道德都好。他有三個兒子：泰伯、仲雍、季歷，這三人也都好。這還不算，老三季歷生子名為姬昌，古公一有孫子以後，就知道這位孫子後來要興起周家了（不是稱王而是諸侯）。讀書在於增長道德，會辦事，不只是會作文章而已，你們有古公這種眼力嗎？你們同學後來如何，為什麼看不出來？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，你們沒有這個見識，你必須學到一見人便知這個是人如何。

論語也有分類，有關仁，禮的都分在這一篇。懂這個道理，看他的動作就可以知道，你看對了，但是多年後又不是如此，這是因為他改變的原故，萬法無常，有人由好變壞，有的壞人變好。古人有信天命，有人不信天命，下生以來的行動是天命，若是順其自然，天命就贏了。還有人會造命，不聽天命，人力勝天，若是人造命能靈，那天命就不靈了。人為三才的中心，俗話說：「做善添十年壽，損德減十年壽」，不懂造命的人，隨著十二因緣流轉，就沒辦法了。若懂得還滅門，會造

命，天命就不可靠。

古公亶父眼力好，說第三子所生的兒子能興我周家。古公觀察會看，泰伯也會聽。吾所講雖不好，但所講的為經，你們是不是聽得懂，若真懂，三十年後就大變樣，若不懂也比不聽的人好。長子泰伯聽說他的姪子將來會興周，心中明白，就向父親辭行，因為他一聽就知道他父親對將來的看法是如何了。會說不如會聽，所以佛說經，先說諦聽，諦聽，要聽旨趣的所在。但是還有證與不證，全在於人。仲雍看他兄長的行為，他也會觀察，大哥辭行，將來繼承諸侯位的不就是我嗎？他會思索，也向父親辭行了。這兩人並不是開門就走了，為人子要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對朋友還不可以不告而別，何況是父母！

兩人辭行後，這位老三就呆板不知道嗎？因為父母在不遠遊，遊必有方，還必須有人侍奉父母，所以他不能走。這四個人都是不得了的，我們不能比。講這個，要在善於觀察聽話，你們必須在這種地處學，難道逃走就是「至德」嗎？

「三以天下讓」，周為小國，如何說「以天下讓」泰伯讓天下？泰伯那時還身

處在小地處，必得是自己所有的才可以說「讓」，如何能說讓？這是孔子所說的，這句必須特別注重是孔子說。孔子是周時的人，周武王時才有天下，孔子離武王已經很久遠了，周已經數百年後才有孔子，孔子生於周的末年，這個時候說「三以天下讓」，這「天下」指的是眼前的周天下，這塊土地曾經經過三讓。這個天下其來有自，也不必強求當初的歷史，「天下」是本地風光，不必打官司。例如說：這把扇子，曾經三人製造才送給我的。這也是說扇子完成的事。

「民無得而稱焉」，這句照映至德。小德、大德都可以說說，至德就不能講了。例如天的德為至德，孔子是至聖先師，這都不能講。有人歌頌「大哉孔子，先知先覺」，至德莫能名焉，無法講。大哥、二哥為什麼要走，自始至終都沒有說出來，父親沒有說，兒子也沒有說。

我們必須會學，學佛全在變心，壞心變為好心。其次是改過，諸惡莫作。改過改不了，要用心改，這好不容易，應如何辦？用以楔出楔的辦法，若改不了，再為你添加東西，用楔出楔，必得眾善奉行，只要做善就可以了。因為你的惡改不過

來，才要你做善，不去思惡。有了善，善也要再去掉，不思善。現今的人是不思善，只思惡，證得真空才能夠無善惡。所以必得用善去惡，否則過惡很難改。善能證果嗎？善有善報，做十善業生天，卻不能出離三界。道德好到「民無得而稱焉」，那善惡都沒有了。

「恭而無禮則勞」，出門必得相告才能出門，這是禮節，周家三位兄弟都注重德性，老三不走也是禮，若老大不走，就必須承繼王位，再來就必須是老大的兒子繼位，可能是泰伯的兒子不能興周。你們若不學禮，儒家就入不進去，學佛以後知道正法時期是戒成就，所以到象法就有教外別傳，戒就是禮。

【八·二】

子曰：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葸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
（326）

你們必須要把《常禮舉要》背誦得熟，起居行動吾就看出來，外行人看不出來。

「子曰：恭而無禮則勞，」

「恭而無禮則勞」，恭敬不懂禮，就會勞苦，惹人笑，而且被人家討厭。例如聚餐不勸酒菜不行，但是勸得太頻繁也不行。又如向法師行禮，法師說「一禮」，你偏要三禮，如此太過也不可以。

「慎而無禮則葸，」

「慎而無禮則葸」，小心謹慎，但是若不懂禮，便會畏懼。葸，像是「口將言而囁嚅，足將行而趑趄」，看了就肉麻。

「勇而無禮則亂，」

「勇而無禮則亂」，勇敢也要有一定的限度，凡事各有他的限度，過猶不及，

就會壞局亂秩序。

「直而無禮則絞。」

「直而無禮則絞」，「直」也好，決不裝模作樣，有什麼做什麼，不虛偽。絞，急切，有什麼說什麼。辦事太緩不對，太急也不對，有如兩條繩子絞在一起。比如有人因為害渴，來飲用我桌上的酒，這種行為固然沒有虛偽，卻是不可以的。

【八·三】

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，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

(328)

「君子篤於親」，則民興於仁，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

「君子篤於親」，此處的君子，專指在位的人。論語這一部書，自天子以至庶

人都必須如此學，舉例先自高位來說，做樣子令人看，否則上樑不正下樑歪。堯舜為什麼好？他們認為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，自己領導不好，若自己有罪，不要怪罪萬方，與大家沒關係。

孔子的道注重仁，在上的人要百姓學仁，就要在你身上做，對你的父母仁，所謂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先孝養你的父母，百姓便會興起做仁德的事。在上位的人以身作則，先在自己身做，不必勸人。吾雖不行，居心行事不害人，但吾還是凡夫，欲寡過而未能，你們見到吾好的可以學，不好的你們不可學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

「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」

偷，刻薄。若要人都能厚道，應「故舊不遺」，你的親戚朋友，你不能忘，例如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，學另一派的人，原壤的母親死了，孔子送一具棺槨，原壤卻跳到槧上唱歌讚歎，孔子弟子不以為然。孔子說：「親者不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

其為故」，他雖然是講世法以外的學問，屬於長沮派的，卻不是壞人。他如此唱歌，那是表示對他母親的死，有他的用意，表示還沒有斷除對父母的孝心。他既然沒有斷除孝心，所以我也不能割斷與他的故舊友誼。

當領袖時對故舊能夠不忘，百姓就漸漸厚道。你們學著孝父母，對朋友加厚，大家就會改變，也有一些人不變的，那就是不屑教誨的人。

〔八·四〕

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，啟予足，啟予手，詩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，小子。（330）

這種事五十歲以上才知道，生病就怕死，死也自己能知道個大概。曾子有疾，自古以來有生就有死，懂天道，性命就不一樣，孔子、曾子都知道人有死，而性常存。有人會問：你為什麼這麼說？易經只有爻而已，沒有文字，綜錯旁通，沒有一

個文字，只有八卦。現今的人只講周公、孔子的小注，沒有講原文，孔子的小注有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，精氣為物就是大學的格物，物來了，遊魂為變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實在是沒有死，若沒有聞道才不可以死。

道是什麼？孔子說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六合是上下四方，六合都充滿，就像佛家的遍布恆河沙界，卷之則藏於密，如何藏於密？密到看不見，聽不見才是密，眼耳二根接觸不到，孔子都知道，曾子、顏回也知道大概。既然知道，為什麼不詳細說？因為六合之外，孔子存而不論，存是暫且存有著，愈說大家愈不懂，所以不說。六合之內，論而不議，若不辯不說明，裡面的真理還看得見，愈辯愈糊塗。例如論語，有數百家的注解，愈辯愈糊塗，曾子知道，所以不怕死亡，只怕有損於道。率性之謂道，本性為道，道有體有用，體是性，用是仁，孝為仁的根本，孝是第一。你們要入道，必須在禮上走，仁是禮的根本，有老人就要孝，沒有老人也必須孝，如目連僧救過世的母親，就是儒家說的「慎終追遠」，要永遠追念，在孝上走。

行孝，以這個身體來論，有孝的始，有孝的終。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」身體不是我的，自己若當小人就是使父母變為小人，自己若當君子就是讓父母變為君子，所以說：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」。連頭髮也不敢毀傷，你的身體除了生命，其中還有慧命，慧命由老師來的，但身體如旅館，愛惜旅館難道可以不愛惜其中寄存的主人嗎？所以損傷慧命也是不孝。有人問趙州和尚，狗子有沒有佛性？答，狗有佛性。又有人問同一個問題，趙州答，無佛性。佛法，若只說一樣話，就會不通，有陰便有陽，都是相對的。佛也說一元，也說相對，說空與色，這是相對，說「中」便是一元。不講中是邪見，你只知道非斷非常，不懂非空非色。不可以傷了孝道，傷孝道就是傷本性。

「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，啟予足，啟予手，」

「啟予足，啟予手」，看我的足與手，以手足一上一下代表全身，都沒有毀傷，為什麼沒有毀傷？詩經云，我不是臨時才如此完全，而是平素戰戰兢兢，心裡不安，小心謹慎，怕錯了。

「詩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

什麼是戰兢？下頭說比喻，如臨深淵，站在深淵邊，危險不危險？不要說站在深淵邊，你看了腿就發戰。如履薄冰，你們沒有見過，黃河邊到冬天結冰，可在上面騎馬，一立春就成薄冰（一寸許），在上走心中就要戰兢。

這裡說的是平素的時候，我們不能稱孝，你要學仁、學慈悲，就要從整天戰兢，怕你一下子說錯話、辦錯事。這還不行，只有身口而已，還必須防意如城，必須如禪家云「心如牆壁」，內不能出，外不能入。心一動就是妄念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怕隨順妄念。一動念就要防備，工夫全在平時，同學們必須學學。曾子說，我的身體無毛病，這是我平日臨深履薄的工夫。

「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，小子。」

「而今」，從今天。「而後」，往後我就死了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「吾知」，我都知道。「免夫」，免於損道，免損道的是我。「小子」，你們怎麼樣？

小心身體，小心你的心，自己管自己，不必別人來管。

也有例外，比如上陣打仗，不是去打仗，而是去死。孝經說，戰陣不勇，非孝也。若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」，那是小人喻於利，孔子絕不如此說。上陣若存著想死的心，以死為榮，準打勝仗，絕不會死，置之死地而後生。

吾為你們說這一章書，不是三家村的先生說的。

〔八·五〕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
（332）

要度眾生的人，時時不忘眾生。打、罵眾生，都是好意，都是為了眾生。

「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」

「問之」，曾子臨死時，孟敬子好意，來看曾子的病。

度眾生的人，時時不忘眾生。他打、罵眾生，都是出自於好意，都是為了眾生。

「曾子言曰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

「鳥之將死。其鳴也哀。人之將死。其言也善。」曾子怕孟敬子不懂，先比喻鳥的將死，聲音都會變，人將死時，都會說好話。人臨死時，就怕來不及了，若想起好事，認為命不該死，想起一些壞事，不免後悔。這雖然是曾子專對孟敬子說的，但是人人都必須學。孟敬子是大少爺，又有錢又驕傲，平素或許就是如此。

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

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」

這裡先說三條，專對孟敬子而說，專講禮，我們必須學。曾子說了以後，另外還再加以解釋，曾子在別處不如此說。說一條，再說他的好處，這是這一章書特別的地方。

先說三條，以及他們的關係。

動容貌，這是說他的樣子秩序。例如看他的陣容、秩序，這是動態。例如紀念週會，大家進來坐下，他的動作秩序，這是動容貌。祭孔時，祭者動容貌，大家看了就可以知道。從前吾每次觀看濟南的祭孔，看主祭巡撫的容貌，就知道他的所作所為，例如巡撫在下雨時舉行祭孔，侍從在旁撐傘，糾儀官就會說「去蓋」，巡撫若側身瞪他，糾儀官就會說：「失儀」。從祭孔的動態容貌，就知道這位巡撫一定好不到那裡。你們若會「動容態」，學佛就能往生，為什麼？吾的衣著冠帽，家中放置的物品，必有一定的秩序，這與往生有什麼關係？這就是一心不亂。外邊若

亂，內心就不能一心。

其次是「正顏色」，先說容貌，其次觀察臉色。長輩給與物品時，不可隨便笑，要仰而親之，仰望親近長輩，若是對年幼者要俯而就之，俯身和藹對人。

接下來是「出辭氣」，該說話而不說話，就是傲慢；不該說話時卻急著說，便是急躁。而且「躁人之辭多」，或是話說的辭不達意，這些都是毛病。

先練習以上三條，就可以了。禮記上，說這三條的，也很多。這三條，就是身口意。如同禮記曲禮所云：「毋不敬（意）、儼若思（身）、安定辭（口）」是也。

「斯遠暴慢矣」，只要秩序整齊，那人們對你這位有禮有秩序的君子，自然不好意思暴慢了。假若你對人嬉皮笑臉，對方也會如此對你。

「斯近信矣」，看一個人很嚴肅，那你所說的話就可以取信了。若舉止輕佻，誰會信你？這與辦事有大關係。

「斯遠鄙倍矣」，話不要多說，也不要少說，人們就不致於看不起你，違背你。這都是和孟敬子的領導有大關係。

【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】

從前祭孔都要演禮，山東省城，一個月當中要演三、四次禮，上旬、中旬、下旬或是七日演練一次，不穿禮衣練。音樂、舞蹈都得練，所謂「千年琵琶，萬年笙」，這些音樂尤其難，不常演練，恐怕不行。樂生、舞生都得常練習。

祭祀的器物，例如竹籩木豆，少一樣也不可以，所放置的地處或左或右，都有一定。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」曾子不是要孟敬子不學這些祭祀的事物，而是做一位領導的君子人，重點不在這個上面。例如主祭者，只要跟隨引贊就可以了。盥手、進巾、飲酒、受胙，都有執事引著主祭者去做。漢代時候的「司存」為官名，但是這裡曾子說的「司存」，是指「有司，存」自然有管事的人負責，你不必去管這些事。

「有司存」，有二種說法：一者「有司，存」，一者是「有，司存」，吾依從前面的說法。

今日所教有關曾子的二章書，其中大有可學，一是在平素的養涵，必須謹慎小心，一是有事時，要注意「動容貌，正顏色，出辭氣」等三樁事，必須處處留意。

【八·六】

曾子曰：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，實若虛。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（33⁴）

吾所講固然是注重道，不注重文字與考據，但是有太過意不去，說不通的地處，也必須說，否則將來你們會走錯路。例如後面的「興於詩」必須三句連著解釋，又如前面的「詩無邪」，一般注解都將「邪」解釋為邪惡的邪，思無邪解釋成歸之於正，所以一路錯下。這些都必須致意。

這一章，唐朝有人以為是孔子所說，但是就「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」這一句，難道孔子與顏子為朋友嗎？下一章的「曾子曰」也是如此。有人解釋為，論語所引都作孔子曰。

這一章書起變化是在唐代，原來有太宗與孔穎達談論那一段。唐史有新、舊唐書，新唐書為歐陽文忠公修撰，歐陽文忠公是大儒，改成孔子說。歐陽修是大儒尚且出大錯，到南宋更差，風氣更變壞。天一變，人的心理也變，隨意改書是大毛病，今人不僅改書，更看不起孔老二。佛經的注子，古來祖師注解的，每落一字都不輕易，我們不能跟他們比較。吾的文學雖不好，吾還有一點辨別能力，也絕不敢下斷語。孔子是聖人，尚且述而不作，我們的文學不行，最好的不過是讀過唐宋八大家，古文觀止而已，那不中用。大文章自六經來，真學問從五倫起，你們千萬不要以為了不起，否則一分學問也不能增加，成住之後就是壞。你們的學問好壞另當別論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現今所注的書害死人，有看全部的不如看一半的，看一半的更不如看十分之一的。你們去研究，何謂大開圓解的圓解？萬萬不可妄自著

書。即便是以後成名了，也不可妄自改經文。李二曲沒有老師，但他的佛學比我們高，你們去查通鑑輯覽，陸象山就是預知時至。

要求開悟，要求圓解。淨土講究「信」字。信到極處，就是解到極處。

有人說，孟子、老子、莊子都為書名，所以論語從前就名為「孔子」，但是找不出根據，這是蘇東坡的說法，想當然耳。

「曾子曰：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。」

起首二句是動詞，以自己這一方問對方，這二句是一段。以能問不能，所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。再者是已經讀得多了，他所學的少，也要請問他，例如孔子學琴於師襄，問禮於老子。這是求學，老師不在年紀的大小，如果知道這個道理就知道韓愈作師說是有來歷，他會用，我們不會用。

「有若無，實若虛。」

其次二句是靜詞，「有若無」，內裡有，但外表像沒有。實若虛，內裡充實，實在起來了。「有」是有，一分也可以稱「有」，卻不一定實。這裡的「實」是充實，十分才稱得上「實」，看起來卻如虛的。

「犯而不校。」

後句也是雙方面，起首二句從此自彼，末句從彼至此。人來侵犯，不與他計較，不但不與他辯論，也不報仇，例如人打我一捶，不反打一捶就是不校。校，說文，作報也。

文章與說話一樣，一句比一句重要，後來的最重要。學前二句或許可以，其次一句便勉強了，到這一句就不能學了。沒事卻來冒犯，能不報復計較，不容易。實在說，沒有無事而冒犯的，凡事「敬人者，人恆敬之」，「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」，人來冒犯也都是自找的。參考孟子離婁下的「自反」，就可以知道了。這「犯而不校」一句是沒有做對不起人的事，自己反省沒有錯，人來冒犯，那他不過

是人一位「妄人」而已。

「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」

什麼人能辦得到？從前我的朋友曾辦得到以上所說。他的朋友是何許人，並沒有說，為什麼不說？孔子云，吾於人也誰毀誰譽。反身錄說，舜王不可隨便稱讚，怕讚歎錯了。另有一說，因為不可妄贊，怕夠不上贊，贊了就不行，也不能虛妄讚歎。後來有人說是顏子，料想除了顏淵，還會有誰做得到？

〔八·七〕

曾子曰：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，而不可奪也；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。（336）

【八·八】

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，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，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。（33⁷）

你們要事先須預習，講後再複習，知道為什麼吾有的說有的不說，吾所說都是為你們「金鉢開目」。

「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」

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，這不是說普通人民，專對士而談。古時候人民分四級，今日所分的多，其實道理是一樣。從前有士農工商，士專求學，專講道，講做人的道理。人道根據天道，講三才，天地人一體，一律平等。天有四季陰晴的德，地道敏樹，人道敏政，因為天地空洞，無法與天地接談，人心若能與天地通，在心中找道，順乎天應乎人，士人就是學這個道，全副精神去學，也學不出來。士專門要學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士農工商都必須學，但是士必須通達，其餘農

工商不須通達，但是都須要學。如子游為武城宰，孔子聞弦歌之聲，曰割雞焉用牛刀，子游對曰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」無道的人不能下命令，又不能聽命。今無所謂士，士要全神幹這個，純粹分利不生利，商人純生利，各有專責。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必須致意「民」這個字。

士須有弘毅，弘，廣大也，見識學問都須要廣大。讀書多，不能舉一反三，無用處。為什麼呢？子曰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雖多亦奚以為？」弘須廣大，學須廣大，見識也必須廣大，如今的博士，對國家政策沒有見識，不是士，一事不知，儒者所恥。

毅，有決斷，須有智慧，毅有智慧決斷。朱注說忍耐，解釋毅為忍，必有忍乃能累積，忍才能辦到。但是只忍耐不行，辦不動只忍耐不行，忍是一切忍受，但終必得要衝破。忍，古書解釋為強，強不是暴，周易乾卦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彊不息」，彊是不休息，必須認字，才能圓解一字的道理，否則便是法執，若不通則是三家村的先生而已。

「任重而道遠，」

如何才算弘毅？首句是綱，接下是請問其目，以下是條目，「任重而道遠，仁以為己任」任重，身上的責任，擔任什麼大責任？淨土有九品往生，上品下生模模糊糊，就不知上品上生是如何。現今的人以為一國的元首了不起，能當上全球大總統的已經很少了，但是在吾眼中，如爪中土而已，無量大千世界可以在芥子裡轉大法輪，語小不能破。這件事往大處說，必須擴及六合，往小處說藏於密，金輪王管四天下，吾對能管一天下的總統也瞧不起。真如包括無邊大千世界。任重，就人的位置而說，今日的地球很亂，能平天下便是你的責任，小則能治國嗎？再小能齊家、能修身嗎？擔任起大道來，不可須臾離，無始無終，遠之遠矣。依世間法說，到臨死還要如此，例如曾子說：「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」

「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」

「仁以為己任」，以仁加在自己的身上，這仁是一時也不能去除，如佛家說慈

悲不能去，真如是本體，必得使眾生都成佛，如地藏菩薩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
「不亦重乎」，這是任重。

「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

「死而後已」至死而後停止，如曾子到臨終還易簀，辦到死才算完，「不亦遠乎」，這是行的遠。

下一章興於詩，三句是一件事。儒學禮，佛學戒，儒講「博我於文，約之以禮」。禮有三禮，很繁細，《常禮舉要》為九牛中的一毛，人們也不懂。若懂常禮才到門口，未入門，入門已不容易，還要登堂入室。子路還未入室，吾也未入門，但吾眼光比你們看得廣。

立於禮，成於樂，只說一字，「詩」一個字還說不完，禮樂由詩而來，還要成於樂，光一個「成」字，就要講一學期。

「興於詩」你們今天所念的詩不行，詩言志，作詩者有他的目標。詩亡然後春

秋作，漢魏到唐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唐詩也有不錯的，能令人開悟性，增長道德則談不上。唐詩以李、杜為首，但是學者能增長道德嗎？只是學他們喝酒倨傲而已。吾講詩都會於道，閨怨詩不是男女戀愛的詩，詩人非禮勿言，他們的心意並不像他所說的。你們學開悟性，學文法，有此工夫，說話才有分寸。

〔八·九〕

子曰：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（338）

吾講論語注重道，若文字有離譜的也必須說，泰伯篇中有若干講不通的經文，吾必須說說。此章依書說，費事又聽不懂，所以你們只要聽吾講，因吾也是依注子說，說時用白話講，必須使你們容易懂。國家第一步必須講生活，國家政策首先要令人民不饑不寒，再者要緊在教育。先庶之，再須富之，再教之，人民不受教育，不知所從。教育在教人，有本有末，昔日吾看歷史，孔子殺少正卯，此人未犯罪，

是魯國的聞人（如今日胡適）。孔子一當魯司寇，殺這位全部人都恭敬他的人，指出他有罪五，一、心逆而險，二、行僻而堅，三、言偽而辯，四、記醜而博，五、順非而澤。剛開始時這五罪記不全，學佛後依五戒十善身口意三業便記住了。這五條這也是三業故。口業，順非而澤、言偽而辯；身，行僻而堅；意，記醜而博，心逆而險。依身口意三業分析，所以能記得。學佛有助於學儒，學儒有助學佛。學儒的證道者多，如宋陸象山，明李二曲都是，學論語有助往生，人身難得，人格若不夠，未有能證果的。

人為本位，三業以意為主，學佛要你改心，懺悔不是賄賂佛。教育首先在「正心術」，昔日上學首先念三字經「人之初」首為人，後來「人手刀尺」也教學做人。「性本善」本性，從前教育先教心性，因人是活著，都會有意思。如十二因緣說，出生時觸，不辨好壞，後來才有愛取，便有業，如小孩一下生就愛吃乳、愛吃糖而不吃辣，就是有分別。性一動便是情，就有喜怒之情，必得使它歸併集中而到一範圍有目標，這就是大學的格物、致知、誠意，不叫意亂走。那七情要如何收斂

法？所以定有禮節。七情就是識，識定於一處便是志，志者「士」「心」受過教育的心，志向不是志亂，有志向，有工夫的人。生而知之者志於道，一般人辦不到，所以要定禮，遇到外面的色聲等都會動，具體為財色名食睡，一般人不禁止。佛、羅漢都不睡，普通人辦不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，此是禮，「興於詩」就是講你的志向。

「子曰：興於詩，」

七情一發動，定住志，詩引導你往這個範圍走。人必有言，詩言志，七情有善有惡，若志向聖人為定的目標，聖人有善無惡，所以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從前中國小說也有黃色小說、戲曲，但結果都是福善禍淫的，不要點看淫戲，以保存陰騖，淫戲也含有道，但是國家是禁止的。詩經中沒有，到了漢魏六朝還極文雅，唐詩男女的詩就多了，但也不是淫詩，晚唐便不行，至今日的詩則思無正。

詩有原則，性情往外發作時，怒也不能罵，必須具備「溫柔敦厚」，發怒也不

能超過必要程度，如某人不好，但說三、四成，其餘保有他的臉面，使他能改。

「詩言志」心有事，口便說話，不許你口亂說，但是沒有不亂說的。發牢騷改變為唱歌。工作時也有唱歌，如菱歌等，文人詠詩、吟嘯，沒有不唱歌的。今日的百姓不唱，因為洋歌不會，員警又禁止，唱了便滿腹氣消。若會作詩，詩言志，可以發洩怒氣。

古代有采詩的官，一地有一地的風俗，詩歌都不同，所以說是采風，可以知道這個國家的人情，這種詩為國風，可以知一國盛衰存亡。

唱，再配合樂，更和平，為了抒解性情。採取各國風謠後，並非全部要，而是選其中溫柔敦厚者，一選擇便定下了，就是雅。雅者，正也。雅言，書詩禮樂皆雅言也，孔子都用文話，也都與本國有關（風屬各國），所以學詩可以興觀群怨。再進一步是頌，頌揚讚歎，祭太廟用頌，達到立國的目的了，只能讚歎，如吳季劄觀韶樂說「觀止」。詩有三種體裁，方法也有三種，興，以他事引起此事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知道為何要作此詩。賦，直言其事，如關雎是興而賦。比，不直接

說，卻都是自性情發出。

詩六義：

一、風：言賢聖治道之遺化。

二、雅：正也。言今之正者，以為後世法。

三、頌：誦也，容也。誦今之德，廣以美之。

四、興：見今之美，嫌於媚諛，取善事以喻勸之。

五、賦：鋪也。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。

六、比：見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類以言之。

風雅頌者，詩篇之異體，賦比興者，詩文之異解。

「立於禮，」

七情往外發，如何能都中節？這就要禮了。「立於禮」，在禮節規矩上站立得住，平常人才能站住，要達到平常態度，非禮不能辦。不正常人，不能立，所以孔子說：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以詩引導，以禮齊之。若以政刑，則不當人是人。禮是恭敬大家，見人不合禮最多說說而已，這是君子、小人的分別。

「成於樂。」

立住禮還不行，國家祭天、祭大廟，凡是行禮，行禮就要奏樂。禮樂配合，樂為主體，詩是樂的詞，禮是樂的動作。還有舞蹈，所謂「不知手之，舞之，足之，蹈之。」成於樂，是成於性，性情成就溫柔敦厚，這必須日久天長的熏習，不是一時能辦到。禮樂不行了，才有刑法、兵事。古時候一上學，就唸詩，詩雖是教文學，文學還不是主要的，風雅頌，興賦比，都是聖人的道理。

【八·十】

子曰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（341）

有注解說，民，指孔子弟子，這種說法不對。後人還有說，孔子是愚民政策，這也不對。

禮樂刑罰自天子出，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，有位若無德，也不敢作禮樂，必須有位有德才能制禮作樂。幫助國家作禮樂的人，都是有名的人，都是為國為民，作的禮樂對百姓都適宜，容易實行。

禮樂的理論若叫百姓都懂，那辦不到，但是匹夫匹婦也能實行。禮樂的道理，連聖人也有所不能知。

譬如佛家，真如是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一用心思想就不是真如了，必得譬如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所以孟子盡心篇，孟子說：「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

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眾也。」

你們學論語，因為你們學佛的原故，不學佛不知中國文化的奧妙，學佛才知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。你們學佛，知道普通法門要信解行證，淨土宗是信願行，不說解，這就是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。

〔八·十二〕

子曰：好勇疾貧，亂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（343）

讀書，必須讀一行得一行的意思，長一行的見識。比如說世界很亂，因為是人亂，不是屋子亂。亂有原因，所以必須預防。壞的必須預防，好事必須先推動，例如金人銘：「熒熒不滅，炎炎奈何？涓涓不塞，終成江河。」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事情都是由漸漸而來，不是突然而來。

「子曰：好勇疾貧，亂也。」

儒家的學問都是辦政治，看這個人很勇敢，但不能安於貧苦，喜好享受，有困苦艱難便不能忍耐。富貴是人所欲也，貧賤是人之所惡也，要使大家都富有不可能，而且人們的慾壑難填，沒有底限。例如有一位鄉下人拾得一條絲帶，因此破家。自古以來帝王多提倡節儉，堯舜茅茨不剪，對於享受堯舜是不如你們，但是堯舜的人格反而勝過大家。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所以對於好勇厭貧的人，必須想法子安頓他。黃巢、張獻忠等人都好勇厭貧的人，防微杜漸的辦法，就是要教育人們知道「儉以養廉」的重要。

從前人用柴火，現今的人用瓦斯，從前飲井水，今日則是埋管取水，水火這兩件事，是人們日用的必需品，若時局一變動，瓦斯、電都停了，大家要如何活下去？這件事非同小可，從前兩軍打仗，就是先切斷對方的糧草、水源。你們要學長見識，這是第一條。

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

第二條與第一條有關，疾貧便是無仁，俗話說，可得罪十君子，不可得罪一小人。小人心量小，存在心裡忘不了，君子是犯而不校。無仁的人，人看他討厭，他心裡便討厭人，所以對無仁的人表面不能太過分，不要嫉惡如仇，否則你會造成天下大亂。佛家講忍辱，忍是對壞人，對好人、壞人要一律平等度，這雖不近人情，但有佛心，佛就是非人，情就沒有理智。

無仁的人，他看四下不好，便造亂了，比如共產黨以恨為出發點，從前的人得罪他了，現今的人誰敢得罪他？無論如何也會恨。

從前東觀有一個地方，因為看不起一位窮念書的人，後來這位窮念書人中了科舉，做縣官，從前被人看不起的事懷恨在心，便報復東觀這個地方，俗話稱這位知縣叫滅門的知縣。所以辦政治對壞人要多加包容。又比如，從前張獻忠在貧窮時到處乞食，有一位女人用足蹴他；後來張獻忠造反，到一個地方，就先剝女人的足，也是因為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」。

【八·十二】

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

(344)

這一章雖然只有三句話，但是細觀文理，議論注疏不少。記者多為游夏之徒，筆記之後再由他們修辭。

「才」與「美」如何講？又「驕」與「吝」要如何講？兩句有什麼關係？依朱注，講的不合理，而且也不合人情。

大家當求自立，要會自己看書，要會聽人講書。起初親近印祖時，祖師勸吾不要往外聽經，十年後，佛法有底子，聽各種人講經都不一樣，才知道祖師說的有道理。若眼中沒有分寸，隨便看、隨便聽、隨便信，危險啊！所以老子說：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，不足以為道也。

「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」

「如有」，假如有一個人，有才再有美，才是才幹，會種種藝術，美是辦不錯事，與惡相對，所辦的事都好，這誰做得到？周公，因為周公多才多藝。一個人的才美與周公一樣。才與美是兩回事，其他注解不如此說。

「使驕且吝，」

「使」，假若他驕傲，而且吝，一毛不拔，驕、吝也是兩回事。晉代的石崇與王愷競爭比富，他驕傲過分，何吝之有？又如王戎，是竹林七賢之一，家有好李樹，怕人得李子核種，都把李子核鑽洞然後賣出去，見人也都說好話。另一位和嶠有錢癖，一毛不拔，見人便恭敬、讚歎人。所以普通人大概是「驕則不吝，吝則不驕」，如今這一章說「驕且吝」兼而有之，這就不得了。

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」

「其餘」，其餘指什麼？有驕字就損了美，孔子的學問是教人學道、德、仁、藝，道德為首，這一章並沒有說周公之德。驕吝而有才，就會成壞才，曹操，王莽都是壞才。因為有驕，那美便不完善了，何況「且吝」！驕且吝的人不能進德修業，雖有小善，不足觀也矣。雖有一點小善，也抵不住大惡。例如學佛謗佛，改佛經，這就是「其餘不足觀也矣」。

正法時期，守戒就得成就，現今的弘一法師學戒，自稱不敢是學戒。虛雲老和尚、印祖、諦閑法師沒有一人說是學律，可見戒成就很難。印祖自稱粥飯僧，如今有什麼人學南山律？能學百丈律就了不得了，即使學了，又有什麼人守得住？若不能守律、證道，那「其餘不足觀也矣」。

學論語可以幫助成就修道，但是文以載道，所以文理必須先看明白。若眼中沒有分寸，隨便看、隨便聽、隨便信，就危險了。吾講書讓你們增長閱歷，不隨便相信書。下面還有難解的地處，例如鄉黨最末的「色斯舉矣」章，就是亂注，唯有朱子的注，說時闕疑可也。

吾的學問，不能與朱子比；朱子學問雖然好，但是見識不行。古來也有人看出朱子的錯，所以吾對於朱子有不滿意的地處。程子的老師周敦頤，學佛而弘儒，成就理學，學問很好，還會出這個毛病，何況我們的學問不及他們於萬一。

「之乎者也矣焉哉，安排好了成秀才」，文言文的虛字，我們就弄不明白，所以自滿就會招損。

程子說：「周公之德」，這個注解有誤，這一章是指「之才之美」不是說德。

宋儒改經，集釋的餘論有所辨明。宋儒是指周、程、張、朱，朱子大膽敢改經，若改的離譜，不可採取，餘論就找張南山的注，再沒有，便採取後人的公道話，例如四書辨疑。

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朱子也改「可」為「能」。

【八·十三】

子曰：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（345）

穀，漢儒注解為善，釋文解釋為祿，應當採取「祿」的解釋。

「子曰：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」

三年不至於穀，學三年，不在求祿上，這種人難找。

朱注把「至」改為「志」，不可改經。

〔八・十四〕

子曰：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（346）

「子曰：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」

「好」、「善」都是動詞，善是善巧，好學與善道可以對仗。對學習的事，唯有顏子好學，想求藝、求德，不好學求不到。好學必須先信才能好學，而且必須篤信才能好學。善於求道，必須守道至死不改，至死不變。例如學佛到死都不忘彌陀，就能往生。好學為了道，求道者必須好學。

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」

以下是對好學求道妨礙的事。妨礙好學善道，如危邦、亂邦就妨礙學道。危還不至於亂，已經不正常了，即使去危邦上學，秩序也保不住。亂邦是亂正在發作的邦國。

求學的人稱為遊學，出交天下士，入讀古人書，遊學必須到外國，若那個國家政治不上軌道，就是危邦，不必進入，例如現今的美國就不必去，學技能壞了心術。若在那個國家，例如有人刺殺總統，就不必再住了，一亂趕緊走。有注解說，

國家亂，作官的人走了，對不起國家。但是這一章不是說做官，而是求道好學。

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」

一個地處的邦國危急，一個邦國動亂，那天下的邦國都亂了該如何？這是假設的話，今日就是天下無道。天下有道則見，就該出來行道傳道。無道時，若出來就會碰釘子，例如老子、孔子、孟子都走不通，何況是我們？只有像蘇秦、張儀的混水摸魚，才可以走得通。所以天下無道時，可以隱藏起來。

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」

為什麼必須如此？為什麼不出來幹？因為出來就得富貴，不出來就會貧賤。若邦有道，貧賤而且不作官，則恥。有人身分雖然卑賤卻不貧，像生意人，所以這裡要加「且」字。國家好，百姓幸福，卻沒有你的分，你在其中盡了多少力？這是求學求道者的羞恥。

「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

邦國動亂，百姓能得到什麼好處？你卻大富大貴，還算是人物嗎？現今的人，有人會說：「我沒有直接要紅包啊！」這也不可以。所以吾雖是老窮毛，不感到羞恥。

〔八・十五〕

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（347）

論語當中有注解議論少的及太多的，吾都少發議論，一來是要幫助你們的行為，這是重要點。再者，你們自己以後看書，若沒有程度便看不懂，看論語紛紛紜紜的注解，更看不懂，因為你們連字也不識。詩有音有聲更難，音有四聲，你們也不認識，因為沒有學過聲韻學。例如禮記，你們若以現今的音來讀，不出三四章，就會有錯。現今這個時候，無禮無樂，若有禮樂，不可不學詩。從前太廟都要吟詠

詩經，從前吟詩都有譜，不可隨意唱，如今你們卻覺得奇怪。

這一章書，程朱就講錯了，後人有出來批駁。程朱的學問尚且有人來批駁他，程朱如日，吾如香頭，何況你們大家。從前吾曾讀十三經，而且老、莊、楚辭也是必讀的書。

「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

不在於一個地位上，那這個地方的政治，就別參加、別管，這必須大開圓解。你在這個地位上，例如警察局不能管法院的事，反過來說也是如此。雖然警局、法院都管百姓犯法的事，但是性質不一樣，這是大的例子。小的例子，例如在一個機關辦事，一人是辦財政，一是辦司法，如果辦財政到司法的辦公處，兩眼不可以看他的公事，以免日後公務外洩，要避嫌疑。

假若人來就教，只說原則，不說細節，例如哀公問何為則民服？孔子只答說：舉直錯諸枉。例如：蓮社、圖書館，各司其事，不可越權，不要替人作主張。俗話

說：「親戚遠來香，鄰居高搭牆」，他人的事不來找我們，不可多管閒事，例如人家家中吵架，你不要找上去。所以鄰里鄉黨來找，只為他說原則，因為辦好沒有功德，辦壞是你的事。

集解，孔曰：「欲各專一於其職。」若程子的注，發議論的地方與經文不相合。集注說：「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」，這不是注解的慣例，這章經文沒有君也沒有大夫。這是解經，不是發揮講義。張南軒說：「若有從吾謀者，則亦有時而可以告之矣」，但是這與經文卻不相合，經中本來就沒有分別君與大夫。如今的人又注經，又改經，可想而知了。易經說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何況是謀政！

你們學這一章，不要妄加替人出主意，人來問只說原則。答應人的事，就要為人辦好。若是著書，就不要妄加翻譯經、改變經。應知注經不容易，不可率爾，可參考「論語稽」。

【八・十六】

子曰：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。 (348)

這一章今天不能講，一來是你們不懂樂，而且你們沒有讀過詩經。再者你們又不懂六律五音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，現今祭孔與這毫無關係，什麼人定的也不知道。

吾只說對你們有益的部分，不多說訓詁。「關雎之亂」，之亂的「亂」與「亂邦不居」的亂，解釋相同嗎？祭祀的時候，有開始，有終結，開始簡單，合奏開始也是疏疏落落，到了後面才緊張。念詩經，有鼓瑟吹笙，笙最要緊，笙名笙簧，有一片銅皮，一吹就會動。奏其他樂器有間斷的時候，在音樂當中插入，但是笙不間斷，所以有笙歌，歌唱時只有笙配樂。現今唱戲以打鼓板為主，都由鼓簧指揮，叫鼓簧，如：ㄉㄉㄉㄉㄉㄉ，ㄉㄉㄉㄉㄉㄉ……，若鼓一亂，那全都亂了。

「子曰：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，」

太師樂懂詩，精於音律，由他領著起頭，所以是以太師開始，中間奏樂，最後為亂。楚辭最後為「亂曰」，亂時合樂，這裡指關雎等六章詩，最末時合樂為亂。

「洋洋乎盈耳哉。」

所以孔子語魯大師樂曰：「樂，其可知也，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以成。」

參加祭祀者都是合格的讀書人，必得先要試以射箭，已經身端正後，再習以音樂，使性情自然平和，如此心術必定不亂，就可以參與祭祀。

樂能改變人的性情，所謂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」。所以在戲中，紂王、夫差、董卓、曹操縱使壞，笑也不失儀態，莊莊嚴嚴的。若黃色音樂、熱門音樂進入學校，那是胡鬧，不是樂。我們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無權更改現今的音樂，但是至少可以「不為也」。大家可以學「四勿」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這裡有二百人，大家以身作則，就可以感化人，難道沒有聽過「武王

曰，吾有亂臣十人」嗎？

講書原來是為了幫助大家走上軌道，但是要明白文字也不是容易，至於內容要學著做，更不容易。凡事薰染力都很大，因為和職業都有關係，所謂「三句話，不離本行」，觀察他走路的動作，就可以知道這個人所從事的是什麼職業。唱戲的花旦等角色，下臺後的動作也會受影響，例如一個人唱包拯，下得台來，必定不會像孫猴子蹦蹦跳跳，所以中國以禮樂治國，他的力量大極了。

有人要我講詩經，豈可為言哉？

〔八·十七〕

子曰：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慄慄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

(349)

「吾不知之矣」，我就不懂了，孔子有修養才說這個話。

「子曰：狂而不直，」

狂者，心很直爽，心直口快，心中不會勾勾道道，不該說的也會說，這樣的狂者是好的。若是狂又不直，便無可取了。人為害社會就對不起社會，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，范仲淹到了夜晚，自己反省今天的工作若不及所得的俸祿，便睡不著覺。若出這等人，就能使世間得到安穩。

「侗而不愿，」

「侗而不愿」，侗，愚魯的人，呆頭呆腦，這是敦厚的人。愿，小心謹慎，若呆而謹慎，也有用。俗話說：「十個瘦子九個貧，就怕瘦子沒精神；十個胖子九個富，就怕胖子無屁股」，禹王就很瘦，卻一團精神。胖子要是再輕佻不穩重，就不得了了，瘦者多沒有富相，就怕沒有精神。愚人有愚人的用處，看門就把門看好。若呆頭呆腦，愚而好自用，不聽人的建議，自己喜好出主意，這就難辦了。

「慄慄而不信，」

「慄慄而不信」，慄慄，誠實貌。若像個誠實的樣子，卻不說實話，這是「色莊者乎」！

「吾不知之矣。」

「吾不知之矣」，我不知道。孔子要教化人，像這三種人便不能受教化。

三句以後，這是孔子的結語。這三條要自我反省，狂就要直，侗就要愿，倥偬就要信。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交朋友若有這三種人，要敬而遠之，若疾之已甚，亂也。

〔八・十八〕

子曰：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（351）

這一章書，程朱也是造謠。

你們以為有標點好，從前只有圈句，若要句讀就得請老師點句讀，所以三字經說：「詳訓詁，明句讀」，這是小學。如今的標點符號，大成問題。從前大學問家還不行，何況現今的人來點句讀！所以懂局的人，只是圈圈而已。集釋這一部書，也是如此。

「子曰：學如不及，」

這一章一讀一句，宋儒作一句讀，若作一句便很難講。求學如不及，才剛求學就好像學不到一樣，想追趕上人，好像趕不上人，不能成功。不及是趕不上，趕不上如何能說是失？所以應在「學如不及」下斷句。

「猶恐失之。」

「猶恐失之」，學東西不溫習不行，所謂「十年秀才如白丁」，十年不溫習，像沒念過一般。學新的恐怕來不及，既學有所得以後，還怕不溫習再失掉。

上一句還沒有學得，是初學。下一句，是已經學有所得了。

聽課之前先溫習，再來聽，力量就大了。例如講的不像注解，便知道講的人如何勝出，知道誰的學問大，所以說「會講不如會聽」。若不能先預習，至少等而次之要聽完後再看，恐怕還有失誤。

吾講論語，為了你們自己研究佛經時，能具有眼力，分辨注解的好壞、有沒有一錯誤，經過這種訓練，就可以自立了！

讀書要看「記性，悟性」，有這兩者才能進步，古人「入讀古人書，出交天下士」就是要採取比較。

子曰：巍巍乎，舜禹之有天下，而不與焉。（351）

這一章的問題，不只是句讀而已。舜接受堯禪讓天下，禹是受舜禪讓，這一篇說舜禹的有天下，並沒有說堯有天下。

「子曰：巍巍乎，」

巍巍乎，偉大到極處了。

「舜禹之有天下，」

什麼偉大？舜原來沒有天下，天下是堯所給的，所以舜有天下是很偉大。禹原來也沒有天下，而是舜所給的天下，所以禹的有天下也很偉大。集解說：「美舜禹也。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。巍巍，高大之稱。」

「而不與焉。」

子貢曰：「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！」這一章的「與」，注解說「不與求」，這種講法很好。若解釋作「無為」垂拱而治便不合適，否則下面有一章經文讚歎堯說：「煥乎其有文章」要怎麼講？再試看以後的數章，以及從前說巫馬期的終日忙碌等，對一對，就可以略知一些了。

舜、禹二人接受天下，沒有存得天下的心，也沒有參與得天下的計畫，心中沒有些事，得了天下並不在意，因為心不在此，是人送來的。

大家沒有學過文言文，害處很大，如今立法院又提寫字方向，要從左至右，可見以後更難了。

【八·二十】

子曰：大哉堯之為君也，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。煥乎其有文章。

「子曰：大哉堯之為君也，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。」

天很偉大，我們卻說不出天對我們的好處，但是堯都懂，堯取法乎天。對於天既然說不出好處來，舜也說不出堯的好處來，但是堯治理天下成功了。書經上記載堯有分配職務，任何事都辦得有條有理，都上軌道，上軌道才能辦事。

「煥乎其有文章。」

煥，說文沒有這個字，而是作「奐」，光明，很明顯的意思。文章，是做出來的事業。

任何事業都有規矩，例如觀看祭孔，有歌、舞、樂等，好處說不出來，這就是「奐乎其有文章」，但是觀禮那時你的心會亂嗎？條條有理。

堯治理天下，百姓作擊壤歌說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堯王對我有什麼好處？堯那個時候一切都自由，但是堯王有什麼好處你也說不上來。舉祭孔，就可以領悟，他的力量很大。

〔八·二十一〕

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予有亂臣十人。孔子曰：
才難，不其然乎！唐虞之際，於斯為盛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

(354)

現今的人，對於古書都有選講其中若干章，本來古書的編者是編的完整齊全，若選講只選其中若干書。學習必須有頭有尾，例如吾講禮記，禮記中有古人的典章文物，今若講禮記必須講考據，因為古今制度、宮室、服制都有變化。那從前的人

怎麼說？因為前朝還存有若干古籍典章，可以參考，只有小部分的差異。吾還記得同文書局出版的八股文，有大體文賦，小體文賦，又有夾帶的書，沒有一個錯字，十分珍貴，一般人買不起。可惜一把火燒了，假若現今還保存著，就是稀世古版了。

禮記吾是選著講，論語則吾依著經文全講，到明年恐怕還講不出來，只將重要點說出來，一則要使你們學做人，一來是因為你們文字太差。吾希望，大家心術正，而一切行動與他處不同，或有人能講說那也可以，不能講的只要有行動，便可以為大家的榜樣。反身錄的作者是懂道的人，所以認為不可拘泥於文字，不可求升官發財，吾希望你們能學文字，希望你們的行為都與他人不同，你們要是學到一個「呆板」便不錯了，合規矩就是呆板。

「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」

吾只為你們講有用的，不講考據。舜有臣五人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稷

為周的祖先，種五穀，開啟農家的開始，使人有飯吃，周八百年的天下，是他的祖宗種下的厚德。你們必須相信因果，凡事自做自受，這是正作用，還有副作用，對子孫都有關係，所謂：「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。小人之澤，三世而斬」，凡是五代同堂的家庭，都是他們祖上有厚德。

皋陶，當司法官，沒有後人，因為做司法，不論如何小心謹慎，他做刑官，雖然犯人不是他殺的，但是其中也有一分因果。後來再細查皋陶也有後人，但是後人很少。舜讓位給皋陶，不是先讓禹，皋陶逃走，所以才讓給禹。李者，理也，姓李的為皋陶的後人，吾也學司法，後來思之思之便不做了。

得這五個人而天下治，舜再有能力，也不能一手包辦，巫馬期的辦法會累死人，全在會用人。必須用人多，才可以無為而治，不是享福而不管事，而是有大家替他辦事，他只要看看、分配，就行了。這必須會善用人，才能如此。你要會用人才能當頭，只會辦事不能當頭，這一點極為重要。舜的有能，還要用這五個人，這五人很特別。而且這五人也用人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上陣時領頭的先衝鋒，回來時

最後進城，例如孟之反的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」。

「武王曰：予有亂臣十人。」

亂，理也，有條理，樂之「亂」，為音樂最後的合奏樂章，這裡當平安講。亂，若做「叛亂」，又是另一個意義。

「孔子曰：才難，不其然乎！」

亂臣就是治臣，十人中還有一個大問題，其中有一位是女人。這一節書是孔子下的斷語。如此大的天下，舜辦得天下大治，才選出這出類拔萃的五人，周朝也不過是十人，並不是各處都有人才。

孔子的主意在令國家用人才，把握人才，栽培人才。但是能以人格為主纔是人才，人才要以德為主，如曹操，那是亂才，有不如無。宋朝時有不少名臣，因為秦檜的出現，所以不被重用，令人扼腕。吾人雖沒有國家，也會做一個機關團體的首

長。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，蓮社到如今並不是靠一人的力量，例如倒茶，難道是吾辨的嗎？因為吾能認人。你們查說文「意」字，便能認人一、二成，你們不認人，不能認人，團體必糟，治家也不行，家有家規。各行都有規矩，就是古代的妓女，也都有規矩。唱戲的，稱妓女為大姑，所以不敢嫖妓女。當妓女的，也講倫理。今日卻有做父親的淫亂親生女，這是原子彈的時代。你們管好自己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必須懂人才，也須把自己培養成人才，吾應當感謝大家，聽吾講書、講經，吾不敢把自己不當人對待，恐怕對不起大家，所以吾如今不太敢辦壞事，因為你們管住吾的原故。你們萬萬不可自己不做人，不可以掛羊頭賣狗肉，這並不難，昨日我雖是壞人，只要一改心就行了。

「唐虞之際，於斯為盛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」

講到國家興盛，唐虞時期最盛了。「斯」指周朝，於斯，到了周朝，除了堯舜

那時的興盛，就是我們周家最興盛了。婦人，有的注解指文王后妃文母太姒，也有人說是邑姜，吾也不敢斷定，但是大概不是指武王的母親太姒，因為她那時太老不能渡孟津上陣伐紂。十人之中，還有一位女子，所以才九人而已。

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」

堯舜在周朝時人都知道，周興盛，盛在何處？周以後才有國史，興盛的理由是什麼？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周為諸侯，殷三分的諸侯有二分歸周，周依然率領諸侯事奉殷家不變，這是周的厚德，天下歸心於你，而你卻不要，如此可以說是「至德也矣」。

起初是讓，為什麼後來不讓呢？因為武王要「弔民伐罪」，救百姓要緊，所以孟子說：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」紂喪失人君的資格了，例如十殿閻羅有炮烙之刑，就是開始於紂王。

【八·二十二】

子曰：禹，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間然矣。（35⁷）

為了編輯的原故，說過了堯舜，接著說禹。

「子曰：禹，吾無間然矣。」

孔子說，說到禹，吾無間然矣。有間是還有不圓滿，若是無間，便是沒有不圓滿的。

你們必須先預習，其次是複習，若不預習、複習，不知其中的曲折，只聽吾講說而已，遇到事情懂得變化就少了。

孔子對禹沒話講，禹極為圓滿。聖人對人誰毀誰譽，說出來的是毀少譽多。孟子批駁人最多，批駁楊墨，墨子書裡有非儒篇，這是造因，孟子罵他是禽獸也。從

前人對孟子也有不滿，所以因果都有報應，起貪瞋癡都是對因果不信，是最大的愚癡。

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」

食是人生最大的事，其次為衣服。禹一生菲飲食，菲，薄也，飲食很節約。可是對鬼神祭祀，盡上全力，供品致潔豐盛，一點也不苟且，能致上最誠的孝心。非其鬼而祭之是謗也，這裡是祭天、祭祖等等。

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」

穿衣，指平素所穿的衣服不好，治水時就跟工人穿得一樣破爛。一個是祭祀，一個是上朝，兩件不同的事。大禹一上朝，公家的事一點也不隨便。黻冕，黻有二種解釋，今日之下也沒有了，從前的衣裳有十二章，上六，下六，日、月、星辰為三，又有龍、雲等，黻是在右下最後一章，冕是頭上所戴的冠。黻另一個意義為護膝，都在腿上。但是這二種解釋那一種是對的？這不可一定。

我們參加紅白事，穿整齊是恭敬人，禮就是何者該辦，何者不該辦。「寧要大家奴，不要小家女」，因為小家女所見的世面小，很難改正；大家奴見的世面多，改一改便會應對正了。昔日，大家庭的奴才，都懂規矩，所以科舉高中時找來當差的很多，而且願意找有年紀的。例如古人送客時，一到轎前，主人便快速回頭，恐怕客人不上轎；客人既上了轎，當差的懂規矩，迅速就走，恐怕主人多等。再者，同機關當官的，彼此熟悉，不能互相收編對方的當差者；必得轉到不認識的地處學了三個月，再用他，這樣就可以了。

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」

對於衣、食、住，禹王是吃一輩子的苦，住卑矮的宮室。從前是井田制度，田中的小溝為溝，洫為大溝。大禹對於人民的田地，百姓所幹的事，非常講究，盡力將錢用在田地上，這是愛民還是不愛民？

「禹，吾無間然矣。」

孔子再加重其詞，慎重慎重，叮嚀囑咐，說「禹吾無間然矣」。

以上幾章，都是講三代的聖王。

下一章，注解官司也不少，緣於不識字的原故。你們還必須應當知道，錯的都是如程朱等的人，他們尚且如此，所以切莫外表恭敬而內心驕傲。

子罕第九

〔九·一〕

子罕言，利與命與仁。 （361）

集釋到後面一章「子絕四」，你們自己試試看，看能不能看得進，若看不進去，這才知道佛學的重要，但是集釋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說。「子絕四」這一章，不學佛，便講不通，因為佛法專門說性。眾生皆有性，動植礦皆有性，那儒佛的性有

差異嗎？人以為漢儒只是訓詁，宋儒只是發揮微言大義，其實漢儒功多過少，宋儒卻妄改經文。你們認字不夠，吾也不夠，程朱也是如此，你們必須知道這個時代是中國文化脫節的時代。孔子述而不作，吾學佛十年之內不說空，初來臺灣，講楞嚴、法華中的空，用另一重講法，不然人聽不懂，或許會受害。禪宗呵佛罵祖都是經中的意思，用當頭棒喝，使人警覺而有所悟。六祖悟了道，五祖才向他講金剛經，用袈裟遮住窗戶為著怕不到程度的人聽了受害。後人讀論語而重視科場考試，所以古來聞道做人的很少。

「子罕言，利與命與仁。」

「子罕言利」，孔子少講利。「與命與仁」，常講命，常講仁，這種說法，文理似乎可以通順，但是在道理上卻有不可通的地處。

再者，這一章就只一個句讀：子罕言利、命、仁。既然孔子罕言仁，那孔子是寧願大家多為小人嗎？若仁少講，那論語這一書所說的是什麼？

「子罕言」，做一個句讀，意思是：孔子言仁最多，言性其次，言利最少。大家必須知道，論語這種文章是子游、子夏輩的文章，漢人尚且不能做出來。所以孔子廟，古代稱作文廟。

漢儒依訓詁講解，沒有發揮議論，這一章妙訣在「子罕言」。「鮮」與「罕」不一樣，鮮是少，罕比少更少，孔子罕言是輕易不言。

徐氏說文云，直接說為言，問答曰語，所以這部書叫「論語」。又，論語文中，有「吾」，有「我」，要如何講？論語，是二人的問答，所以不可稱為「論言」。

周禮春官是管學務的，其中有說：發端曰言，答述曰語。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，是有人來問怪力亂神的問題，孔子不說，沒人來問更不講。

這一章不必拐彎抹角，罕言是輕易不說，或許偶而也說，若都不說，那應說是「絕言」。利與命與仁，即使沒人問，孔子自己也有說的時候，只是輕易不說，例

如子畏於匡，孔子說：「文不在茲乎！」這說的就是命。

學論語，要學行為，不要亂改經、隨便注經，若弄不明白，而注經，可以嗎？學這一章，你們就知道不可以粗率看字。

〔九·二〕

達巷黨人曰：大哉孔子。博學而無所成名。子聞之。謂門弟子曰：吾何執？執御乎。執射乎。吾執御矣。⁽³⁶²⁾

「達巷黨人曰：」

有注解說，巷黨是巷，達是巷名，有人說是達巷。吾不講考據，志在教人做人，說達巷，說巷黨，只是爭執而已。臺灣小，著名的地名不少，例如山西有歷山，山東也有歷山，到底舜耕於那個歷山？有人說是指項橐，項橐七歲為孔子師，

是生而知之者。孔子以項橐為師，今人卻自己認為值得驕傲，肯向人學嗎？這點我們可以學。有注解以為「人」是指項橐，但是說「大哉孔子」，似乎不像是老師對學生的口氣。

「大哉孔子，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」

「博學而無所成名」，不這麼學那麼學什麼也不行，博學是學得多，什麼也學。成名，指成為專家而說。孔子沒有專家的名號，所學的都平等。

「子聞之，謂門弟子曰：吾何執？」

孔子聽到有人說這個話，便對自己的學生說：這話說過了。學問學時「執」最要緊，捉住不放鬆，固執才能成功。你們那一個人能「執持名號」？孔子說，我那一條能捉住，能得成就呢？孔子之道是「道、德、仁、藝」，藝為末，現今的人只有藝而已。民生主義就必須藝，你們會耕地、種菜嗎？學孔聖人不是學成書呆子，禮樂等等為孔子學的六藝，孔子除了談道以外，還必須講藝術。不論上陣與否，都

必須學射，再次為御、書、數。先學御，學生為老師駕御車輛，子弟為父母御車。再來學射，國家有祭典時，才能陪祭，分祭肉，便有地位了。

「執御乎，執射乎，吾執御矣。」

孔子說，我那一條專長，射嗎？還是御呢？才開頭學御，所以比較起來御車為專長。孔子以為專長是當一個司機，這種謙虛如何啊？

〔九·三〕

子曰：麻冕，禮也，今也純，儉，吾從眾。拜下，禮也，今拜乎上，泰也。雖違眾，吾從下。(363)

子罕篇記載孔子的事情很多，也有歸類的原故。這一章記的事情，也有用處。

這一章吾有準備，吾有吾的心理，書中有些地方有必要引證。今日之下，也沒有

冕。但是作文章上有用，而最重要的是下文。

「子曰：麻冕，禮也，今也純，儉，吾從眾。」

孔子說，古時的冕用綢緞，為絲織品。若從繭抽出的絲是細絲，若是麻必須披，有粗麻有細麻。「夏布」用麻做的叫麻紗，從前的海青多用麻紗，沒有用絲綢，湖南瀏陽、四川的夏麻很有名。冕有一定的重量，若用絲做成冕，絲必須很細，若紗帽用絲織便不行。以麻做冕是古禮，到孔子時候人們用純絲，有人說是因為麻賤絲貴，這可不一定。事情不是一成不變的，例如從前豆芽在大陸價格很賤，若以魚翅作底，就貴了。在山東吃綠豆芽配上火腿瘦肉貴過魚翅人參。素食中也以黃豆芽湯（高湯）為貴，所以貴與賤不在物品，全在工夫。因此用純絲做帽，比較節儉，當時也有人戴麻，也有人戴純，因為純絲比較節儉，所以孔子「吾從眾」，依從大眾用絲作冕。禮，並不呆板。

「拜下，禮也，今拜乎上，泰也。雖違眾，吾從下。」

上朝，在門外，還沒有登臺就要先拜，這是古禮，雖然還看不見君主，但是依禮不論看得見或看不見，都必須拜，這是對國君的禮節。

吾學法律，畢業於民國二年，那時候辦司法與辦監獄，各自獨立。五四以前，全球監獄，以比利時的制度最講究，檢查處所必先檢查廚房、廁所。監獄為小社會，各種人都有，從前監獄是懲罰主義，現今是感化主義，監獄有三尊，典獄長、教誨師、教誨堂，典獄長必須向教誨堂行鞠躬禮，尊敬教誨堂。從前皇帝坐輦到大臣的監獄，必須下輦，恭敬大臣這個地處，對地點尚且如此，對事也一貫恭敬。大學主張戒慎、慎獨，所謂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內地的城隍廟有匾「你也來了」，充滿詩的意味，到那時後悔就晚了。

拜下，就禮上要如此，現今嫌麻煩，在下面拜不拜沒人問，因為不懂慎獨。吾人念佛，懂這個嗎？佛的光照攝無礙，一個人獨自時，心中的思想，照的清清楚楚，何其嚴啊？管寧，上廁所失禮，就認為是過錯。叢林的戒，也是如此，佛家一個戒字就夠了，所謂：「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」。如今拜乎上，卻安然自在，人人

都拜乎上，你卻拜於下，孔子說：「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謗也。」雖違眾，吾拜下。若知道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，子曰，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就會講這一章，舉一反三很重要。

本來是麻冕，但是為了節儉所以用純絲，孔子從眾，因為只是質料不同而已，無關鴻旨。若如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」，孔子便不允許，為什麼？「我愛其禮」，關係禮節的存廢，所以孔子要保存。拜上拜下章，也是關係到禮，所以孔子雖違眾而拜下，愛其禮也。

〔九·四〕

子絕四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〔365〕

講論語不容易，這部集釋彙集三百餘家的注子，為什麼要先講考異、考證？從漢朝到今日的注解，這一章書或許有解釋的明白者，但是吾未見過。這一章經文不

是講文章，而是講道。必須先認識字，以爾雅、說文為主，但是爾雅在前，必須以爾雅為主多加致意。你們想要進步，必須自己來學才能進步。說文的注只說一個原則，各方面不能都說，但是必須以這一個原則來推演，若只依一個原則也講不通。宋儒講微言大義，漢儒講訓詁，人們以為漢儒囫圇吞棗，實在說這是漢儒他的好處，宋儒是妄作聰明，他們的微言大義是周濂溪教二程，二程教朱熹。他們只是懂一半佛學，但是私心作祟，說佛法的壞話，欺人實在是自欺而已。

「子絕四，」

今天必須先講考證，先說考異，因為講不通，所以必須先校勘。考異說那一本書多一字，那一本書少一字，但是這也不可靠，只能守這個範圍，考查此本與彼本那些不一樣，所謂不出其位是也，考「異」而已。考證比考異多，可以發議論，他說「意必固我」，卻沒有注重「子絕四」這三個字，而且說「毋」字是虛字，這就不行。「子絕四，毋」這四個字都有關係，例如「子不語」、「子罕言」都有大關係。

「毋意，」

先舉經義述聞，少儀云：「毋測未至」，不叫你測度還沒有來的事情。注解說：「測，意度也」，測是以意思推度。「毋意即毋測未至也」，毋意就是不要揣測未來的事。說文段注云：「意之訓為測度，為記」，意是揣測事情，「訓測度者，如論語毋意毋必」，毋意就是不要測度未來，那可以測度以前的事嗎？允許研究現在的事嗎？戴侗云：「心之起為意」，說文「意者，志也」，但是意與志是相同還是不同？常說「意見」、「意志」，但是也有說「志意」的。志從意來，先有心，心是如如不動，心一起便為意了，意起動往一處，不亂去，就是志，所以叫「志向」，孔子說：志於道。到志已經是第三步了，心一起亂跑就不是志，意要往一定的地方才是志。

集解說：「以道為度，故不任意也。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故無專必。無可無不可，故無固行也。述古而不自作，處群萃而不自異，唯道是從，故不有其身也。」志於道，意往道上走，不能任意到處亂跑。

朱注：「絕，無之盡者。」沒有到極處。「毋，史記作『無』是也。」，「意，私意也。」那公意就不是意了嗎？

朱注：「必，期必也。」希望必得要做到。

朱注：「固，執滯也。」那擇善固執該如何說啊？

朱注：「我，私己也。」處處為自己。

別解一，論語意原云：「子之所絕者，非意必固我也，絕其毋也，禁止之心絕，則化矣。」程樹德採取這個解釋，集釋說：「按此解最勝，恰合聖人地位。蓋僅絕意必固我，此賢者能之，惟聖人乃能並絕其毋。姑以佛學明之，能不起念固是上乘工夫，然以念遣念之念亦念也，並此無之，乃為無上上乘。」意就是念頭，一存這個心，這也是念頭，空也必須空。

這個說法極對，佛家的真理便是如此，所以要不思惡、思善，禪家的工夫是觀心，觀心的法子，心一起念頭，觀察自己所起的什麼念頭，心就定在所起的念頭

上，愈看就看沒了，這個念頭便消滅了，常常如此觀心。照顧話頭也是如此，因為觀心觀不去，所以改念話頭，隨便說一個話頭，不許分別，心裡口裡不許斷，這樣念話頭能證道嗎？周利槃陀伽念「菩彌」二字就證道了。這就是以念遣念的法子，把萬法歸於一個話頭，森羅萬象統統歸於「菩彌」上，那一歸何處？真如佛性當中無一，是真空，有一就不空。以念遣念，這個念也要遣除。

有人或許疑惑，那念佛又該如何？在此地所念不行，往生淨土以後聽聞眾鳥演法，風樹演法，所念的是音聲定。你們所看的彌陀經為實報土，得了定，再進一步為寂光土，生寂光以前念三寶，未往生前念佛，往生以後也念佛。念佛有四種方法，實相念佛才上寂光土，那是念而無念，以念遣念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

現今的人是真正不識字，字明明擺著，卻看而不認，這是不認。見而不見，那是瞎子。所以不可以無知而妄作。程樹德氏採取多少注子以後，才注重這個「絕」字。

集釋發明，引用焦氏筆乘說：「意者，七情之根，情之澆，性之離也。故欲滌

情歸性，必先伐其意，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，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。」第七識就是意根。前五識為第六所控制，而第六的根是第七識。要完全沒有七情才歸到性，這就是明心見性，以及所謂的「業盡情空」，情無，業也無了。想要如此，必須先伐除這個意，就是要不起念頭，如果意亡了，那「必、固、我」便不會傳轉生起。

心起謂之意。毋意，是不起念頭。心、意、志三字有所區別。憶佛念佛，雖然心已經動了，但是有一個定向，這就是志。孔子「志於道」，又說：「默而識之」。集釋注論語沒了門，唯有出示佛學，所以說：「禁止之心亦絕，空亦空也。」

這一章離佛學不能講，所以下頭依佛學來解釋。但是吾若寫成書，吾不用佛學。吾現今說二種，一是依儒經解釋，一是依佛學解釋。

「毋意」

集解：「以道為度，故不任意也。」孔子「志於道」心定於道，所以「毋意」，心不任意跑。

「毋必」

孔子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無專必也。」這是說外在的，行藏都歸在對方，不如說內心。專必是一定執著這一條，不用第二條，中庸云：「執其兩端，而用其中」，這是自己做主，在兩端量量，採取當中的。

「毋固」

孔子「無可無不可，故無固行也。」孔子採取中道。固是對某件事看對了，一定要這種看法，孔子雖然講究「主忠信」，又說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唯義是從」，若執著忠信就是「硜硜然小人哉」，孔子不固執。

「毋我」

孔子「述古而不自作，處群萃而不自異，惟道是從，故不有其身也。」這也是說外在。易經本來沒有字，只有畫畫，所說的文字都是注解，孔子繫辭說：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，萬物的精華成為一種物體，如何成的？遊魂變化的。遊魂是什麼？既是變來變去，何我之有！這都是孔子之言，都合乎佛學，只是言詞不同而已。

「毋意」

意就是情識，但不必說第七識，因為唯有大乘佛法才說八識，小乘只說六識。十善的「意三」便是指第六意識，這一章的「毋意」就是不起念頭。

「毋必」

必是偏見，是斷見還是常見？是色還是空？非斷非常就可以不偏見，毋必便是非斷非常。必是偏見，這是見惑的邊見。

「毋固」

固是法執，因為下文有「我」，所以這個「固」是指法執。孔子對古人的書，如殷因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，各代的興革，孔子只講其中的損益。麻冕改為純絲，因為可以節儉的原故，孔子也是從眾。孔子對忠信也不執著，例如「其父攘羊，其子證之」的直，孔夫子不贊成，而是要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這是沒有法執。

「毋我」

毋我，我就是我執。孔子不說我，因為我是遊魂為變。孔子講「仁」，都是依兩方面。孔子對曾子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我的道你得到了嗎？曾子說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忠恕就是道，是道的用，而孔子所言的一以貫之，是道的全體。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，這是自行化他。既然人是遊魂為變，魂會變形易貌，張三投胎為李四，張三的魂沒了，成了李四的魂，那一個才是我？有人說「神

我」，這也是邪見。

誠者，毋自欺，如今的人都是自欺而已，各位工夫現今如何？明明要你們好好執持名號，你作了沒有？不執持，如何得一心？又至心念一句佛，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為什麼不說是斷惑？罪業盡虛空遍法界，消也消不盡，修淨土的人沒有一人把業消盡。業盡情空，情空便是業盡了。若要消罪業，可以端坐念實相，眾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，若日光太微弱，罪業如何消得盡？黃河到冬至時要封河，天天出太陽，冰仍結著，不用橋也能在冰上行車。日光能融化冰雪，但是冬日所消的冰很少，所謂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。業消不了，罪業還有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纏身，業不消也可以往生。若要消業往生，難矣哉！能夠斷惑往生更好，若斷了無明，一往生就是生常寂光淨土，像彌勒佛一下生，當天證道，當天成佛，那不是更好嗎？但是在此之前，彌勒菩薩也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。

子畏於匡，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！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

(367)

論語一書，若按一本注解學，便是一偏之見，你們若不用心學，就會空過。講佛經固然不容易，而儒經也是聖人之言，也是經，也不容易講。儒、佛都證道，談的性，沒有兩個性，只是認識深淺不一而已。聖人懂，到了門徒多是一偏之見，所以說的會有錯誤。學論語幫助你們，但吾覺得所幫助的太小了。如今政府提倡論語，雖然有人講，至於講的好壞對不對，聽的人也聽不懂。論語這部書有三百餘家注解，太淵博了，論語一書也說文理，也說道理。講道理的自古就很少，講文理的也有對不對的差別。

自宋儒改經，大學一般注解多是講三綱，吾主二綱，都是胡言不對。大學都是經，宋儒所謂十傳，並不是有十傳。說前一章為經，後面為傳，這也不對，大學都是經。大學章句若依十三經的注疏本，就可以知道。講大學不懂道不行，如今講論

語，幫助同學的道，但是只講道也會偏，聖人說：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，離文理也沒有道，所以必須為你們講文理，要注重文理。你們若不用心，吾也用不上力，大儒還不認識字，何況是你們！朱子雖然注解錯的多，吾也不能與他相比。

「子畏於匡，」

「子畏於匡」，孔子在陳絕糧，在宋國的樹下講道演禮，桓魋派人把樹砍去。這一章與在宋或許是一樁事，但是吾不敢改，也不敢說必然是如此。

孔子周遊列國，到了匡，匡在那裡？考據紛紜，我們可以不必問。魯有陽貨（陽虎）要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送孔子禮物，孔子打探他不在家時候去回拜，在路途上遇到陽虎。陽虎不是好人，曾經坐著由孔子的弟子顏剋駕御的車，陽虎又貌似孔子，陽虎與匡地的人民結下怨仇，人民記恨陽虎。若干年後，孔子路過匡，御車就是當年為陽虎駕御的顏剋。匡人聽說是陽虎來了，便團團圍住。孔子曾微服過宋，有注解說，孔子為什麼能夠離開宋國？有神話相傳，這姑且不論，過宋那件事

與這一章相似。

畏，朱子注為「戒懼」。群經平議引，荀子賦篇：「孔子拘匡」，拘留，就是走不了的意思。所以史記孔子世家云：「匡人於是遂止孔子，拘焉五日。」孔子畏於匡，被拘留在匡。禮記檀弓篇云：「死而不弔者三，畏、厭、溺。」鄭注就是以「孔子畏於匡」做為證明，畏是拘囚的意思。

自講論語以來，看見古代大儒讀錯字、認錯字的很多，他們這些大儒著書立說，尚且如此。你們文理不行，少著作，若幫助證道可以。你們必須求證道。孔子是證道的人，尚且述而不作，未證道者所注的經，都是見思惑說的話。漢儒雖不懂微言大義，但是注的不錯，漢儒不像宋儒講微言大義，其實程朱也是不懂微言大義。

集解包咸曰：「匡人誤圍夫子。」誤圍就是拘留。被圍困的時候，也沒有飯吃，有性命的危險。孔聖人平時沒有做壞事，卻在陳絕糧、畏於匡、兒子、顏子都比他先死，孔子尚且如此。我們諸惡皆作，眾善不行，戒守不好，具有無始的惑很

多，念幾句佛遭到困難，就以為佛不靈。再看調達以醉象害佛，以石傷佛足，出外講經，受七日金槍馬麥的苦，佛尚且如此，何況我們。不能因為遭遇少波折，就不能抗拒困難，而不能成功，所謂「不遭魔難，不成佛道。」孔子在陳被圍，子路說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！」，孔子為了安慰其餘學生，孔子說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現今的小人，不到窮就濫了，有錢富有以後也濫。

「曰：文王既沒，」

「曰，文王既沒」，文王已死若干年了，為什麼稱文王？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文王的學問道德好，文王輕易不用百姓，蓋靈臺時，百姓都樂意幫忙，沒幾天就建成了。埋死人的骨骸，開始於文王。

「文不在茲乎！」

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文王有道統，使國泰民安，大家都得好處，這才是仁道。文王沒後，他的政策陳布在方策，那文王以後，誰來承

繼？孔子刪訂六經，每次出去旅行都帶著，所以孔子說：「文不在茲乎！」文武之道統，都在我身上。

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

再講天命，孔子說：「天之將喪斯文也」，若天不要這些道統。「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」，文王早死，後死者指孔子自己，因為別人沒有擔任這些事，孔子自己加上這些責任，擔任文化的傳承。孔子說，這些文化都在我身上，文王雖沒了，文化卻都還在，若天將喪亡這些文化，那這些文化就不會在我身上，我也見不到。文化既然是留在我身上，證明「天之未喪斯文也」，天沒想不要文化，天命想要留著這些文化。「匡人其如予何」，匡人比天命還能嗎？匡人能把我怎樣？

你們若真心求道，雖達不到孔子的程度，也要努力好自為之。孔子就希望你們都與他一樣。所以顏子死時，孔子比喪子更傷心。孟子說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」，

其實已經很渺茫了。

你們必得認真學，少看現代的著作，有困難不能退轉。不遭磨難不能成功，佛、孔子尚且遭難，何況我們？遭磨難，這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。

〔九·六〕

太宰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聖者與，何其多能也？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子聞之曰：太宰知我乎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，不多也。（370）

「太宰問於子貢曰：」

太宰，官名。春秋列國各國的官名不一定，宋、魯、陳、吳都有太宰（宰相），經文並沒有說出是那一國的太宰。很難考據，只說事就可以了。

「夫子聖者與，何其多能也？」

太宰說，孔子是聖人嗎？說到這便好了，下頭再說：「何其多能」，孔子為何什麼也會？這一句便糟了。

「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」

子貢辯才無礙，子貢說：「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」。朱子注：「將，殆也。」這一章不是這個講法。孔安國訓「將」為大，將猶將帥也。爾雅說：「將，大也。」

縱，任也。上天放任孔子成為大聖之德，並且還讓他多能，周公就是多才多藝，所以這樣說不算毛病。但是子貢的答覆不是如此，聖有聖的道理，不必多才多藝。

子貢說，固然天成就了孔子的大聖，而且又使多能，與周公之才之美差不多。

「子聞之曰：太宰知我乎？」

孔子聽說之後，說：「太宰知我乎？」「乎」是疑惑之辭，表示孔子不贊成，為什麼說我是聖人？就因為我多能的原故，所以我為聖人？

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

孔子年輕時貧賤，所以會做一些鄙瑣的事。「多能」，孔子說是鄙事，你們要注意「鄙」事的鄙。你們要齊家，要眾生得好處，只會鄙事沒有用。

「君子多乎哉，不多也。」

說到多能上，君子多能嗎？君子不多能也，君子不一定要會很多事才成為君子。有這個「乎」字，才有下文。孔子承認多能，但這是鄙事。君子多「乎」哉，也用「乎」字，這就是詩，就是禪語。

孔子恐怕大家學多能，不關心國際民生。

宋徽宗當皇帝時，才有水滸的宋江，占山為王。徽宗終日享福，什麼都會，詩、文、書畫都能，只是不能當國君而已。徽宗應該會的不會，不應該會的卻會。現今的人什也會，只是不能做人而已。

元、清都是外族，入主中原，都學中國文化，出了多少名人，都不反對中國文化，反對中國文化的只有中華民國，這是有歷史以來奇異的事。但是現今的國史館，一定不會記這一筆，將來的人便不再有人知道了，因為沒有信史。

李二曲、陳白沙、陸象山都是走學道的路。李二曲沒有老師，也沒有下場作官，都是自己拼命用功。諸位要「志於道」，道抓住了，其餘的事不會，也沒關係。

〔九·七〕

宰曰。子云。吾不試。故藝。
（372）

下面還有一段，原來是另一章，宋儒合為一章，不太妨礙，所以就會合一起講。

「牢曰。子云。吾不試。故藝。」

琴牢曰，「曰」、「云」都是為了使文理清楚，所以用「云」，例如孔子曰、詩云、書云，於傳有之等。

孔子說，我不見用。試，用也。才做官時為試用，然後再實授實缺。孔子說，我一輩子沒有人用我，所以學了一些藝術。

我們都是普通人，也就是常人，才能不能比別人高，但是必須在其中學一條長處，供給社會，不能當寄生蟲。若不是平常人，例如孔子、周公等聖人，孔子是聖人，也多能，周公也是聖人而多能，到孔子、周公就必得多藝。

你們學佛還是門外漢，若斷惑才入流亡所，入了聖流，外頭的夢幻泡影一下斷絕。如今你的心都被外境鎖住了，還沒有入門，何況是登堂入室。我們只到門口，

看到堂內而已。想到這，你們必須趕緊用功，這一生不能斷惑，這是一定的，但是生命在呼吸之間，命終便去六道往來，要謹慎。必得證到四果有無生法忍，三果也不行。如果證了羅漢，還須要普度眾生，度眾生的四攝法中有一條叫「同事攝」，若不多才多藝，如何能同事攝？所以什麼都是佛法。佛是文武全才，能夠擲象到城外，我連一根雞毛也拽不過，但是能拽一隻雞了，這當中有典故。

〔九·八〕

子曰：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（373）

子罕這一篇多是記孔子的動作，所以比其他的問答難講，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麼。

你們聽的時候必須學會把段落分清楚，古人不加標點，後人的標點，句法有很

多錯誤。你們必須注重文理，論語正義講的大意還不錯，朱注是連經也改了。

這一章所注的，吾不甚滿意，前面一章說孔子博學多能，如今卻說空空如也，順不下來。儒佛都講性，性有兩種嗎？

「子曰：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。」

發明引焦氏筆乘說，孔子心裡自己有所得，得什麼？「見聞識知，泯絕無寄」。見聞識知這四個字，泯絕而無所寄託，才是「空空也」，這「空空如也」四個字為最高的境界。

見，照見；聞，耳聞；「識知」為「覺知」，識是分別，覺是照。說「照」大家不懂，說「分別」大家容易瞭。覺，一般人有時會有錯覺，佛學說要正覺，從這裡舉一反三，若沒有錯覺，如何有正覺？

你們萬不可買櫟還珠，所以要知道事情都是很複雜，怕是買了假貨，不認真貨；對於真貨，只買它的空盒子，而棄置其中的真東西。吾也常買假貨，假的比真的

還好看，因為真的只說一方面，假的各方面都說，而且弄上花。

吾未見過「見聞識知」，只有見過「見聞覺知」。真如本性本無這些見聞覺知，因為見聞覺知都是分別錯覺。真如本性只有「照」字，比如：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沒有說：「分別五蘊皆空」。佛為無分別智，智有世智辯聰，為什麼六度說般若而不說智慧？因為智慧中有邪智、邪慧，般若只有「照」，照即是寂，寂即是照，若寂而不照是死的，照而不寂就亂動。誰懂孔子？孔子已經博學多聞，卻說「無知也」。這與「空空如也」，是一貫下來的，意思是說：「吾有見聞覺知乎？沒有也。」

「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」。禪宗說，心即是性，唯識宗把性與心分開來說，說八識，不說八性。孔子說，我有見聞覺知嗎？沒有，為什麼你沒有呢？沒有見聞覺知，那如何個辦事法？這點一般人不懂。

「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，」

「有鄙夫問於我」，鄙夫，沒有學問的人，所知不多，很陋的人，他來問我，問什麼事呢？事情很多而且千變萬化，所以只簡單說：「問於我」而已。

沒有見聞覺知就是空空如也，講空就不空了，講一句也不空，所以一講真如本性，便說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空是名相，心中有此「空」也就不空了，所以「空」不能講，連空也空，所以說是：「空空如也」，空空如也這才是沒有見聞覺知。

孔子因為是「空空如也」，所以說是「無知也」。依文法，必得將「空空如也」安置在中間，不可直接說。「空空如也」，扣「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」這一句。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」，扣「有鄙夫問於我」這一句。這種文章，如今的大文豪不能知道。若文字倒置，義味便全沒了。唉呀！不認字不懂文，如何講經？

孔子尚且述而不作，何況是我們！不可亂做亂看。

自己用時，一方面「執其兩端用其中」，與人來問，二方面要「叩其兩端而竭

焉」。這有什麼不同？

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

叩，及也，到了，就是「叩問」的意思。兩端，有利有弊，大小事都不簡單，都有利害，孤陽不生，一元化講不通，如喝茶也不簡單，你為什麼喝？便有個喝與不喝，茶也有許多講究，二只是代表而已，其實是多端。大主要處在利弊二字，利有大小之別，害也有大小之別，大小事都有利有害，所以孔子必得問他所問的事的情形，問明白了，兩邊都給你說盡了，至於如何選擇，主權在問的人。

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，「而用其中」是舜的決斷辭，不取空、有，取中道。孔子「而竭焉」，則是活動辭。舜是用中，孔子是竭，孔子與舜一樣不一樣？這一章句句都是精華。

集解比宋儒好。

為什麼一章當中，又說「我」，又說「吾」？集釋餘論引四書纂箋云：「就己

而言則曰吾，因人而言則曰我。——認字真不容易啊！

解脫就是空，言語文字都是空，都是相，不是空是什麼？

【九·九】

子曰：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。（375）

這一章書若不是教書可以不講，因為他裡面的考據很多，爭執很多。

「子曰：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」

孔子也沒有見過鳳鳥、河圖，這屬於考據，暫且不問。

鳳鳥，從前古書多有記載，所謂：「聖人出，鳳麟遊」、「鳳鳴岐山」，若沒有鳳，為什麼要造鳳這個字？伏羲見到河圖洛書，孔子信而好古，若孔子不信，如

何能為周易繫辭？繫辭下傳說：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」有河圖洛書才有八卦，若八卦不以河圖洛書為法則，那八卦從何而來？若沒有河圖洛書，那八卦便不值錢了。洋人不信，如今的人學洋人也不信。

「吾已矣夫。」

孔子因為魯國人西狩獲麟，麒麟死了，孔子自知不久人世，決定春秋絕筆。信佛就必須信佛的話，信儒便必須信孔子之言。

這一章經文，有注解說，是孔子說自己，在當時感歎自己的道不能弘傳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絕不是孔子想當天子。另外還有一說，孔子感歎周家衰落，沒有明王可以輔佐，道傳不下去。這兩種說法，吾不下決斷。

子見齊衰者，冕衣裳者，與瞽者，見之，雖少必作，過之必趨。（375）

「子見齊衰者，冕衣裳者，與瞽者，」

齊衰是凶禮的服制。披麻為斬衰，五服當中最重，齊衰也很重。孔子見到服齊衰的人，再見到冕衣裳的人。冕，喪服中也有冕，有注解說冕也是指喪服。有人反對，以為這一章是說三條不是說二條，以為冕衣裳者為朝服，吾採取這個解釋。

孔子看見穿喪服的，或是穿官服的。這二條都是說穿的衣服，下一句「與瞽者」，不是說穿衣，所以用「與」，以及眼瞎的人。

「見之，雖少必作，過之必趨。」

若這三種人是年少的人，孔子必作，作是動作。

過，你在他前面經過，或他從你前面經過，必定要疾行。

作是當時或坐著、臥著必須站起來，站著也必須換地方，所以主人見到客人來必得要起立。士農工商，士無恆產而有恆心，商為四民之末，但是從前的商人規矩不得了。商人童叟無欺，照料客人，規矩不錯，不管買賣成不成，進門便是客，今日的大總統也不如。你們今後好好學，從自身改造起。

見喪服的，出自同情心。見服公服的，為國家盡義務，如同今日之下的尊重憲法。瞽者是生下五根不全，包括身上其他器官不完全的人，可憐他，雖然年紀比我們小，也必須動作，表示同情。

「過之必趨」，從前走路有規矩，要學踱方步，學會各種步伐，才可以參加祭祀。在屋外，可以走方步，手也可以翔舉；但是在屋內，就要趨步，手不可以翔舉。趨不是快跑，是走碎步，怕妨礙人，趕快走過去，怕耽誤他的時間。上次說抬轎子的人，他們也懂得要趨步趕快走過去。

〔九·十一〕

顏淵喟然歎曰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，如有所立，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未由也已。〔37〕

子罕篇中所說都是孔子本身的事，內容藏著很多事，不留心看不出來。

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因為你們學佛不能入，所以講論語，讀過中國書的人比較容易領略，但不是就能進入。例如程朱離道就遠矣，因為學佛的原故，但是他們的心不在佛上，通道不篤，所謂「誠者，天之道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程朱在誠字上站不住，所以不行。學佛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仍要「信」，沒有這個信，也白學佛了。但是一般人所信為何？不知道，學佛信佛，是信泥塑木雕的佛嗎？你們若對這點能領略，那禪宗的語錄便可以瞭解了。

認字、句法，這一篇最多，前頭也有，因為不大談道，所以無傷大雅。若談道，便須講究，空過一字，差一些就不可以。這一章一字也不能空過，這點注意，後來就可以學著自己看經。

「顏淵喟然歎曰，」

歎，讚歎，有讚美的意思，又有歎息的意思，一者讚歎孔子，再者歎息自己。

你們用心求學，能超出古人的範圍者，那是很難的。

喟然，乃歎息的聲音。這個功課完了以後，勸你們去研究詩，詩中，喜怒哀樂，各種萬物，所發的音聲都有不同，都有代表的字，有很多狀聲詞。有耳不聽，等同聾子，聾子不能接觸聲塵，不是更好嗎？但是五根不全，不能證道，必得耳聰目明，而且又能照見六塵，但是要如何才能迴脫？要照中有寂。

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」

仰，佛的肉髻有無見頂相，仰是比喻，為什麼要抬頭？顏子學孔子，跟孔子學，一學，看見孔子的高，好幾次才可以說「彌」高，更高，無盡的意思。一上來是平視，再來是仰視，愈仰愈高，沒有盡處。

鑽，深處也是如此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。

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」

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例如茶碗各方面看都不一樣，是實在，又是空空。

顏淵學孔子，學孔子那一條？學孔子的學問，還是學孔子的為人？學飲食、起居、動作？終日在一起，觀察便學得會，例如伶界大王譚鑫培。你們連佛的表面都學不來，何況學內容，如果不往生，要怨人嗎？我們不學孔子，要學誰？誰也不學，魔來殺魔，佛來殺佛，有佛處快走過，無佛處不可住，所謂「愚人求佛不求心，知人求心不求佛」，顏子學自己，這點你們的程度還不夠。孔子有本性，顏子也有本性，孔子早明心見性，你撇開自己的心性，自己不明心見性，要學孔子，要

幫人明心見性，這不是胡說嗎？顏子不學孔子，他是學道，學性。心即是佛，以心作佛，大家求心不行，所以說是斷惑，這是方便話。斷惑就不必明心，所謂「但去凡情，別無聖解」，再更方便的法子，就是以淨業伏惑，純粹帶業，華嚴就是為這個而講，若說消業，難道連真如也要消去嗎？

集解云：「言不窮盡」，窮這個字很好，窮究的意思，不可窮盡，就是窮究不完。又說：「恍惚不可為形象」，是求的人自己恍惚，不是聖人玩魔術。可以參考集釋的（餘論），程樹德的按語說，二王都反對朱子一套，因為朱子不懂道也。

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」

循循，恂恂，恭順貌。順，隨緣也。集解說：「循循，次序貌。誘，進也。」次序就是順，亂了次序便不順，有條有理，看走對幾步，再用什麼方法，引誘他往前走。

孔子次次序序善巧方便的引誘人往裡走，用什麼引誘？顏子沒有得道，孔子是

已得道了，顏子跟孔子學道，還學得不徹底，只得一半，例如地上菩薩，只到十地還不行，還不及等覺，不像佛的究竟。顏子有如學到了八地，仰之彌高，像上阿里山，到了旅館，還沒到頂，雖然到高處也還沒到頭，所以「鑽之彌堅」，鑽不完，有如鑽喜馬拉雅山一般。蓮社是你們的母社，往後必須拿出實力來擁護。

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」

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，你們志在得道，你若悟了道，什麼也能幹，真懂道以後，什麼都自由，不妨礙你們幹一切。行住坐臥，莫非是道，即使拿屠刀當屠夫，也不離道。

文以載道，先找道的皮毛，要在文章上求，還必須去做。禮有一定的節度，過猶不及，禮是不過也不會不及，恰到好處。禮樂是配合的，樂也有一定的節度，該二拍子的，而打了一拍、三拍，都是亂了規矩。這是規矩，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，你們念佛不成功，因為不按節度，觀察他屋子裡的物品，今天置在此處，明日又變

到彼處，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所表現的就是如此，必得練習放在一定的地處，像從前的商店講究「動物歸原」。有人以為吾呆板，你們學吾呆板就可以了。這不是外表，求道與規矩、方法都是文，所謂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」到最終都是為了解明心，這便是約禮。

「欲罷不能，」

顏淵學到此處才覺得欲罷不能，得幾分就得法樂，便喜歡，所謂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」時習以後有所得，有法樂，想放下也放不下，放不下就去幹，有多少力量便將全力都盡上。

「如有所立，卓爾，雖欲從之，」

立是顏子的謙恭話。孔子三十而立，立是不搖動。五根五力，這是初步，顏子不止如此。卓爾，超超然，道得一些了，順此往前進步，這才愈進愈高，愈鑽愈堅。

「末由也已。」

順從往前走，「末由也矣」，也還沒有得到究竟。

（筆解）說：「此回首自謂，雖卓立，未能及夫子高遠爾。」回首是已走了若干路，才說回首。這回首二字很好，韓昌黎比宋儒懂文。

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」，顏淵知所立卓爾了，但還不可以行權。權，唯有聖人能辦，才不會錯了規矩。有人可以共學，有人不屑教誨。孔子說：「可以共學，未可以適道；可以適道，未可以立；可以立，未可以權。」立於道，有道的人並不呆板，必須善巧方便，有正智才有權智。佛經說權智的占十之七八，權很難辦，不是我們所能做得到，我們只要依聖言就可以了。聖人才能行權，才能善巧方便，像「其父攘羊，其子證之」，孔子說這不對，應該要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」，孔子隨心所欲，與道合一，自然不踰矩，這才能用權。

顏淵不僅不學夫子的人，也不學夫子的道，反身錄云：「謂顏子從夫子學則

可，謂為學夫子之道，非惟不知道，並不知顏子矣。夫道為人當由之道，存心盡性之謂也。」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學為了求道，並不是為求名利，求他人求不出來，自己吃飯自己飽。

文指什麼？如何博文約禮？這一段要大大的研究。維摩詰經，菩薩責斥舍利弗，行住坐卧，莫非是定。孔子的語默動靜，莫非是道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禪家的乾矢橛、麻三斤、庭前柏樹子、吃茶去等，都是道。有一定的規矩，便是禮。所以反身錄云：「莫不有當然之則焉，皆禮也」，心存乎道，到此就會明白。

反身錄云：「一一晰其當然之謂博」，所以一切一切都必須練習有次序，練久了之後，自然不會做出昧良心的事。不必三藏十二部、四庫全書才是博。「隨所博而反躬實踐之謂約」，規矩就在你手裏，事事讓它合乎規矩。說話動靜都有一定的規矩，你們要將心練成次序心，教學生就是教你自己，所以要拿出良心來教學生。一切都按規矩，規矩就是一，就是約。實踐時，若身口意都收起來在一處，要如何亂？

這一章「仰」「彌」「立」三字，如詩的眼睛。

〔九·十二〕

子疾病，子路使門人為臣。病間，曰：久矣哉，由之行詐也。

無臣而為有臣，吾誰欺，欺天乎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？

(379)

論語二十篇，集釋注解的很多，所以每篇分上下而成四十篇，子罕篇上已經講完了，今天說子罕篇的下篇。其實一章講十遍也不為多，因為集釋把每一章用十門來分開解釋，很用苦心，每一門都重要。不僅要能夠得一點文理上的學問，其中還有孔子的道，若只學文學，就不能學得很通。如果志於道，那文學也隨著會學好，若只重文，道與文都學不好。

這一篇若用心聽，等於聽佛經，宋儒開啟儒佛的爭端，各樹門戶，把儒佛分為二，宋儒有學問的人，去看佛經，佛經成了世間法，無學問的，只是學文字而已，可惜！

這一篇說孔子的行為，注解注的很糟。你們沒有學禪，也不懂淨土宗的妙處，禪宗祖師懂。若懂佛家的禪，研究這一章的助力就很大，懂子罕篇，就可以讀五燈會元。這一章有能講的，有不能講的，懂這一篇便懂得禪。有體有用，體一而用萬。體，佛也講不出來，全在自己悟。五燈會元多講用，但是用也不能講，因為一體萬用的原故，所以有些用也不能講。

「子疾病，」

疾病這二字，不是重三疊五，疾是才剛生病的時候，漸漸重了為病。有由輕而重的病，有一得就是重病，例如霍亂。孔子原來是小病，後來病情漸漸重了。

「子路使門人為臣，」

子路是大學長，要預備後事，古時「祭之以禮，葬之以禮」，什麼身分用什麼禮來祭祀，例如周成王賜魯國用天子的禮祭周公，但是三家為大夫，也用祭天子的禮祭自己的祖先，所以孔子說：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」用天子禮祭周公已經是不對了，何況是三家？合禮，天下就不亂，不合禮，天下便大亂。若論報恩，誰也有恩，所以不可以這麼做。

孔子做過魯司寇大夫，退休了就一切依大夫禮，若中途辭官，便以士的禮祭祀。如今沒有這等禮，所以不必詳考。子路想用大夫的禮祭孔子，要有兩個家臣。諸侯就有家臣，祭祀時家人作不了主，例如在曲阜的孔廟，祭廟時孔家人可以主祭。若是在山東省城的孔廟，孔家人便不能為主祭，因為那是公家，必須由有爵位的山東巡撫祭祀。祭周公可用家臣，但是三家為大夫，也有家臣，大夫也相沿有家臣。子路以為用士禮祭孔子，對不起老師，所以用大夫禮而用家臣。大夫用家臣已經錯了，何況孔子並沒有做完大夫的職位，應該用士禮。孔子沒有家臣，便由學生當中選出兩人做家臣，像今日的治喪委員會。其實公家才能如此然，否則各家有他

們的孤哀子、比亡者輩分高的護喪者，何須用到你？

「病間，曰：」

間，間斷，指孔子病較好後。

「久矣哉，由之行詐也。無臣而為有臣，吾誰欺，欺天乎？」

「久矣哉」，照應「疾病」、「由之行詐也」。

「由之行詐也」，聽其他人說這件事，於是孔子責問子路。孔子說，仲由，你辦假事，行詐，不依正正當當的走，我已經辭職了，可以用士人的禮為我辦喪事。我沒有家臣，卻為我安置家臣，不是違背禮嗎？你害我，用大夫禮其實就是用諸侯禮，我要欺騙誰，欺騙看出殯的人嗎？還是欺騙天？其實是騙良知良能，欺騙心。

「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！」

「且」，而且。與其讓我死在假臣的手上，我可寧可死在學生的手上，因為一輩子我都是規規矩矩，如今這麼做值得嗎？你以學生的身分為我辦喪事，名正言順，正確是對的。

「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？」

「且」又、再的意思。我縱使只出小殯，不能出大殯，或者穿衣等一律都不整齊，沒人管，我還不至於死在道上，即使死在道上，也比不合禮強。這等事不必要好看，死了為什麼要好看，難道是拿死人比賽嗎？

曾子為孔子的學生，臨死時易簀，若死於不合禮上，死也不瞑目。黔妻活著的時候，魯國齊國都請他去做官，他都不出去。死的時候，他的妻子不願斜蓋他的被子，雖然被子太短沒法蓋覆全身，也寧可把被子蓋得端端正正。

吾為你們講艮掛，不要你們發展，只要保持常態就可以了。看歷史，漢以後的大儒，即使是朱子等人，他們的學說也受到國家的禁止，因為遭妒忌，所以不看歷

史，便不知這些事。

〔九·十三〕

子貢曰：有美玉於斯，韞匱而藏諸？求善賈而沽諸？子曰：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善賈者也。（381）

子貢這一章，若懂詩、禪，吾不說你們也懂這一章，你們就當作詩禪來聽。

「子貢曰：有美玉於斯，韞匱而藏諸？」

前面述而篇，有子貢問：「伯夷、叔齊何人也」章，現今是孔子辭職了，周遊列國，什麼事都不做時。子貢問：有一塊好玉在此，把這塊美玉放在櫃中。韞、匱兩字相同。而藏起來。

「求善賈而沽諸？」

賈，音ㄐㄚˇ，有注讀「沽」。商與賈不同，商者，商也，到處去買賣，賈者是坐在一處不動，人來買，或遇到識貨的賣給他。沽，賣也。

「子曰：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善賈者也。」

孔子說，我賣給他，我賣給他。重複兩句，加重辭氣。下面又加一句，「我」，孔子點破，我待賈而沽者也。

人有相當的能力後，有人遇得到賞識，有人不能遇到賞識，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」學習原本是為個人，先將自己栽培好，有人來沽就賣出，否則永遠放著。「人不知而不慍」、「不患人之不已知」，就怕自己沒有東西賣。縱使賣不出去，也必須栽培好。

賣出去，也有不好的，例如岳飛三十九歲時，直搗黃龍在眼前，宋朝眼看要滅

掉金了，辛酉年三十九歲卻被賜死，遭到如此後果，也太奇怪了。那些沒出去，在家的人，反而比岳飛好。今年是辛酉年，你們今年可以為岳飛默悼。

講論語是世間法，世間法做好了，就露出世間法。

〔九·十四〕

子欲居九夷，或曰：陋，如之何？子曰：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！（382）

「子欲居九夷，」

「九夷」，說法不一，有注解說是在中國以內，有人說在中國以外，在偏僻的地方。孔子不是發牢騷，大道在此地行不通，可以到他處。例如殷有三仁焉，三仁之一的箕子到韓國去開闢。孔子說可以到他處去，「欲」是意思中有這個意願。

「或曰：陋，如之何？」

「陋」，不是衣食陋，而是沒有文化，沒有禮義，不懂仁義禮智。臺灣現今繁榮了，應當說那一邊呢？

「如之何」，那這地處怎麼樣？

「子曰：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！」

孔子說，有道德學問的人去住，還有什麼陋不陋的呢？朝鮮的文化是箕子開拓的。劉禹錫的陋室銘根據這一章，他只說：「何陋之有？」並沒有明說：「君子居之」，說自己是君子，否則就成放肆了。你看人家的文章怎麼樣？

諸位好好學，真正學好，各盡其道。有人來請你去講，就依著這個講。謝東閔副總統印論語，發到各寺廟講。但是他們或許以為這是外道書，而把論語丟棄了。凡事，要各方面都顧到，知己還要知人。

〔九・十五〕

子曰：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（383）

現今的國家無禮無樂。

「子曰：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」

孔子說，我在衛國回到魯國，然後樂才上軌道。如何上軌道？「雅頌各得其所」。

初學先在句法、字句，看進眼裏。進一步要在字句以外讀書，必得舉一隅而以三隅反。

詩經有風雅頌，風是從各國采來的詩，原本不在數中，詩經大主意都在雅頌上。「各」為詩眼，指雅與頌。

有注解說，這一章指音樂，其實有樂就有辭，例如吳季劄觀樂，都說詩經中的那一篇，吹打都有歌辭，否則樂豈只是八音等等嗎？所以作詩，必得配上音韻。

有注解說，只說詩章，那為什麼又要提雅頌呢？

應該是連樂器，連詩章，一起配起來，各得其所。

詩不可以輕看，「雅是雅，頌是頌」。《詩輯》云：「風，優柔委曲，意在言外，風之體也。雅，明白正大，直言其事者，雅之體也。」頌是祭祀樂歌，用之於宗廟。集釋的「按語」，說得很詳細可以參考。這一章吾所講的，就是依皇侃的疏。朱注，沒有說出長短，但是也沒有注明白。

【九·十六】

子曰：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，喪事不敢不勉，不為酒困，

何有於我哉。（385）

這一章沒有恰當的注解，吾必須注一注，對錯與否吾也不知道，但是要能講下去，吾以孔子的事跡來證明。

先講「何有於我哉」，注中有四種說法，都講不下來。例如「何陋之有」，何有中間的「陋」，意思就是不接受「陋」字。

「於從政乎何有」與「何陋之有」，不同講法，另外如「於從政乎何有」，這是孔子不肯定的話，不接受，也不拒絕。「何陋之有」是肯定辭，不接受的意思。所以「何有」，是不接受的辭語。

「何有於我哉」，吾採取不接受的意思，指上面的四條，那一條我有呢？這是孔子不敢承當的話。

「子曰：出則事公卿，」

「出則事公卿」，孔子見冕衣裳者與瞽者，孔子還必須起來，像皇帝過宰相的位子，要向位子敬禮，這是何等的恭敬！禮記及鄉黨篇，都有詳細記載孔子的威儀。集注，說的很糟，說這四條「其事愈卑」，這四條怎麼是小事？這是大事。

「入則事父兄，」

「入則事父兄」，父孝兄敬是小事嗎？有人問：「子奚不為政？」，孔子說：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奚其為為政？」在家孝父母友兄弟便是大事。

「喪事不敢不勉，」

「喪事不敢不勉」，孔子說：「祭之以禮，葬之以禮」、「慎終追遠」。孟子說，父母之喪是大事。

「不為酒困，」

「不為酒困」，禹惡旨酒，書經五子之歌說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彫牆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」所以不被酒困是大事。

「何有於我哉。」

這四條，孔子不敢承當，是孔子的謙虛。

〔九·十七〕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（386）

此章絕不能講，說的都是胡說，說這一章是詩，說是禪，都可以。詩，古人只講表面，內容無法說。

「子在川上曰：」

孔子在川上，川與河有差別，山間的水叫川，水長流不斷，千字文說：「川流不息」。孔子在川上看水，只說兩句。

「逝者如斯夫，」

「逝者」，若說「逝者」是川水就是不通。以下的「如斯夫」，這是離川水說「逝者」，說世間一切的事物。如佛經所說「萬法無常，成住壞空」，就跟這「逝者」一樣。這像「指其掌」那一章，孔子指著這川水，萬物的無常就像這川水一樣。逝者，不是僅僅指人死而已，一切都有死，就像這個川水一樣。

「不舍晝夜。」

「不舍晝夜」，舍，說文：「止也。」死就因為不止，若止便不會死了。白天走，晚上也走，不住的走，萬法無常，剎那不停留，這就是三心不可得。不舍晝夜，天天如此。

臨死也不可離道，離道就不能往生，孔子臨死不許有家臣，曾子臨終易簀，都不離道。

(集注)說：「天地之化，往者過，來者續，無一息之停，乃道體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見者，莫如川流。故於此發以示人，欲學者時時省察，而無毫髮之間斷也。」這個可參考。「往者過，來者續」就是非斷非常，這是佛法說的。「欲學者時時省察，而無毫髮之間斷」，這則是多說。這兩句經文，不可加注。一體萬用，注了就糟糕。

逝者，就跟這一樣，沒停止的時候，一體萬用。孟子所說的就是有本有用，孟子說，「源泉混混」這是本，「不舍晝夜」這是用，實在說源水與流入海裡的都是一樣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」，不可離的就是體。

〔九·十八〕

子曰：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——（387）

先考據為什麼孔子要說這個。這有根據，講起來比較落實。孔子在衛國，衛靈公的夫人南子，靈公懼怕她。某次靈公與南子同車，孔子坐在副車，南子想見孔子，南子是主，孔子是客，這很麻煩。靈公和南子坐前車，孔子坐在後車，同時出發，一起同行，孔子不以為然。孔子是出來辦事的，跟他們一同去兜風，作什麼？史記記載這段故事，說：「子曰：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「子曰：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孔子不說：國君要恭敬有德的賢人，還是看重女色要緊？孔子不會如此粗野說話，孔子很有分寸。上學之後，說話要有分寸。孔子只說，吾未見能把好色之心換成好德之心的人。

德與女色，那一條重要？德，指有道德賢能的人。這對普通人用不上，普通人好德有什麼用？好色又怎麼樣？這是一般的說法，吾說吾的意思。
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。尊敬賢人，只要去好色的心而尊敬賢人，這是對國家有辦政治的人說，國君就應該如此。普通人交朋友也必須結交賢友，若好女色就不行。」

「賢賢易色」那一章，說話的人是指第三者，而這一章孔子是當事者，所以改賢為「德」字，否則孔子指自己是賢人，便不妥當。什麼人也有德，換了一個字，就不同了。這件事指靈公，孔子歎息這個國家無道。

我們可引這一章為警戒，無友不如己者，人在社會是合群的動物，不論男女，

品性不端的朋友不可以交，交久就受他薰染，沒有好處。

〔九・十九〕

子曰：「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篑，進，吾往也。」（388）

簣，考據很多，有的作匱，古字與今字等等不同，我們不講這個。既然都是盛土的器物，不論從「竹」、從「匚」，或是現今用化學塑膠物，不必太多考據，都是土籠的意思。

「子曰：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」

山是最高的，山也是土石的集合體，中庸說，山是一拳石之多，佛經說是和合相，二者意思相同。例如要堆成十丈的假山，一百簣土可成山，若只堆九十九簣便停止了，就不成功，還不夠一丈。那是什麼人使山不夠一丈？是你自己。

「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。」

又如平地，倒上一簣土，雖然很少，倒上一簣土，便已經不平了。一簣的高度，想使它繼續再增高，也是你的力量。進是再加的意思，你去幹就成了二簣土。

這一章指不論什麼事，全在自己幹，不論大小事，若一天賣花生，一日賺二

元，就多了二元，若不去賺，連一元也沒有，這是勸學的意義。沒有學問，像是平地，為什麼不念一本書？念一本就比平地高，再念就更高了。有了學問，學無止境，到了聖人也還要學，成佛也得乘願再來度生，也必須學，若到等覺就不學了，也不行。

你們學三十年，有三簣土了，離一丈還很遠，進步太慢了。跟我學，不如找比我高的，一日就可以學三簣土，進步慢，要怨你自己。有些地方三簣土也沒有，或許有半筐，卻撒了一地。兩下比較，高下立見。時不再來，機不可失，時局不許可，縱使時局許可，壽命也不許。或許幾輩子有警覺，但是也沒把握，必須自己有把握，工夫到了便知有沒有把握，工夫有或沒有，譬如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〔九·二十〕

子曰：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！（389）

「子曰：語之而不惰者，」

這一章爭論很多。語，是說話的人，必須有聽的對方。惰是，說者怠惰？還是聽者怠惰？聽者是顏子，但是說者或聽者，是誰不惰？這有二說，一指孔子，一指顏子。

「其回也與！」

集解，漢注比較好。顏淵瞭解，所以「語之而不惰」，其餘的人不瞭解，所以有惰語的時候，有不願說的時候。惰指說者，採取這個說法，採漢注，這與聽的人有大關係。教的人以教學為他的興趣，必得教人，這是儒家的話。依佛家說，學佛必得當菩薩，不要當羅漢，不度眾生就不能成佛。例如你們聽論語不受限制，但是必須能變變樣，講的人就高興，如何高興，或許看不出，吾講論語所為何來？吾是個人的興趣，所以教而不疲。你們若聽課打瞌睡，教的人就無興趣，若大家一步進步，吾賣命也教。學習必得要求老師，書經說，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己若者

亡。

【九·二十一】

子謂顏淵曰：惜乎，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（390）

止，有二種說法，一當止住，一當到極點，兩者都可以通。

「子謂顏淵曰：」

顏子的好處在那裡？全部論語首字就是「學」，可見學的力量很大。因為生而知之者少，所以必須「學」，孔子一生提倡學，孔子說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無。」除了顏回以外，沒有這麼好學的，其餘的人雖學，卻不如顏子的好學。

「惜乎，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」

這一章是孔子對他人說，不是對顏回說。顏子這個人可惜了，我只見他步步往前進，沒有見他有停止的時候。

另一種說法，為什麼顏回可惜呢？因為他往前進，卻沒有到達極點，不能與孔子平等。這種講法也可以。

你們學這一章書，要知道，幹什麼都必須幹到底，你們做人不可失了人格，切莫有人樣，而沒有人的格局。大總統也必須如此，否則曹操為太上皇，王莽為新天子，這種背叛國君的人叫賊，人格不夠不是人。假若一點壞事也不幹，就能保住人格，這是世間法。若保住人格學佛，往生才有把握。

【九·二十二】

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，秀而不實者有矣夫。 （390）

這一章不必特別指說是顏子。

「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，」

苗，種五穀才剛冒出生的叫苗，長了穀穗為秀，農歌說：「六月六看穀秀」，秀，是長出開花有子了。

「苗而不秀者」，冒苗卻沒長穀穗，有這種人。有矣夫，都是虛字。孔子說，現今的人上學，有人長出了苗，卻不生出秀穗子。

「秀而不實者有矣夫。」

還有長出秀，但種子不結實成熟，打不出糧食來。這兩種學習都不成功，與前面那一章一樣，做山少了一簣，便不成功。

總之，你們幹什麼事總要自己要有把握，幹到底，達到極頂，不要損失人格。如何不損失人格？要能不損害人，處處講恕道。而學佛必得往生，末法唯有修淨土法門可以成就。學佛必得求當生往生，不往生是沒結果，所以學淨土法門必得要有把握往生，若不能成就，便是「苗而不秀，秀而不實」，這要幹什麼？

【九·二十三】

子曰：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矣。⁽³⁹⁾

「今」，有注解是指孔子，有的注解說不是指孔子，吾採取不是指孔子。因為若與孔子比較，就很難做人了，採取好講合人情的。

「子曰：後生可畏，」

二十歲以下為後生，二十歲以上是成人，三十就要辦事了。「可畏」，不能小看他，別瞧不起他，他或許可以比我們好。為什麼？

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」

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」，怎麼知道他將來不如我這些人？所以不敢定說他不如我們。

「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矣。」

所以心裡必須謹慎，但是後面要加一個限度，若四十、五十歲，他的學問還沒有成就，人們還不知道他，那就不須畏懼了，將來也不會有什麼大發展。集釋考證，引大戴禮說：「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，即無藝矣。五十而不以善聞，則不聞矣。」

三十要學，三十而壯，四十而強，還沒有對社會有利益的事，到了五十而無善

可聞，那再幹好事的機會便少了。

曲禮說，二十而冠，三十而壯，四十強而仕，五十而艾。艾是頭髮半白半青，人生到百年，五十已經活一半，不是老了嗎？而且人生七十古來稀，活到五十，誰敢保險再活二十年？五十就可以開始養老，到六十歲退休。內經說，五十歲以後還有生孩子的便少了，所以諺語說：「四十無子晃一晃，五十無子無指望。」其實到六十二以前還可以有孩子，但是已經衰老了。女子到四十九歲「天癸」絕，男子到六十二才「天癸」絕。

學問有二，道德與文學，尊德性是道德，而道問學是文學，若道德不成就無法往生，你們如今也有四十的人了，想想這一章經文。說句開心話，亂世勞苦，壽命比較長，活到七十不難，太平很幸福但是壽命反而短，鄉下人壽命就比都市人長。道德、文學兩大學問，道德很難，而中國的詩為文學之祖，方法很多，會一、二、三種不中用，必須全部方法知道十分之九才能講詩，不懂這些方法，以為詩錯了，那就是外行，一部分不知道也不能講。黃庭堅改李白詩「人煙寒橘柚，秋色老梧

桐」，為「人家圍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」，歐陽文忠想改〈題破山寺〉「曲徑通幽處」而不能。其實，李白與常建都沒有錯。

老來也還可以學，孔子家語說，老年而學，如秉燭夜行。佛經說，千年暗室，一燈即明。所以要知道佛的學問，所謂「世間一切佛盡知」。高適四十歲而學詩，而成為唐詩的佼佼者。朝聞道，早上能伏住惑，夕死可矣，晚上就往生也可以。

〔九·二十四〕

子曰：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改之為貴。巽與之言，能無說乎？繹之為貴。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

(392)

「子曰：法語之言，」

法語，聖人說的話，能不聽從嗎？從前群言擾擾，折中於孔子。人們說話有爭執，可以不打官司，到茶館有「講茶」的人，依四書聖人所言為標準判定，若他不願聽聖人的，我也不聽。只有一面理的，就屬父子爭訟打官司，兒子這一面怎麼樣都是無理。刑法、民法也配合依禮而定，所以打官司，能拿出聖人說的都能贏。

「能無從乎？改之為貴。」

法語之言，經典上的言語。順從還無用處，必須改，不改便無用。過則勿憚改，不改沒用處。今日之下，法語之言，人都不從，要打倒孔家店，以為孔子之言，並無特別，主張殺父共妻。這種前途令人堪憂，我們若不能改，那只好求共中不共，「改之為貴」。

「巽與之言，能無說乎？繹之為貴。」

巽，順巽，好聽的話，人家說你好，或委婉勸你，迎合你說的，自己以為「這只是小毛病，沒有關係。」你高興，以為值得驕傲，這就倒楣。

繹之為貴，如抽絲般的研究，人說你好，對嗎？說你不好，是嗎？退而省其私，三省吾身。

「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

若說而不繹，光是高興而不回來研究，以為自己好，從而不改，仍舊照樣。「吾末如之何」，我就沒辦法了，說好也不聽，說壞的也不聽，這種人就永遠墮落下去了。

聖人也只說好壞兩端而已，自己要知道抉擇。

【九·二十五】

子曰：主忠信，毋有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

（394）

這一章重複出現，已經講過了。

〔九·二十六〕

子曰：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（395）

此章不須要講考據。

「子曰：三軍可奪帥也，」

帥，元帥，統領三軍的元帥。國家有戰爭，大皇帝治內，大元帥治外，將在外，君令有所不受，因為在內的指揮，不知道外頭前線的情形。所以掛帥必須有相當能力，只要是對於百姓有利的，就可以辦到。那岳武穆為何以十二面金牌調返，他卻聽命，為什麼不直搗黃龍再回來？這件事很特別。若打完金人，迎回徽欽二宗，那高宗要如何？所以高宗壞透了。後人評論「莫須有」三字，真是冤。岳武穆是一片忠心，為了徽欽二宮。不看歷史，不能辦事，唐家的二皇：玄宗、肅宗，也

是如此。

三軍不得了，想擒獲三軍的元帥，還是可以辦得到。

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

最無勢力的是匹夫，匹，匹配，匹夫匹婦，孤家寡人，有什麼力量？但是匹夫的志向大，就有大力量。匹夫若有了志向，要想改變他的志向，辦不到。例如文天祥被元人俘虜，囚禁將近三年，還是不投降。元人說，宋朝已經滅亡了，你還圖什麼，若肯投降就在這裡做宰相，你還挑什麼？文天祥說，我早挑好了，挑死。

若不可奪志，沒有不成功的，孔子三十而立，立是立住志了，才不會迷惑，這與佛家的斷惑有什麼兩樣？成與不成，觀這個志有沒有，就可以知道了。書唸好，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。只要看人的志立了沒有，便可以知道他有沒有斷惑。

【九·二十七】

子曰：衣敝縕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！
(395)

我們注重其中的道理，若有爭論的才考據文字。這一章的考據，要考據工業產品，如今可以不必考據了。

「子曰：衣敝縕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」

縕，是木棉還是草棉，可以不管，就是冬天的衣服。冬天，袍子不可少，袍內用亂絲，後來改為鋪棉花，後來有人用絲的，是富有人家的衣服，輕而暖的袍為上品。冬天穿皮衣，最好的為狐皮，冬至前穿羊毛，冬至以後穿狐皮。貉似狐，喜好睡覺，貉皮更寶貴。皮若有花紋的，更為貴重。從前的袍子皮毛在外，後來用綢緞為衣面，反穿皮襖是不敬的。二品以上的官可以穿貂皮，要反穿，一看反穿貂皮，就知道是大官。從前讀書人可以穿皮衣，工人商人都不敢穿紫毛狐皮，雖然是有錢

的人穿了狐皮，有人問他，也只說是狗皮。衣是外表，如禽獸的毛，所以孔雀開屏便是炫耀自己，何況是人？這是普通人的常情。

人心終日在吃穿上著想，臺灣吃米飯，北方人吃五穀，窮人吃小米麵，有錢人才吃麥，山東的二等飯是小米，第三等是吃高粱麵，屬於最下等。吾家平常有三種糧，頭等為麥子作的麵，其次磨的為二麵，第三等的是小米麵。平常吃小米麵食，來了客人，便速速藏起來，換上頭等、二等麵，恐怕人笑話。城中吃高粱麵的人很少，多是鄉下人吃，這是在濟南。穿也是如此，窮人要出門應酬必須向鄰居借衣服。

世人的心都在五欲六塵，若是心在道，就不注重無五欲六塵，例如黔婁的「寧可正之不足，不願邪之有餘」寧可蓋正被子露出手足等等。正人君子尚且如此，何況是學佛人？就要不貪著五欲六塵，修行人不論在家出家，知道這一點來看人，就可以知道他將來會如何了。

「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。」

子路性情剛強，一切都很認真。子路學道之後，一切不在乎，願車馬衣裘，與朋友共，穿破衣服與闊人在一起也不管，只論有沒有道，心不在衣服上頭。

衣音「憶」，穿敝縕袍與穿狐貉者立，而不覺得羞恥的，莫不是仲由嗎！由此可知子路辦到，其他人辦不到。但是如今也必須隨緣，只要整齊就可以了，逢場作戲，不必過頭。

【九·二十八】

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，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（397）

後半段，有注解說連不起來，所以有人分為二章，依兩章說好講，兩段合起來

比較難講。誰併在一起？或許不是朱子，因為朱子好改經文出了名，所以人們推論是他。

「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，」

忮音「支」，也音讀「機」，害也。求，貪也。「臧」，善也。不害不求，何用不臧，這樣做什麼事有什麼不好的？意思是說沒有不好的。

不忮不求，有三種說法，都有道理，不須要爭，都可以講得通。集釋，馬融主張這是成語，不是孔子所作的詩，依這個來解釋，就是說「……其由也與！詩云：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」這樣就與上一段連上了。

韓詩外傳，以不貪求所以不害人，就是指一件事，人到無求品自高，指不忮不求的人，是說自己。集解所說的為二件事，也不害人，也不求人，說自己也說對方。鄭康成也說成是一件事，只說對方。

「子路終身誦之。」

「子路終身誦之」，可見這是成語，終身誦之便不容易，守住一個法門就不錯了。

「子曰：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」

「是道也」，是，此也，這個的意思。這兩句詩的道理，是說在大道上這兩句話算是小道理，終身學不求人不害人，只是好人而已，與道有什麼關連？孔子之道是性命之道，是了生死之道，只有顏子、曾子得道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，所以孔子說何足以臧，這是冀望子路往上學，不是說就不要「不忮不求」。

子路不聞了生死之道，所以「敢問死」，孔子答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對事奉人的道理尚且不知道，如何來問事奉鬼神？子路雖求而未得。

你們懂得執持名號，但是誰終生誦之？子路若得到一個法門，便終身誦之。你

們不忮不求了嗎？有沒有動心？凡對人無利益的便是害人，不能管就不要管，否則就必須管到底，不可隨便，所謂「為人謀而不忠乎！」

〔九·二十九〕

子曰：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（398）

集解：「大寒之歲，凋木皆死，然後知松小凋傷。平歲則凋木亦有不死者，故須歲寒而後別之。喻凡人處治世，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。」

「子曰：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」

臺灣比長江南北熱，大寒之後，「後凋」以後才凋落，各種植物凋落完後，松柏才凋落。十一月，桃杏花在落葉處蘊芽，冬至陽生春又來。而松年年長新葉，也是春天長新葉，如洛神賦云：「榮曜秋菊，華茂春松」，陶淵明詩云：「松菊猶

存」，洛神賦比喻女子，為什麼用松菊讚美女子？讚美的意思我們想不到。讚美洛神，到秋天百花落了，唯獨松菊榮耀。松在春天長出茂盛的新芽嫩葉，成為新松，這時松的舊葉才落掉，長新松才落舊松，不露根枝，所以沒有禿松。

平常時候其他樹木也很茂盛，比喻太平的時節。今日不算是好時候，看這個時代就有好人、有壞人，今天這個屋子裡的人就是好人。只要須要有人維持秩序，便不算好人，必須造次顛沛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所謂「六親不和有孝子，國家昏亂有忠臣」，必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，才算是好人。

這一節書，有注解說是孔子在陳絕糧，畏於匡，子路云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

孔子說：「君子固窮」不受磨難不成佛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佛入涅槃，要降魔，魔女出現，佛降伏。不入生死，必須沒有男女和合，其他人自古難過美人關，佛能降伏。自古以來，痛苦磨難容易過，富貴榮華的磨難最難，一般人過不了。

必得歷經歲寒，經過波折，還能不退才行，這是指逆境。若遇到順境，也知道是波折，能推開，對貪就能滅。自古以來發達的人多是窮子弟，敗家亡國多是浪蕩

子弟。佛家說：「三世怨」。內地俗諺說：「一輩子作官，三輩子打磚。」這可以悟一悟！孔子受一輩子波折，子見南子，美人關也過了。

〔九·三十〕

子曰：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（399）

這是三達德，中庸有說，這三條，必須學。

「子曰：知者不惑，」

有智慧辨別，就不迷惑，學孔子之道也是斷惑，不惑不是斷惑嗎？

「仁者不憂」

仁者不憂，凡憂都是患得患失，為自己打算，仁是大公無私，處處替公家做，

有什麼得失。例如楚人失弓，楚人說：「楚弓楚得」，孔子聽聞了也說：「天下弓天下得」，孔子讚歎楚人，楚人心量雖小，只要擴大就是仁。

「勇者不懼」

勤勞才能辦出事，勤勞必須有勇氣，無論遇到什麼辛苦，也必須衝破，這就是不懼。辦事不是一下就能成功，必須有勇氣，只要無懼，有些事必定可以達成。

終日迷惑顛倒、貪心，如何能不惑不憂？

【九·三十一】

子曰：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（400）

這一章，有注解說要與後一章合起來，有人說要分開，我們闕疑就可以了，不

要胡造謠言。漢儒注解是合為一段，到了宋朝蘇東坡，才分二為章，朱子採取，清初毛西河又合為一章。我們採取分開來講，比較好講。

「子曰：可與共學，」

人下生以後，什麼都能辦的人，那是生而知之者，這種人很少。孔聖人、堯、舜也都要上學，人人都必須上學。聰明者必須上學，不聰明者更需要上學，透一絲光明也好，人人都必須上學。「可」與共學，這句話其中含有深意，用「可」而不是用「必」。一開始上來求學叫「開蒙」，不能就講道，含道的也不能講，例如三字經開首為「人之初」，這絕不能講，只教他念。「性本善」，性為何物，更不能講，只要要他念「知某數，識某文」，學灑掃、應對，這等事學成，就會念禮記，因為禮記書中就是講這等事，灑掃、剃頭，皆有規矩，這是大學問。

人人都來上學，有人就不行，不得不教，他也學不出來，所以「可與共學」就不錯了，還有不屑的教誨。

「未可與適道；」

可與共學了，要學六藝，重要在道上，執射乎，執御乎！六藝是道的皮毛，現今所學的都是藝，可與共學已不錯，但還「未可與適道」。孔子是志道、據德、依仁、遊藝。適是通到某處去，適道是往道上去，往道上走，怎麼教也往道上走。

道，指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的道，這極重要，沒有聞道，就求死，這是白死。例如你們念佛，求一心不亂，預知時至，心佛雙照，若還想在此受罪，念佛有什麼用？若耽戀這裡便是惑，就是縛。如今可與適道的有幾人？現今的學佛者學道嗎？學佛不是就適道了，所以俗話說：「一著袈裟，事更多。」

你們學佛多年，吾講經有六十餘年，講經不了生死，末法有教無行，知道有淨土，若不修不往上走，這叫適道嗎？象法有教有行，因為無戒還不能證道，所以有禪宗的教外別傳，使人先證果再研教。今日之下更不能了，所以說是往生而不說證。

「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」

可與適道，已進道了，已經進了門內，為內凡了，但是「未可與立」。在淨土宗難講，若依禪宗，四果之前還有三果，證四果，還沒有立，落於涅槃坑。立是紮住根，樹立住根，下不搖動，上頭的菩提能增長，這才叫「可與立」了。站立得住，八風吹不動。

孔子十五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我們別說十五年，五十年還不行，吾學佛六十年還沒有立。孔子四十而不惑，俱生的惑我不敢說，新增的惑孔子已經沒有了，你們是日日增惑。要隨緣消舊業，更不造新殃，我們是日日造新殃，孔子四十不惑，更不造新殃。五十而知天命，明心見性，其實孔子是乘願再來，這不是當生辦得到的事。

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

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立是依法不依人，法是經典所說的，處處要依經典來，道

就是從經典處來。經是言語文字的假相，由道而來，經典所說的都是道，立是對道立住。

權，如佛的權智，若是實智就得依經規矩，權可以變化，如何變化？變經典？還是變大道？權是改經不依靠經，今人就是不依靠經，必須是到達佛、聖人的地位才認識權這個字，登地菩薩也夠不上「權」字。沒有權就走不通，所以必須逢場作戲。但是行權不容易，若你成了戲中人，就不是逢場作戲，在前臺上唱得多好也必須不著相，不能動心，印不到心上去。

權，我們又夠不上，又不能不幹，所以難。這個注解有若干種，最終的解決辦法，就是可違經不可違道，這也有人反對，以為違經就是違道。權必須智慧開了才能做，吾的見思惑沒有斷，所以不敢教你們。吾講的不超出前人的範圍，所以不敢著述，你們只要依法不依人便可以了。

不得已要說，從前人稱東西的錘就是權，視物品的輕重而移動錘，使枰平衡，天秤也是如此，這是比喻權如錘。意思是說，自己看著辦，學問不到便無法看著

辦，說出來就不行，孟子書中有人問禮，男女受授不親，那見到嫂嫂溺水，要伸出援手嗎？孟子說，這是權，要通權達變。但是天地間的事情千變萬化，見鄰女不能援手嗎？所以不能舉例。

通權達變全看自己的智慧，孔子時中，凡事不偏不倚，採取中道，執其兩端而用其中，一般人是過與不及。佛家說，執著相，凡夫著有，學佛者著空，常、斷都是邪見，必得空即是色，講中道，這與孔子的中道相同。

現今說法的人講中道者有幾人？若能講中道，道就是中，孔子的中就是時，時中就是道，可以反經不能反道。為什麼能違背經？淨宗是從有門入，不敢違經，禪宗便是反經，無語言文字相。佛法都是在恭敬中求，但是禪宗說佛來殺佛，這不是反經嗎？其實是反經不反道。道是心，口雖說這個，心中卻沒有這個，心中無色無空，不思善不思惡，寂而常照，淨宗往生，最後的寂光也是如此。

如今我們改經就不行，比如丹霞燒佛，當時是要度人悟道，你能這麼做嗎？你們如今尚且不能立，何況是行權？立就不增新惑，不沾五欲六塵了。

你們學這一章，處處省察量一量自己的本事能力。所以達摩祖師說：「學我者入地獄，謗我者生天堂。」你真學達摩，就是真謗佛，這樣可以嗎？

【九·三十二】

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；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夫！何遠之有？（401）

一個字具有多種講法，只是依從一種講法，如何會對？學論語，要開智慧！法語之言，經典上的話，能不聽從嗎？只是聽從，沒有用，改之為貴，要在改自己的毛病。今日之下，人心一日比一日壞，要從尚且不從，如何會改？巽與之言，委曲婉轉，能無悅乎，繹之為貴，必須想想，省察省察。今日的教育，只說好聽話，決不出人才。

這一節，漢宋注解算是不講了。聖人的境界不懂，所以不講，這還算有規矩。

我們不是學文字，又不懂其中的意思，可以從缺。

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；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」

引的四句古詩，到底是什麼意義，不知道。

「子曰：未之思也夫！何遠之有？」

這二句是孔子說的，所以說說，意思是指導學則會，不學則不會。

鄉黨第十

鄉黨，本鄉本土的意思，例如台中人，台中以內就是鄉黨，若住在民生路，那民生路便是你的鄉黨。若來了中正路的人及民生路的人，給人倒茶時，要先給中正路的，民生路的人在後，因為民生路是你的鄉黨。

〔十一〕

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。其在宗廟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（403）

「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。」

孔子對於鄉黨的人，說話動作一切，都是「恂恂如也」，極為溫和，極為恭敬，為什麼如此？溫和到什麼狀況？恭敬到似乎不會說話，不敢說話。所謂「躁人之辭多」，還沒跟你說便搶著說，這種人的前途不行，也不能長壽，必須鎮靜。

在鄉黨為什麼要如此恭敬？因為鄉黨是你下生的地處，是父母之邦，對父母恭敬，就必須恭敬這個地方，例如監獄中的教誨堂，典獄長經過必須鞠躬，若帝王經過宰相的座位，必須下輦致敬。

對鄉黨能如此，就可以變樣，凡事改之為貴。所以說父母的朋友為「父執」，是叔叔、伯伯、姑姑，這是真的民族主義。左傳齊家有報九世的仇人，不像洋人是雜種，所以中華民族能屹立於世界，有血統的關係。

「其在宗廟朝廷，」

但是這個人是不是很呆板？在宗廟朝廷又變了。

宗，尊也。自己不做主，一切依從他人來辦事，尊重的意思。廟，貌也，蓋一座廟有如祖宗的容貌。從前文廟檻星門外有二塊石碑：「文官下轎，武官下馬」，如今則是要打倒孔老二，這是犯上作亂。從前到人的莊頭，必須下驢下車。鄉人也會讓路說：「客人，請喝水。」若到人家的莊頭不下車、不下馬，鄉人就會譏笑說：「來了病人，失了腿。」若是大車經過，鄉人就會攔住說：「恐怕的您的座車會震倒屋子。」只要待之以禮，人家便以禮往來。凡事故敬人者人恆敬之，殺人者人恆殺之，一切災禍都是自找的。

廷，無堂只是平地。

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」

便便言，鄭玄說：「便便，辯貌。」在宗廟朝廷，說話辯論必須清清楚楚，就不是像在鄉黨「似不能言」了。因為朝廷是議論公家的事，不能當老油條、騎牆派，那樣會害了百姓，所以說：「鄉願，德之賊也。」

從政要「上致君」，使國君成為堯舜，「下澤民」恩澤加於百姓，若巴結長官，壓榨百姓，便是賊。雖然辯論得很清楚，仍然很謹慎，而不是高談闊論。不恭敬長官，也是賊。

你們要學歷史，但是史書上記載的有好事、壞事。好人便往好處上學，壞人就偏往壞處上走，可悲啊！如今的時局很惡劣，大家要求「共中不共」。講在我，聽不聽在你們！

前一節是對鄉黨，往後必須照這個辦。後一節，你們雖然沒有在宗廟朝廷，但

有公家開會的時候，例如在一個機關，理事的職員都必須盡該盡的義務，財團法人雖然是無薪卻有名譽職，若以為沒有待遇就不肯幹，這便是沒有人格，所以開會時必須全付精神注意，該說就必須言。但是今日是以表決為準，表決確定後便不許有爭論。

孔子的行為，立出規矩來，可與適道矣，但還不可以行權。沒有到程度，依規矩就可以了。

【十一】

朝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。與上大夫言，闇闇如也。君在，踧踖如也，與與如也。⁴⁰⁴（⁴⁰⁴）

「朝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。與上大夫言，闇闇如也。」

上朝的時候，在朝廷。從前的官制不同於今天，魯是諸侯為君主，魯君的下面還有卿、大夫、士。

談話的時候，與下大夫、上大夫談話要不一樣。卿以下有大夫，孔子曾為大夫，還沒有到卿，卿是上大夫。今日雖然沒有階級，但是階級卻很嚴格，開會時它的權力在議會，例如立法院，平常人不能參加，但是從前只要到某個地位都可以參加朝會。

侃侃有兩種解釋，集解說：「私樂之貌」，貌是樣子。侃侃，集注說是剛直。

闇闇，中正之貌。集注說，和悅而諍。

這兩種解釋那一種為是？孔子與下大夫同事談話，剛直，不客氣嗎？與上大夫說話溫和，是巴結嗎？後人採漢儒的注解，與同事說話時私樂。若作主的人為長官，孔子便謹慎說中正的話，不同流合汙。

「君在，踧踖如也，」

「君在，踧踖如也，與與如也」，現今的規矩好還是不好？不好要能改，有改的權力嗎？所以說：「若居今之世，行古之道，災及乎身」。

踧踖，馬融注，恭敬之貌。集注，恭敬不寧之貌。韓愈說：「口將言而囁嚅，足將進而趑趄。」不可如此解釋，這是老滑頭，老油條，孔子不會如此，作「恭敬貌」就可以了。

「與與如也。」

與與，有威儀而適中，不會不及，也不會緊張。

公共團體開會，臨時有主席，他便是這個會議的主人，必須恭敬他，並不是只恭敬這個人，而是恭敬公眾，所以不可以自己逞能，要恭敬主席。吾對員警便非常恭敬，因為他出來執行任務，平時就另當別論了。

中國講究禮讓，所以「子路率爾對曰」，孔子哂之。因為子路說的話沒有讓的原故。

〔十·三〕

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，足躍如也。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，襜如也。趨進，翼如也。賓退必復命曰，賓不顧矣。

(405)

「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，足躍如也。」

今日還有擯，例如伴郎便是擯，一切言語應酬都代表新郎。國君下召使當擯，到其他國家去，為國家辦事。這時必須變變臉色，走路時腳必須不離地，處處小心謹慎。躍，盤辟貌，即周旋貌，不能邁方步、飛揚起來，處處謹慎小心。

「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」

你們必須照這個來辦，對待長者，長者走到那裡，就跟到那裡，他左顧你就要

隨著左顧，他右顧你就要右顧，不能離開主。例如孔子在夾穀會盟，那是有砍頭的危險，孔子一下命令，就有人承命，擯若不在國君傍邊，如何能辦？父兄如果年紀大，出去時就得跟著。

從前在叢林，進入廟門，有一定的規矩，客從西階升，主人從東階升，所以說：「東家西席」。從前人重視禮節，有門必讓，走到門口必先揖讓；有門必揖，右手伸長讓客人。

以南北為左右，以東西為前後，以南北為左右時，對客人就要伸左手揖讓禮請。

立，指客人。左右手，擯在左揖右手，擯在右揖左手。

「衣前後，襜如也。趨進，翼如也。」

襜如也，衣服整齊，不可亂擺，雖然飄動但不踏到地。觀察唱戲的演員，返回臺上時，看他的下擺便可以知道是「襜如也」。唱戲的演員，他們都學過禮記。

進，往前走。

翼如也，如鳥有翼，手要活動，招呼客人不能呆板。

「賓退必復命曰，賓不顧矣。」

復命，擯復命報告：客人不回頭看我們了。這時主人才可以放鬆敬慎的態度。

易經、內經講的數目只有五，例如五色「青黃赤白黑」。這是五種正色，其餘的為間色。東方，綠為兼色；北方，紫為兼色；北方屬黑，水為黑色，配以朱紅；再淡為丹。丹是彤云的顏色。東方，黃配以青，是綠。「彤云」講是紅色，這是有本的。

陶潛「琴書以消憂」，佛家以法為樂，百病可以去除。所以讀這個，可以長壽。如今的人，不懂這個原理，專找傷者。

〔十·四〕

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闕。過位，色，勃如也，足，蹠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出，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。沒階，趨進，翼如也。復其位，蹠踏如也。^{〔407〕}

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這便是成住壞空。

一月立春下生種子，二月春分生長，三月入土，看到「入土」也能了生死。

儒家的書，主要是講政治，政治是維持天下的平安，沒有政治則士農工商法醫都幹不下去，天下就亂了。並不是說作官是多麼尊貴，而是幹的職業，要為大家，要為公的，所以儒家重視政治。從前作官的必須離開本省，做官不許經商，一則與民爭利，再者你有權，百姓無權，容易受到賄賂。為官必須穿著公服，不幹私事，所以作官的並不冇錢，要為公犧牲。《大學》說：「蓄馬乘，不察於雞豚」，做官

能當到蓄馬乘的職位，或是做到百乘之家，心都要在百姓身上，不在雞豚。所以古諺說：「一輩子做官，三輩子打磚。」地道敏樹，天道敏時，人道敏政，人道必須講政治。

「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」

吾不講考據，天子有五重門，諸侯有三重門，各有名稱，公門究竟指什麼？有很多爭論，時代經歷各朝都有不同。如今沒有這種門，如何講？即使考據出來，也畫出門來，有什麼用？萬事都要隨著變，所以只講原則。既然要愛國，對國家的機關、國旗都必須鞠躬，並不是國旗有神，而是禮節。日本人，一唱日本國歌，日本人就會全體站起來，所以東洋與西洋決不一樣。總之，今日為過渡時期，必要更正過來，上軌道。對國家機關，即使是三個人，尚且要恭敬，對全民更要恭敬。

公門，凡是國家的機關，都可以應用。「鞠躬如也」好像是鞠躬的樣子，不是真鞠躬所以才說「如」，而是格外恭敬，好像要鞠躬而未鞠躬，也並不是邊走邊鞠

躬。

如不容，朱熹注解：「高大如不容」，這種講法不採取，在公門這裡不能隨便愛怎樣就怎樣，必須肅靜。

群經識小說：「天子五門，皋、庫、雉、應、路也。」每進一門要一讓。

集解：「斂身也。」身體要收斂收斂，將放肆的情形，收斂收斂，沒說是鞠躬。

「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闕。」

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闕。日本人在臺灣有榻榻米，入門脫鞋，席地而坐；日本的衣服名為「和服」，也稱為「吳服」，是吳王夫差時的衣服。

邦君樹塞門，有一種說法是將木頭在門口擋著，後改為屏門。客人到門口要稍微等待，主人先進入略事整理，這是恭敬客人。客人不站立在中門，或站在左，或

站在右，就是不立中門，然後主人出來迎接。

客人多，叫做「門限為穿」。闕，門限，格外高，外頭的塵土進不去。行不履闕，若履闕，必須邁過去。若履闕，會弄汙其他跨過門限的衣服，因為從前人入公門都穿大衣，沒有穿短衣的。學禮就是一切以不妨害人為原則，不論精神物質都是為了愛人。再者主客一起走，若踏在門限上，忽然升起，比主人高，那不像樣。

「過位，色，勃如也，足，蹠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」

過位，過是來到此。位，或是國君的座位，空閒的時候，或者是大臣的座位。國君來到品級臺，要下輦或憑式，像監獄中的教誨堂，教化師不在堂中，典獄長過位也必須行禮鞠躬。這是日本所訂的法律，日本法律大半取自佛經。

色勃，變變臉色，收斂收斂。經過佛像的前頭，若昂然而過，不理佛像，便是無禮。

足蹠如也，平時腳走路邁方步，過位時手不能翔，足不能邁方步，必須腳後跟

擦著地，表示肅敬。

其言不足者，因為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，好像有話說不出來，不得已也只說一、二句而已。可以參照集釋的按語。

「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」

攝齊升堂，用五指叫抓，三指才是攝。攝齊，提起袍子，以免絆倒。也有不攝齊的時候，比如手執玉圭時，兩手捧著。從前畫女子不畫腳，女子穿裙子都是拖地的，所以從前的女子不許攝裙子。如果要穿裙子，在家裡必須學穿裙子怎麼走路。

鞠躬如也，好像鞠躬而未鞠躬，並不是邊走邊鞠躬。

屏，收也。這點你們可以練習，卧睡時，口閉不出氣，由鼻子出氣，必得長壽，吾三十歲就是鼻子出氣。睡覺如果鼾聲如雷，那是粗野人，沒多大出息。一切都必須要學，朱洪武夜夢五經，那是自造謠言。

至這裡，似乎是不能喘大氣。

「出，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。」

出，出了門。降一等，下一台階。逞顏色，臉色可以放寬了。從這一句，就可以知道前面如何謹慎了。怡怡如也，很自然。

「沒階，趨進，翼如也。」

沒階，是下完台階，到了平地。趨，可以比較快步走，並不是跑。
進，往前走。翼如也，小翔，不能大翔。

「復其位，踧踖如也。」

復其位，若再回到他的朝房本位，並不是回家，而是回到朝房。
踧踖如也。總之不離恭敬。

禮，不僅僅是鞠躬而已，到什麼地方辦什麼事，不該你辦的，你辦了，就是失禮。在法律上說，這是侵犯別人的所有權。依佛家，要講究「不與取」，他人不與而自取就是偷盜。

〔十·五〕

執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勝。上如揖，下如授，勃如戰色，足蹠蹠如有循。享禮，有容色。私覲，愉愉如也。（410）

各篇講法都不相同，如吾從前講禮記，注重大家的行為，所以講的簡要，今日要進一步講。因為注解很多，講法有若干種。禮記注的少，所以依注子說就可以了。但是論語的注解很多，因此爭議也很多，爭議都是起於不留意注子。

鄉黨記錄孔子個人的事，比較難懂，都是孔子的飲食起居動作，其實大家都不知道。例如今日與從前的菜名就有不同，中國的菜，皇帝也不能吃全，僅僅青菜豆

腐就有二、三百種做法，隨時變化。這一篇說孔子那時候的起居、飲食、酒、住屋、衣服，所以後人都不清楚。

注疏講考據，我們也要學，不能不記其中的文字，但那只是記問之學，要以此類推，知道吃穿都有規矩。例如「立不中門」，在日本及臺灣還有門屏。「行不履闕」，今日雖然沒有門限，但是要明白原則，求其中的變化，能夠舉一反三，否則用不著。

「執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勝。上如揖，下如授，勃如戰色，」

這一章是孔子當大夫，上朝的規矩，國家必須與外國辦交涉，來了使者必先下馬威，為難他。例如齊國晏子出使楚國的故事，晏子善辯，所以不辱使命。又比如諸葛亮在蜀，張溫出使蜀漢，讚歎說：「蜀中多士」。古人興這個，今日稍有不同，所以讀書不能呆板。

從前有圭，用玉製，出使外國時，圭更要緊，君賜圭有如信用一般。使者執

圭，是魯國派孔子到外國。為了愛國，尊重國家，像今日向國旗鞠躬，都要收斂恭敬。

如不勝任，心裡很謹慎。

上如揖，如作揖，兩手作揖，下到膝蓋，上到眉尖。

下如授，接過來如才接時的恭敬。

勃如戰色，不能嬉笑，見到長輩、長官不能笑，有見總統，而嘻皮笑臉的嗎？見到朋友可以笑。

「足蹠蹠如有循。」

足蹠蹠如有循，蹠蹠，不走大步，沒有抬腳跟，如有循，好像有一定的道路可以依循。孔子凡事都是慎重辦理。

長者賜，晚輩要仰而親之；拜佛也要如此。長者俯而授之，若兩眼望著青天，

可以嗎？史記孔子世家說：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」曲阜孔廟演禮，一個月中有數次，這樣才會熟。今日，還有人演禮嗎？清代的知縣百里侯必得到京城覲見天子，行禮走路等等，一切都要練的多久才會熟，絲毫不能錯。

「享禮，有容色。」

「享禮，有容色」，這是替國家送禮，不是私人送的，必須莊嚴，而且有一定限度，不能亂送。國家送的禮，多為玉帛之類，集解說：「有庭實」，在大庭都擺滿禮物，比喻送的禮很多。

「私覲，愉愉如也。」

再過去，才是私覲，私下見面。有國君與國君私下的見面，有使臣受君命與對方國君見面，也有受君命與使臣見面。

「愉愉如也」，私下見面就很自然。

你們要以此類推，例如在婚喪嫁娶，賓客滿堂時，一舉一動，都必須有規矩。

若沒有禮，於主於客，都有失禮之處。例如在婚禮說諺諧的話，在喪禮上高談闊論，這是不可以的。孔子食於有喪之側，未嘗飽也，人應當有同情心。大庭廣眾之下，不可失禮，要更有禮。講古書，行今事，這很要緊！

〔十·六〕

君子不以紺緞飾，紅紫不以為襪服。當暑，袗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緇衣羔裘，素衣麑裘，黃衣狐裘。襪裘長，短右袂。必有寢衣，長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無所不佩。非帷裳，必殺之，羔裘玄冠，不以弔，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

（41¹）

「君子不以紺緞飾，」

「君子不以紺緝飾」，飾是領、袖的緣邊，女子緣花邊，男子緣細邊。殷代崇尚白，周朝崇尚黑，都是以五的數字。為什麼如此呆板？因為一切事，不可沒有找一個標準，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。量長度用尺，量重量用斗、秤。從前民國初年，還有正式的老師，五四以後就沒有了，老師成了雇員，只管鐘點費，賣貨物而已，正式的老師一切都管。我們辦事必須有標準，兩個人也都不能離規矩，國家的政治，以什麼為標準？要依聖人，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，那聖人依什麼？佛、孔子都有老師，孔子尚且以七、八歲童子為師，倚老賣老是大毛病，老師可以不論年齡。而且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，必得溫故而知新，才可以為師矣，人之患就在好為人師。中國的學問是天地人三才，孔子觀易，仰觀天象，俯察地理，地道敏樹，要學大地，人亡政息，但是大地不會亡。地法天，一切都變，天不會變，天不是日月星辰，而是真空也，可以讓一切效法，天靠得住。天靠得住，地、人靠不住，天又法道，所以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道法的是自然，自然法自然，佛就講性，所謂：「法爾如是」這就是自然。

所以從前的政治要按五行月令而定，中醫不懂這個就不行。周禮中都依五色、五味等而制訂，例如：冬天，腎出水，吃甜的東西便傷水。夏天不著白衣，冬天不著白衣，不可以逆天而行。衣、食等一切，都與天地配合起來。

紺、緞，夏衣葛，冬衣皮，葛染色，有的用草，有的用樹木，染第三次出的色為紺。紺，絳色，色淺。北方的正色為黑，為緇。紫有若干種，有絳紫，北方的間色為紫，北為水，水剋火，火是南方，南方是赤色，分丙丁，丙陽丁陰。水先剋丁，陰火掠奪而來。土剋水，掠癸水，以丁火補。黑赤為紫，為紺，北方的間色。四染為紺；七染為黑。祭服用紺，喪服用緞，行禮時要以這為規矩。

頭一次染為縲，第五染為緞，第七染為緇，衣服顏色要配合事情，祭服為紺色，喪服用緞色。君子是懂禮的人，所以袖、領不緣紺色，因為這對所祭不恭敬。也不緣緞，因為喪禮不吉祥，所以懂禮的君子不以緞緣邊。

「紅紫不以為亵服。」

「紅紫不以為亵服」，亵服為在家隨便的衣服，從前人衣服顏色若不對，不許入公門，為妖服，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。今日之下男子也穿花衣服，便是妖服，出奇怪的事情，就是不正常，人一不正常，天地就起變化。三國時的何晏喜好修飾，管寧見了以為不能長久，後來司馬炎篡位，果然先殺了何晏等人。

「當暑，袗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」

「當暑，袗絺綌」，綌，葛之精者。綌，葛之粗者。夏葛冬裘，可以在家中穿，沒有赤身露體，但是可見到肉身。出房門就必須加一件衣服，叫表衣，意思是表面再加一件。

「緇衣羔裘，素衣麑裘，黃衣狐裘。」

以下說冬衣。「緇衣羔裘」，溫帶冬天就必須穿皮衣，裘有黑色，有素色、黃色的皮，羊皮有一種是黑羊，才冷時穿，稱為緇羔。素麑是小鹿皮的衣服。狐皮是黃色，還有銀狐，那最為寶貴。黃狐皮比較普通，外頭用綢加上面子，使得裡外如

一，這樣內外顏色就一樣了。

「襢裘長，短右袂。」

「襢裘長」，襢裘，便衣。古人不戴手套，有用小火爐烤，又袖子很長能夠袖手。

「短右袂」，有注解說是右袂短，有人說是捲起，到底是那一種對不知道，依佛制則是偏袒右肩。

這一章說孔子的飲食起居，屬於周代的制度，所以現今所說都不對。如唱戲的衣服，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，與今天就大有差異。而從前一切都合規矩，中國雖然亡國很多次，衣服卻沒有大變化。到了清朝入關，服制才有大變化，衣服等等都是如此，連明朝的衣服也廢除了。

從前巡撫的印章是紫色，官雖大但不是正官，縣官方印是紅色，因為縣官是正官的原故。今昔制度不同，沒有畫圖，也沒有照相，講的如何會對？不可考據，我

們只學原則，不失禮就可以了。

「必有寢衣，」

衣，衣服固然是衣，桌巾也稱桌衣，被也稱作衣。床，凡坐具都稱為床，例如說禪床。

「必有寢衣」，所以凡蓋覆的都叫做衣，褲也是衣的別名，為下衣。寢衣是被子，有注解說，小者為寢衣，大者為衾，實在說只要解釋為被子就可以了。

「長一身有半。」

「長一身有半」，長，從前讀如「身無長物」的長，音ㄓㄤ，餘的意思。從前人不使肉身見人，身有多長，蓋的衣被就要有一個身子長，除此以外還要剩餘出半個身子長來。

「狐貉之厚以居，」

「狐貉之厚以居」，居，有注解說是居家，有人說是坐。「皋比」^{《皋比》}，教師所坐稱為「皋比」。鄭玄說：「在家以接賓客。」狐貉是用來鋪坐，是成人坐的，或與賓客會面用的，年輕人不許用。從前年紀還沒有到三十歲，天冷不許穿皮衣，三十歲以後才允許穿著羊皮，這與生理有關係。夏天衣穿得少，秋天入冬以後，不可急著加衣服，春天進入夏天，也不要急著脫衣。這是衛生之道。

「去喪無所不佩。」

「去喪無所不佩」，從前不是只有女子帶環佩叮叮咚咚，男子也必須佩，普通都是佩玉。有喪事時，佩帶的飾物都必須去掉，喪期滿二十七個月後，才可以再帶。

「非帷裳必殺之，」

「非帷裳必殺之」，參考注解，可以知道。帷裳，例如窗簾，可以較隨便。一般的衣服要縫好，不要撤開。帷裳，今日之下不用這個，但是還有慢，掛在室內室

外，都有不同。一切都有規矩，為什麼如此？因為天地人一體，觀看月令，就可以知道了。例如：今年冬天大雪，要食鹹，因為北方屬水。也可食苦瓜，因為水可以尅火，不會傷身體。也可以食辣，因為金生水的原故。平常衣服必得縫得實在，至於喪服，何必講究漂亮？

「羔裘玄冠不以弔，」

「羔裘玄冠不以弔」，喪禮主素，吉禮主玄，吉凶要異服。喪家，對於客人恭敬，所以用紅氈給人拜；在訃文中，要用一個紅的「聞」字，寄給對方。懂禮的人，就會指著這個而去除，使者便會為他撤去。又，大官弔喪行禮，必得摘去鈴子；行禮完畢，到客廳，才可以安上。吾人處在現今之的時代，參加喪事，不要穿著紅衣，表示同情。從前搗糧食必定唱和相歌，若對門鄰居有喪事，那搗糧食的人也不相歌。如今則是放開收音機等等，這就不可說了。

「吉月必朝服而朝。」

「吉月必朝服而朝」，吉月，正月初一，必上朝，各諸侯必得祭廟，必須穿著新衣上朝。穿朝服是恭敬對方，穿著好衣，甚至借衣服來穿，不是炫耀，而是恭敬對方。

〔十·七〕

齊，必有明衣布。齊必變食，居必遷坐。 (417)

「齊，必有明衣布，」

「齊，必有明衣布」，祭祀為五禮之首，是吉禮。漢儒注：「布」，沐浴衣。

「明衣」親身衣，所以自潔清也，以布為之。以布為沐浴衣，像現今的毛巾，不要以肉身見人。一家人，也不能赤身肉體，夫婦二人是另一種說法。居室與居家，看京戲中，便可以知道了，絕沒有嬉皮笑臉的。齊家治國，要先型於髮妻，後教子。

女、兄弟，甚至還要講究胎教。

「齊必變食，居必遷坐。」

「齊必變食，居必遷坐」，變食是與平常所食不同。居必遷坐，坐處、寢處必定換地方。平時飲食住處尚且要規矩，何況是祭祀前的「齊」！齊時，不吃酒不吃肉，戒五辛；睡的地方，天子還有齋宮；要齋沐三日，思惟觀想祭祀的祖先，這樣才有感應。

變食，注解多主張是戒飲酒、食肉，也不食五葷。遷坐，寢是另外到寢宮，論語後錄說：「齊日三舉」，殺三次牲。這種注解不對，而且不取莊子說的「不飲酒，不茹葷」，這有門戶之見。說文：「葷，臭菜，其氣不潔」，葷菜尚且不吃，何況是食肉！

集解云：「改常饌，易常處。」

金鶲求古錄禮說云：「古人將祭必齋，齋者，致精明以交鬼神也。故君子之

齋，沐浴以潔其身，嚴肅以澄其心，不御內，不聽樂，居必遷於外寢，服必明衣玄端，皆所以致其精明。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，亦並戒之。」所以酒、葷並肉都要戒。周官膳夫云：「王齋則不舉（不殺生）。」舉者，殺牲盛饌也。三牲之肉，三牲是牛羊豕，氣味也濁，故一並要戒。

自從王莽竄改周易經文，便說是「王齋日三舉」。

這個若要吾為你們詳細說，就不止如而已此，等於是一部內經。內經的前頭，都說病原，講預防的法子。譬如：女子一有月信，就要講究不用冷水洗。有孕，不食兔子肉，不看戲，不上廟等等。因心一入印象，胎兒也會隨著變。所以馬要想生得白馬，交配時就要稱它為白色；想得黑馬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子女相貌多和父母相似，從這也可以知道。懂得易經，才可以講內經，有如示諸掌。古人，一部易經，就在手掌中，掐指一算，事情就知道了。邵康節等輩，就是深得易經的人。雖然知道如此，終究也被殺，也得死。若更神的，有神通，不必卜便知道，所以說「未卜先知」，因為去了迷惑煩惱，心如明鏡一般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如中庸所說：「至誠

之道，可以先知也。」雖然具有神通，也不能了生死。必得於三細六粗、根本無明也斷除了，那一切事情就算完畢，所以佛學的獨步就在這裡也。

〔十·七〕

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食餧而餳，魚餕而肉敗，不食。色惡不食，臭惡不食，失飪不食，不時不食。割不正不食，不得其醬不食。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沽酒市脯不食。不撤薑食，不多食。祭於公不宿肉，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食不語，寢不言。雖疏食菜羹瓜，祭，必齊如也。席不正，不坐。⁴¹⁷

鄉黨是記載孔子的飲食起居動作，注解多考據而少議論，但是飲食起居必須合禮，只是與今日已經有所不同，例如所住的就是今昔不同了。其次必須講衛生，人

以不長病為原則。今昔有差異，所以很難講。今天講到吃，更麻煩，有公有私，尤其是以公家的齋戒更麻煩，那一種屬齋戒也說不明白。

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」

今日若選論語，選這一段就不行，因為今日之下還沒有制訂禮，與從前不合，講考據是為著不錯，今日講論語是為了注重人格。

例如上次說「齋必變食」，以金鶴的求古錄禮說較為妥當，對於你們自己看，有幫助，應該像佛法的八關齋，愈簡單愈好。

從前朱注說，食不厭煩精細，愈好吃得愈好；「膾」，肉愈切得仔細愈好。這二句是指祭祀時，古注都用過心，但不一定全對，所以漢宋互有爭議，群言擾亂而已，所以孟子說：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」。從前是折衷於孔子，今日不知要折衷何許人？今日之下還有人，但是他們不願意出頭，連孔子也沒辦法，所以說「子欲居九夷」。

「食餧而飼，」

首句有注解說是四意，有注解說是二意，吾採取二意的說法。「食」、「魚」是兩件事，「食」「餧而飼」，「魚」「餕而肉敗」，這二者不食。有人引齊論，但是吾是齊人，卻未曾聽聞如此說。濟南從前為郯子舊的封地，後來被齊滅掉，所以濟南是齊地。

這件事也不離齋。

餧，朱注說：「飯傷溼熱」，飯濕不能吃，吃了受傷。又說，吃熱受傷，那稀飯、火鍋便都不能吃了嗎？魚餕，餕，壞了、敗了，不能吃。依這個說法不但講不通，若依這個說法，孔子的脾氣太大了，我們招待不了，所以不採取這個說法。孔子說，與其奢也寧儉，所以知道孔子一定不如此講究。

集解說，餧、飼都是有臭味，臭是氣，味是嘗，西菜重物質，中國菜講性，例如藥性賦說，有熱性、冷性，陰性、陽性，這些性都看不見，但不是沒有，例如薑

是熱性，黃蓮的性最寒。再者講味，講氣，味是吃在口中酸甜等，氣是臊腥等聞於鼻的氣，臭豆腐是臭味而氣不臭，又如花香是聞的香，吃下去並不香。養氣的菜都是取氣，養血的便注重味。

「魚餒而肉敗，不食，」

食物的氣與味有變化都不能吃，這一段是說五穀類，例如夏天晚上的稀飯，到第二天就變酸了，食了便不好。魚壞曰餒，肉壞曰敗，這是肉類，有變化就不能吃。

「色惡不食，」

「色惡不食」，顏色不對，變了顏色也不能吃。又，看的形色討厭，也不吃。這是泛指飲食類，肉類、植物類等等都包括在肉。

「臭惡不食，」

「臭惡不食」，氣味不好的也不吃，雖然還沒有壞，但是氣味濁惡也不吃。這不但對自己生長的自然植物不吃，連人作的菜也不吃。

中國菜講色香味，如蝦是白色，炒出後為粉紅色，若不是如此，不是火候太過就是火候不及，這不能吃，不是擇味，而是與衛生有關。從前的併盤有八種顏色，很美，而菜的本質，包括氣味、火候、刀法都有，例如「爆炒腰穗外帶汁」，爆炒時油要開到極處，一下去就起來，保持嫩腰的本質，穗是刀法，「外帶汁」，外帶汁蒜片炒酸菜，加上糖醋勾芡。

「語小天下莫能破焉」，破是解剖，解釋清楚。不是像現今的原子可以自己分析，佛法說有「七分之一」，可以把物質分到鄰虛塵，又說在一芥子中轉大法輪。

「色香味觸法」，法是做菜的方法，色香味以外，火候到了，由聲音就能知道，這必須內行。做菜這六條都有，可以參考禮記內則。

「糊餅爛麵不傷人」，其實吃了也會傷人，例如吾吃麵包會受傷，開藥方，就

要以糊麵包為藥引。

「失飪不食，不時不食，」

「失飪不食」，「不時不食」，菜做得不到火候不能吃。又注解說，這東西不到時候不能吃，例如從前的菜都是按時候吃，今日是不到時候四時都吃。又有一種注解說，所做的東西過與不及都不吃，對人有害處。

這是對衛生上有關係，但是對禮有什麼關係？「不時不食」，這有關係，一日三餐是中國定製的規矩，佛家有過午不食，也有過午而食的。有人說，第一餐要少，第二餐要飽，第三餐不吃也好；也有人說，第一餐飽，第二餐少，其餘時間不吃零食。

祭祖、祭天在早朝，祭鬼在夕晚。祭有公私的差別，例如祭孔是公祭，在臺中祭孔，公祭是台中主管祭，若在臺北便是總統主祭。從前也是如此，縣官雖小，孔家是公爵，官雖大，若在曲阜祭孔廟就應由縣官主祭，濟南就是巡撫主祭。今日臺

北是總統主祭，台中由市長主祭，這是公祭，三獻享神以後的胙肉，主祭先吃。孔子說，我戰則克，我祭則福，必須誠心，「飲福酒，受福胙」。

祭肉沒有熟的，最多是半生半熟，回去以後祭肉要分給陪祭的，太宰的牛頭、牛肩等給誰都有一定，主祭得牛頭，沒什麼好吃。祭前一日行牲禮，先殺牛，要緊是先擺上香案，上香行禮，行牲者用刀一比劃，儀式便完了，再殺。次日再祭，再分送給與祭者就已經是第三日了，春冬還可以，夏天秋天時肉容易敗壞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還有私下的祭品，例如吾去陪祭，也自備一分，但不能放在大殿，祭品不能多不能少，必須在殿外祭，祭完自己攜帶回去，這可以當日吃，若放壞了就不行，這是福胙，不吃不恭敬，必須先吃。

「割不正不食，」

論語上面的幾篇多是孔子與諸弟子的對答，有因有果，可以揣測。鄉黨這一篇沒人問，都是孔子的日常生活動作，對答的人雖然不懂孔子的話，但是能聽對的話

也能知個大概。歷代注解互相爭議，注解眾說紛紜，不可聽一家之辭。若有二家注解，又須會當判官，但是能判斷的是清官還是昏官？誰能像子路的「片言折獄」？縱使有人說對了，但是誰是「證自證分」？

天下將興，必有禎祥，天下將亡，必有妖孽，因為眾生沒有福報的緣故，若有福，妖便少。學佛無福，就只聽波旬而不聽佛的，三武滅法並不是三武，這必須學問到了才曉得。孔子六十而耳順，一聽便明白了，果真明白，一聽就知道其中的錯處。不可不讀書，可是讀了又添許多擾亂，你們自己分不出來，這是讀書的難處。

鄉黨這一篇不講也可以，因為飲食起居古今都有不同，現今用不上。但是不講又不行，因為聖人即使是一句都能舉一反三，否則記他的生活有什麼用？記的人難道不知道，周代以後必定會改變制度嗎？吾尚且知道將來一定變，何況是他們！而且孔子曾經明確的說，夏禮、殷禮孔子都能說得出來，不說的原因，是因為夏商他們的後人都不知、不信的緣故。三代尚且都有變化，殷因於夏禮，周因於殷禮，孔子只研究周禮就可以了，何必要研究三代的禮？有學問的人就用得著，沒學問的人

便用不著。

你們風雨無阻，冷熱不辭的來聽講，吾講的也不輕鬆。吾辭掉各學校的課，但是也不輕快，比以前預備負擔更重，又沒有錢領，吾是為什麼？仍然是為了大家的身命、慧命緣故。你們辛苦來聽，甚至有人還調職遷居，吾若不用心，良心如何安？拼命也必須幹，而且依佛家說，命，永遠也沒有死的。你們聽了以後必須念，到時不知何時就會忽然用到，別人不知道而已。

「割不正不食，不得其醬不食」，這一段的說法就有若干種錯誤，朱注的錯最大。朱子注說，肉切不正不食，其實割與切不同。漢儒不可輕視，佛經祖師的注解也是依著說文、爾雅，都有來歷。昔日吾皈依印祖時，心中以為佛學是不如祖師，但是文學或許可以比一比，這幾年印祖文鈔看了幾次，才知道印祖的文學真好。現今為預備靈山寺佛七、慎齋堂開示，吾已說了三十年，同流合污的發言吾不說，吾說的是真話，對就說對，不對就說不對，吾又遭謗。你們有護法的熱心，但是能力不足，吾一人獨木難支，我一人也難護法。

吾懂烹飪，割肉與切肉不能做同一種解釋，宰相所以稱為「宰」，因為宰相的責任就像調和鼎鼐，要調和天下事，必得有大學問。臨殺曰割，孔子說：「割雞焉用牛刀」割是殺。莊子的庖丁解牛，解便是割，姜太公、陳平治天下都是割。切是放上案板切，例如「爆炒腰穗」這是切的刀法。

孔子若切不正不食，那孔子的脾氣不小。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：「殺不以道，為不正也。」何謂殺不以道？例如玉箸羹，用火棒插進牛乳，把乳汁抽出來，又如廣東的吃猴腦、山東的湯活驢、鴨掌等等，這些都是殺不以其道。孔子那時候如何我們不知道，像以上這幾道菜就不吃，現今還有合吃活蝦，也不能吃。最殘忍就是人，辦好事、壞事都是人。

祭祀時，解牛多少刀都有一定，還有不能解的地處，例如豬蹄不潔，不能放上俎豆，割心、肺某處時不能連帶，這是割不正不食。

「不得其醬不食。」

「不得其醬不食」，沒有醬的味道，菜便不調和，從前宴席上先上一碟醬油，一碟醋，不論你要不要。從前講醬，指醬油，其實醬有很多種，有甜麵醬、花生醬等，究竟是那一種醬？這裡不必考證，不必注解，知道這個話就可以了。今日的醬有很多，也有人不吃，也沒有關係。

「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，」

食有公食、私食，婚喪等是公食，二三好友及自己在家是私食。其實不必分公私，只要讀的熟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可以用得上。

古代祭祀，俎豆定為六件，食（穀類）有三種，有六鼎、五鼎。三食，論語有「大師摯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」，亞飯是第二餐飯，三飯是第三餐飯。吃飯不能一次就吃飽，菜比飯多，這是指公食。這一段說肉多，說的是私食，吾是北方人，米麵都能吃，有些北方人不吃麵便不會飽，南方人是不吃米便不會飽。

吃飯的規矩，要在家練熟，否則臨時在外便不行，例如念佛也必須平素練，打佛七才行。

平日吃二碗飯，菜多也必須吃二碗飯，菜可以少吃，菜是輔佐而已。不叫「肉勝食氣」，食氣是五穀的飯氣，氣指性，中國菜先講性，再講氣，再講味。氣是調氣，味是養血，氣、味都有五種，因為人有五臟五腑。肉都有氣，食也都有氣，例如某人肚中有寒氣、熱氣，吃飽上食氣，大便都排盡了，仍然漲氣，那是食氣漲。吃藥不是消食而是消氣，寒氣、熱氣都是如此。總之吃飯時不叫肉氣犯了食氣。

周身當中，胃病最沒辦法，周身血脈，中央是土，往四方去，包羅一切。一臟有二十五陽，胃氣分往五臟去，各臟都有胃氣，例如心有胃氣。又五臟互通，胃也與肺通，所以一臟有二十五陽。醫家說，若脈露出真象就死，因為脈本來是攬雜的，各個臟器都攬有胃脈，不這樣就麻煩。

「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」

「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」，無量，不限數目，因為各人酒量不同。吾除四川酒外，其餘的酒都喝過，高粱能自酌二斤，可是必須「不及亂」。亂是醉，先醉然後亂，醉先說醉話，不正常，語無倫次，就會失禮。大眾之下別失禮，在家自己不像樣，必須為兒女作榜樣，若醉的不像樣，兒女便會學，因為熏習力很強。你若不幹壞事，他們還會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

「沽酒市脯不食。」

周朝沒有人買酒，酒都是自釀，這個說法也有人反對。市脯，在街市上所買的肉乾。注解說，這是祭祀時才去沽酒市脯，這種說法可以依從。

祭有一定的酒，離不開第一種「玄酒」，玄酒必得上大殿，玄酒就是一碗涼水而已。玄是北方，水是酒的祖先，祭祀講的就是根本。肉也都是生的，也講根本。

祭祀這一日要齋戒，不食酒肉，主祭尤其不許食酒肉，陪祭或許有些人守不住，但是必須在家，不能往外跑。佛家也有說五淨肉，儒佛聖人都有通融，不是不

近人情。

「不撤薑食，不多食。」

這是兩句，卻是二種講法，有人作一句，就當一種講法。

臺灣吃嫩薑，其實也可以醃成菜，例如鱸魚配紫芽薑，又可以與鹹菜同醃。炒菜必須用薑辣，油熱時先下薑，不吃素的人再放下蔥花，再來撒細鹽，再放所炒的菜，總是離不了薑辣。

依醫書，薑能去邪味，發正氣，辣氣大，辣椒是有味無氣，蔥是有味有氣，薑也有味也有氣。五葷都有氣，唯有薑是氣清。調病也用薑菜，例如張仲景的桂枝湯。

雖用薑，不能多吃，有注解說者夏天不吃薑，這個話有過失。

在文理上，作一句講好。作兩句講，那「不多食」便成了費詞。無論什麼東西

都是別多吃，這個話似乎是多說的，若指祭祀更是多說，例如持齋的人過午不食，因此不多食。所以這裡採成一句說比較好。可以參看別解，「不多食」指薑而言。

「祭於公，不宿肉，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」

這一段你們可以去看考證，以及看「食不語」段的餘論。

公祭的肉，你自己不能作主。但是還有私祭，私祭的肉不能上大殿，私祭的肉可以攜回家裡。公祭時，第一日行牲，第二日端上俎豆。凡是祭祀都會分祭肉，過午就不送禮，也不看病人。到第三天才送祭肉，冬天不怕，但是夏天秋天的肉，到第三天才能得到，必須設法吃掉，否則容易壞。私祭的肉，第二日就先吃，這是享用神福。若忙過三日，祭肉便不能吃，必須設法恭敬的埋妥，這是講衛生。

「食不語，寢不言。」

「食不語」，吃飯不是說話的時候。

「寢不言」，就寢也不是說話的時候。

但是也有辦不到的時候，例如宴會。

這兩句，若「非食，可自言，不對語也」。若不說話，那也不能敬酒，也不能行禮了。聖人知道，吃飯時說話，如撒下小雨，正在吃東西時，人有問話不必答話，所以食時講話有一定的時候，人在吃東西時若不得不說話，少說可以，在喝酒時再說，可以借酒談心。

自己一個人，何須說話？有人才要說話，但是朋友有「連床夜話」。白天已經說累了，所以就寢時不說話，若夫婦便不在此限。

「雖疏食菜羹必祭，必齊如也。」

「必」，有注解作「瓜」，注解說，魯人瓜讀「必」，吾未聽過有此一說。有注解說，「必」原來是「瓜」，漢儒也懷疑，可當作「瓜」，也可當作「必」。當瓜講，這句就是三樣事，當必則是兩樣事。這必得問孔子，或問記的人才知道。

疏，粗疏。食，飲食。齋戒日要吃清淡的，「疏」後來有人作「蔬」解釋，以為是吃菜類，有人認為下文有「菜羹」，羹都是肉類。但是「菜羹」分明是說用菜作羹，這一天不食肉，羹是帶湯的食物，用菜來作羹。疏食算是粗食，以及沒有肉的菜羹，都是齋戒日吃的。

若作「瓜」好講，指水果類，祭祀必須祭土產，例如北方的水果為梨，不能供香蕉，土產就不貴，山東的蘋果只是聞香而已。

這三種食物都是很賤的食物，但是在祭時「必齊如也」，齊，齋也，必須如吃齋一般恭敬。五四運動以前，自上大夫下到推車，一吃飯，一擺上酒飯，必須先奠，上供先人，祭薦創造物品的先人，表示不忘本。平劇裡的辭行，酒都是灑地而不喝，所以戲裡說：「家院看過酒一樽」。如今的中國文化都在京戲，平素在家吃饭喝酒也要先奠。做粗活的人在街上酒店喝酒，手沾酒在櫃台點三點，表示先供。五四運動以後，才去除這種禮。

凡水菓要按時候上供，五月杏，七月核桃，八月梨，九月柿，這是嚐鮮。櫻桃

最早出來，先薦櫻桃，而新出產的水果不許多買回去供，怕別人買不到，收割下新糧食也要先供祖先，叫做「薦新」。從前的人都很厚道，先供先人，自己再享受，要像祭祀，必須如齋戒時。在於恭敬，不在物品。

「席不正不坐。」

從前的席子，不是像今日的凳子，必須擺正。吾不僅座位必須正，床上的被子也必須正，外不亂才能夠內不亂，往生才有點把握。

〔十·八〕

鄉人飲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鄉人讎，朝服而立於阼階。

(422)

凡事舉一反三最要緊，古今的飲食起居都不一樣，可以以此類推。

「鄉人飲酒，」

鄉飲酒，周朝時有這個禮，國家所定的，為鄉人飲酒，不是正式的像今日的八月節、五月節。鄉飲酒也有一定的時候，一年有四次，有四種，其中有一種為蠟祭，就是禮運中所說的：「仲尼與於蠟賓」的蠟。最普通的是在臘月祭八蠟，這是為了保護農田的神。如今也有人拜媽祖，拜完吃一頓，這是國家所定的禮。

鄉者，鄉黨，例如台中人也有在外做大官的，平常與鄰居接觸少。從前在飲酒日，名人也都要去，例如團拜時，做大官的人回到家鄉別擺官架子，鄉黨是父母之邦，人不可以忘本，中國不亡民族，就是這個關係。鄉黨聚會今日還興，不是鄉飲酒。你縱使在外做行政院長，回到家對賣花生的老人也必須恭敬他，不管你是博士、學士，在鄉黨是序齒，行政院長是你在朝的官位。鄉黨飲酒，不論官爵，論年齡，年紀大的人坐上座，而所吃的俎豆，年長也要多一些，年輕的數量少，並不是不平等，而是為了尊敬老人。今日卻反過來，子高父低，這是反常，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這樣如何能好？你們學儒佛二聖，必須尊敬鄉人，不可忘本。

孔子是聖人，道德學問不得了，平常飲酒無量，不及亂，但是在鄉飲酒日，在宴會喝酒，可以喝醉。醉便亂說話，行動也不正常。從前人的不正常，也比今日正常好。在蓮社用飯，吾見大家還沒吃完，吾仍然假裝在吃，等吾起來以後，大家才出去，這樣還好。

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」

從前人都有標幟，到六十歲可以柱杖，不論用不用，都可以拿，表示上了歲數，六十杖於鄉，到外鄉要禮敬人所以不柱杖。八十杖於朝，也輕易不上朝，也可以不下跪。孔子退席時，看柱杖者走了，孔子才出去，若杖者沒有出去，孔子也不能出去，你們可以以此類推。

孔子在家鄉參加鄉飲酒，見有年紀的老人出去，才退席。為什麼要「斯出矣」？若玩味這句語氣，就得走，不走也不行，因為鄉飲酒日，大家不醉不歸，若有老者在，雖醉也必須收斂，不能盡興，所以孔子早走，讓大家暢懷。所以吾講

書，也都有伏筆。

吾愈看朱子的注就愈糟，補大學的格物，顏子曾子都不敢補，他為什麼要補？天下的道理，語大，天下莫能載，語小，天下莫能破，愚夫愚婦可行，及其至也連聖人也有所不能。朱熹作大學章句卻說：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」真如本性，開口便錯，佛也沒法講，所以對於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」這三條，孔子說：「吾未能也。」朱子毀謗佛，足見他不高明。

「鄉人讎，朝服而立於阼階。」

從前在大陸有「方相擯」，還有他的用處。到了春末、九月末、十二月末，各舉行一次，以除不祥。從堯舜便都相信鬼神，派方相持武器，驅除不淨，這是國家訂的典禮。

立春，有芒神出，趕牛耕春田，芒神就是「方相」的變相。這一天，天子也要

出來迎春，在東郊迎春，熱鬧一番。

鄉人儺的時候，像今日的媽祖出巡，現今國家禁止官員同樂，其實大可不必，因為這樣上下會太嚴肅。中國各種節日，例如吃粽子、吃月餅等，一年有幾次，上下彼此親密親密，這是出自百姓的內心，不必員警出來要求。既然是中國人，就得這樣舉行。所以昔日 在儺的時候，有與民同樂，孔子穿朝服大禮服，恭敬的站立在一旁，因為這一天是國家所定的大典。

這一天可以敬祖先，也可以歡樂，國家看著不管。到清朝時只有迎春，正月十五玩燈，設有燈官，也必須先登記，數個村子聯合起來。正月十三日到十七日，由燈官帶領，有數日歡樂。這是孔子為魯司寇時，遇到鄉人舉行儺的日子，也穿上朝服而恭敬招待，這是地方上的風俗。

風俗都有用意，上下精神可以交通。

【十·九】

問人於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饋藥，拜而受之，曰：丘未達，不敢嘗。（424）

「問人於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」

這一段是講禮貌，從前作揖，有一揖、二揖等次數不同，「恭而無禮則勞」，過猶不及。從前不讀書不太懂禮，會行錯禮，但俗話說：「禮多人不怪」。問人，指國家之間的問人，對其他國家而言，但不是正式外交使臣，例如到鄰居問人事情也是問人。見面就必須有禮貌。

臺灣人到美國，聽有人說臺灣話，就想與他說話，這是天性本分所有，出自天性、人性，今日總教人不要天性，不要本性，可悲！但是如今的人不以禮相待，武人還不至於如此，所以吾恭敬武人。若在本地問人，來去只作一揖就可以了。若是到他邦就不行，或者其他邦國的人來問，就必須作兩揖，對客人特別一點。

念書必須照書上學，必須分出內外來，例如有人到蓮社作客，倒茶必須先敬客
人，不要先給吾倒茶，否則人家會譏笑沒教育。

「康子饋藥，拜而受之，曰，丘未達，不敢嘗。」

這也是禮。康子是魯國大夫。饋，從食，送的是吃的東西，康子送孔子吃的
藥。

凡人送東西，有時就得要，有時就得不要，例如人來求投一票，送禮來，這個
禮可以拒絕，或者有人來求我們去害人，這種送禮可以拒絕。除此以外，若連絡感
情，覺得交情淺也必須留下禮物，使人好出門，第二天將這個禮物再配上小東西送
回去，所以不接受也有禮。也有不能退的禮，又不願意收，可以多隔個十天半個
月，另外備一分東西前往還禮。若交情深，還禮反而變糟，人家以為要與他絕交。

你們以後去看病人，對普通人、熟人都有不同，夠交情的，第一次送禮就可以了，下次可以空手去，也可以商量。若沒有錢，不可問人家喜歡吃什麼東西，問了

就必須送。交情泛泛，就不可以為他準備飲食，病人若勉強吃，病便增五分，生怕吃，餓不出病來，可以送乳粉，罐頭等不及時吃的東西，不可做熟的食物，千萬別送藥，即使蜂蜜也會吃死人。若他需要的藥，送他可以，但是在今日之下，就成立了密醫，要辦罪。

季康子饋藥，送禮，禮記上曾說，送刀、送土產、送活動物都有一定的禮節，但是沒有送藥這一條。季康子送去，孔子拜而受之。人送禮物來先供佛，再略食一點，禮就很周到了。送來的東西必得嘗一嘗，孔子不吃藥，為了禮的原故，「丘未達」，不是孔子不懂藥性。送吃的東西，依禮孔子必須嘗，但是送藥的禮我沒有見過，不知這個禮是如何，所以孔子不吃，不敢嘗，實在是孔子不吃。

吾今日看朱子大學的序，長一點學問。大學沒有分經傳，朱子把大學大解八塊，吾看了也不對。看誠意正心一段，按曾子說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後人注解說：「富貴之家，鬼闕其室」，漢注就不如此注。因為這一段是注「誠意」，不誠意就不能如此，「小人閒居為不善，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掩其不善而

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」

如今的學佛人，若不能真心念佛，則像「千目所視，千手所指」。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以及準提菩薩，為什麼要千手千眼？佛為什麼沒有千手千眼？並不是佛不如菩薩，而是佛光無障礙，化佛無數億，化菩薩眾亦無邊，我們都在佛的光明照耀中。今日之下學佛人若胡來，心還不肯改，自有報應，我們不必與他爭，等著城隍廟那塊匾「你也來了」吧。

〔十·十〕

殷焚，子退朝，曰，傷人乎，不問馬。
（425）

你們要想真正研究學問，必得先認字、知音，一字有二十餘種說法，換個地處就是另一種講法，必須根據說文、爾雅，而且必須懂得句讀。作詩要一波三折，知

道這個就好作。再者必須有節目、章法，否則便是亂湊。佛經都有科判，八十華嚴自第一句到最末句，一氣而成，書也是如此，而論語是另當別論，論語是孔子與人談話的記錄，有同有異，必須先有真實的認識。

從前你們只知朱注、正義，如今再看集釋，才知道有如此之多的注解。集釋採取二百餘家的說法，各家互有爭議，要採取那一家的說法，你若懂一句便懂一本，懂一本就懂若干本，二百餘家都是從前的名人，他們尚且如此，何況是其餘的人。不可妄自尊大，剛愎自用。朱子享福已有二百餘年，至今也可以請出去了。

這一章的句讀、事情互有爭議，如今的制度不同古人，你們現今也沒有上朝，也沒見過馬廄，他們還弄不清，何況是我們！但是吾要將他會通，採取較圓滿的說法。若有說不通的地處，可以闕疑，因為我們是求道，不是考據。你們對於禮尚且不懂，更不懂人情事故，你們是連禮的表面也還不懂，「常禮舉要」只是禮的表面要點。禮尚且不懂，如何懂人情事故，如此學佛如何會開悟？不懂人情事故，叫開悟，有這個道理嗎？禪家云：「白雲千里」，一片白雲就有千里之遠，參禪一問，

不能遲疑，一遲疑就白雲千里，有千里之遠了，因為一開悟就可以照鑑無疑。

若沒有佛經，如何來的祖師尊者？佛家講究依法不依人，譬如吾與舍利弗等人如何比？若達摩祖師所說與金剛經不同，那吾也不請他去。今人只相信現今的新學術家、新達摩祖師，我們對佛經要一聞便信，心若起疑，就是動了心，吾不如此。

「廄焚，」

廄是國家的馬棚，例如家裡稱房屋，廟稱大殿，家中就不能稱大殿。

國家的馬廄，有注解說是孔子為代理相事，是孔子家中的馬廄。究竟是那一種說法，就不知道了，雖然有周禮圖考，也不能盡信。孔子對於殷禮，雖然知道而不與人講，因為沒有證據，殷的後人也不能證明，孔子尚且不敢說，何況是唐儒、宋儒？如今會這些也無用，可以舉一反三。

周時的馬，作拉車的功用，不是作戰用，所以孔子說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

「子退朝，曰，傷人乎，不問馬。」

孔子退朝之後說：「傷人乎！」不問馬。傷了人嗎？不問馬。

這有另一種句讀：「傷人乎？不，問馬」，「不」音讀作「否」。

後面這個說法雖然很順，但是自古以前面的說法居多數。這樣就是有問無答，於是孔子不問馬，恐怕又碰了釘子。而且「不問馬」三字，成了記錄的人所記載的。廄焚，當問馬，這樣文理才通，所以這一句不可去除。

朱注說，孔子重人不重畜。這個說法不對，因為孔子是民胞物與，馬也是生物。

有注解說，廄焚，自有管廄的人，所以不問馬，自然會有人來報告馬未受傷，那就不報告人有沒有受傷嗎？所以這個講法不圓滿。

禮記玉藻，有祭瓜的制度，瓜祭上環，所以前文為「瓜祭」，不是「必祭」。

〔十·十一〕

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，必畜之。侍食於君，君祭，先飯。疾，君視之，東首，加朝服，拖紳。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（426）

我們沒有做官，君不賜，只有長者賜，有同輩相贈，所以這一章也有可以採取的地方。

祭廟，供生的糧食，我們得一塊地，地上所長的糧食，先供奉祖先，祖宗功德不可忘。曾子的父親喜歡食羊棗，所以曾子用羊棗祭父。有的同學不贊成，以為這是公禮，但是經過同學討論後，決定「願其情，忘其禮，禮從俗也」，所以國家定禮，也有不同的，也有不從禮的時候，禮從俗，以俗為根本，不能忘本。

禮，歷代都有沿革，風俗也是歷代相傳，不可忘，忘本不如畜生，像狐死首丘，兔死窩邊。如今卻教人不要父母，教人學禽獸。自古皆有死，即使死我也不當禽獸，身死而人格可以不死。

「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。」

君是五倫之一，一國的領導人，國家政治好，家庭才能存在，國君若像殷紂，就沒辦法了。國君所賜的東西與家裡的東西不同，君賜的東西，在世間是一種光榮，國君為什麼賜？因為你有相當的才能。才能從何而來？生我者父母，老師教導，但這也是父母拿錢請老師教你，國君因你有才能賜你東西，這個東西你能自己享受嗎？從前人報喪，說「禍延先考，禍延先妣。」若被人罵：「王八蛋」，那是父母就成了王八，這是大不孝，所以孝經說，在外做壞事就是大不孝。

「君賜食」，要先祭祖。「必正席先嘗之」，君賞賜必須正座而接受。所賜為熟的東西，必須先嘗，例如廚子下廚為主人作菜，必須先嘗，恐怕有不對，跑堂或

他人，都不可以染指。父母吃的藥也要先嘗，看有沒有變味，君賜的東西要先祭祖先。

「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。」

「君賜腥」，腥從前作勝，所賜的是生肉，必先做熟了，先祭祖、先給父母吃，例如左傳穎考叔，是一位至孝的人，才能把鄭莊公的事情辦好。鄭莊公賜他食物，他留了一半，說：「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，未嘗君之羹。」要帶回去給母親吃。

「君賜生，必畜之。」

「君賜生」，生指活的東西，必得先畜養，不能殺了食用，必須先畜養，如果能永遠放生更好。否則就要等到臘月殺了祭祖，祭天才能殺，不敢自己用。古人等到臘月祭祖時，才可以打獵，不是終日殺牲。

「侍食於君，君祭先飯。」

「侍食於君」，陪國君吃飯，我不能算是客。要說是「侍」，侍候國君，所以從前教太子的老師為「侍讀」。京劇中，一國之君，在大殿上中坐，大臣旁坐。掛帥在外，元帥中坐，國君、臣子旁邊坐。若作官的，親友來了要讓親友中坐，朋友來了要讓朋友中坐，他自己在一旁坐。今日讀禮，只有看京戲。

侍食，在大殿上侍候國君用餐。若在後院私宴，又是另一個辦法。祭祀時，若是公祭，子孫官大的站在主祭中位；但是在家祭，祖父身分雖然低賤，也要當主祭站中位。這還不是禮之本嗎？公家有公家的禮，私人有私人的禮。

「君祭先飯」，國君也要先祭先人，君一祭祀，侍食者就要拿一點飯來先嘗嘗，不是吃，是先嘗一嘗味道，看調得有沒有錯。

「疾，君視之，東首加朝服拖紳。」

「疾」，長病。「君視之」，國君來看病。「東首加朝服拖紳」，從前人見客，大熱天也必須穿上大褂，不能穿短褂，上朝辦公就必須穿朝服。巡撫見客，也要恭恭敬敬，不可去冕，不可執扇。

「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」

東方是春，有生氣，病人頭在東邊，面朝向北方，北方為上首，國君在北，不能動。孔子將朝服蓋在身上，帶子也必須擺上，衣冠整齊。在家裡，「君命召」，應了一聲就要走，家中車馬準備好趕去上，人再上車，不能等車備好再走，這是先公後私。

〔十·十二〕

入太廟，每事問。
（429）

這一章前文已經有了，禮記中也有，可以概略說說。這一章有很多注疏，說法很多，舉出來就可以了。在五行、天干、地支與八卦四種有詳細的記載，天下事就在這個當中，曾有人印成「指掌圖」，所謂：「天下之事，如視諸掌。」易經，講天地，人在天地之間，屬於三才。

前面已經有這一章了，如今又記錄，可見這件事不簡單。

五禮之首為吉禮，指祭禮，為什麼稱吉禮？因為祖宗一生的事業，功成名就，以垂裕子孫，子孫追念祖先，俎豆千秋，這不是吉祥嗎？

中國講民族主義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生男子，等於得二人；生女的，女的也沒有，男的更沒有。為了香火相傳，而不是重男輕女。外國人不懂五倫，禽獸尚且知道有母親，今日無父無母，如何立於人間？所以有國家，要先立太廟，再蓋宮殿，不能忘本。

入太廟，不但要敬祖先牌位，祭器也要尊敬，像接長者的書信，叫「跪讀」，

接到朋友的書信，叫「拜讀」，如此自然民德歸厚矣，不致於有人搶奪，可以不必員警。民風厚了好，還是薄了好？如果民德歸厚，那裡有今日的當街搶劫，殺人之事？搶人的物品為盜，爭奪人的土地不是大盜嗎？所以中國以禮讓為國，天下為公，這一點外國人不懂。

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

入太廟每事問，尊敬太廟的先人，恐怕失禮，大不敬。

有誠心，萬法心造，沒有佛經也能成就。先有經還是先有佛？有人說，一上來，先有真如，一切都是真如所造的。如今卻有人以為佛經是假造，都是凡夫的虛妄分別。鳩摩羅什法師的翻譯，玄奘法師懷疑，自己便到印度去求證，今人若不信佛經，誰能像玄奘師法一樣？

凡事不說而行最好，其次是言行一如，不可言而不行，不可妄加批評。一塊驚堂木，吾就不懂，聖人也講不明白，不然王陽明為什麼會格竹子格到吐血，才改修

別的？

孔子有什麼事不懂？但是必得再問一遍，祭祀的東西雖然有專人管理，或許是怕放錯位置，弄錯時令就有變化。六十年以前，上菜館，什麼菜放在什麼地處都有一定的位置。孔子每事問，全是一片恭敬心，不草率。

〔十·十三〕

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於我殯。朋友之饋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（430）

「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於我殯。」

賓客也在朋友之內，現今說朋友，就比較親，與我們有關係，而賓客不一定有關係。

朋友死，「無所歸」，集解云：無親昵也。沒有人管理，沒有歸宿，沒有親人照管。「曰：於我殯。」我要拿出錢來為他殯葬。

若人有家族，便不能管，如今的治喪委員會，那是以國禮下葬，屬於公葬。家裡不能管，才可以有治喪委員會，人有家屬，管就不合理。你若窮，賣東西也必須管，你的父母兄弟死了，管不管？這是倫常，應該管，那朋友就不是我倫常之中的親人嗎？

「朋友之饋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」

「非祭肉」，在「雖車馬」之上，這樣好講。

祭祀的肉，送來是享神福，所以必須拜。若不是祭肉，可以留下來，但不須拜。還有比祭肉更貴重的車馬，送來也不須拜，禮物不在東西上，而是在禮上。見到朋友的信要拜讀，見到父母的信要跪讀，所以必須拜受。拜與不拜，不在東西，全在禮上。佛像不論木雕泥塑，若能當真看，必定成就。

近來讀印光祖師講的三輩九品，與心經的「不異與即」，簡直不得了，分量很重，他老人家是禪淨密律都通達了。四土等於三土，可以配三輩九品。

〔十·十四〕

寢不戶，居不容。見齊衰者，雖狎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，雖亵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，式負版者。有盛饌，必變色而作。迅雷風烈，必變。（431）

「寢不戶，」

「寢不戶」，有注解說指睡眠，有注解說不當睡眠。寢有內寢、正寢的差別，是屋裡居舍的名稱。

戶，不當死屍講，古時候沒有畫像，祭祀時叫子弟扮裝成「戶」，穿上先人的

衣裳。當戶必須端正，像演戲裝成神不能動，這不容易。

平時在寢室中，不必坐著呆板板，可以隨便。

朱子與以前的解釋，都說是睡覺時不可四體分開，有如死屍一般。這是另一種講法。

「居不容。」

「居不容」，從前「客」作「容」，有十之七八，所以集釋採「客」講。

居，當坐下講，孔子曰：「居，吾語汝」。在家不必如同在外做客，做客必須有禮貌，居家平常不可常敘禮，有人稱程子如「泥塑書生」，原壤夷俟時，孔子還以杖叩其脰，跟原壤開玩笑。

「見齊衰者，雖狎必變。」

「見齊衰者」，齊衰為祖父母的喪服，斬服為父母的喪服。父母之喪，孝子一

切事不管，也不出門，而齊衰者可以出去，外人能見到。

狎，親密不拘束的朋友。看到朋友服齊衰，這時就不行不拘束，因為他家遭到變故，必須收斂態度，表示感慨，表示同情的意思。

「見冕者與瞽者，雖亵必以貌。」

「冕者」，做官戴的頭冠，看到冕者也必須恭敬。有注解以為冕者不在街上，看不到，雖然他不一定有穿朝服，但是對作官的人都要恭敬，因為他是喪服中的冕者。究竟那一種說法是正確的，吾也不敢確定，你們知道有這二說就可以了。

亵比狎更進一步，可以開玩笑。

貌，喜怒的面貌。見到冕者與瞽者，容貌必須表現表現，不能開玩笑，那瞽者能見得到嗎？

有另一種說法：見到齊衰有服喪服者，雖狎必變，有服喪服者他雖然是瞽者，

雖喪也必得變貌。全在心裡的恭敬，不論他人能見不能見。

「凶服者式之，」

「凶服」，按照上段說，這也是指喪服。必式之，從前轎子與座車，前頭有一根橫木，俗云扶手，一遇到事情，就要式之，如拱手為禮，表示恭敬。這一點今日之下很難做到。

「式負版者。」

版，版圖，國家的公文。公務員必須恭敬國家，所以一般人對負版者也必須式之。

「有盛饌，必變色而作。」

作客時，主人預備盛饌，客人必得變顏色。作，起也，因為從前是坐在榻榻米。在外作客，主人親饌，所炒的菜為青菜豆腐，也必須起身致敬，若是菜館送來

的就不須要了。

「迅雷風烈必變。」

「迅雷風烈必變」，這可作一句念。

迅，快也。雷，詩經說：「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陽」，這就不是迅雷。

烈，猛也。

快風、快雷都超乎平常，必定是天地有變，有不正常的現象。漢書說，敬天之怒也。

白天打雷別吃飯，除禮節外，還與衛生有關係，若晚上聽到打雷也必須坐起來，不能睡，反常必變。佛家的恭敬，睡覺要像獅子臥側睡，也是合乎衛生之道。禮記玉藻云：「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」。

劉備四十餘年的天下就在這一句「迅雷風烈必變」。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，

劉備雖能，這時也不逞能，在亂世逞能，必招來禍害。劉備那時候還在曹操的地處，每天只是種菜而已，其實他的心不在菜上。曹操宴請劉備，就是「迅雷風烈必變」這一句救了他。

〔十·十五〕

升車，必正立，執綏。車中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。（433）

「升車，必正立，執綏。」

從前坐車，必須拉繩子。這是自己的車，弟子先給長者繩綏，長者拉繩綏上車。一上車不坐下，先端正站著。

進入屋內，坐時是以裏為上。坐車，則是以外為上。司機旁邊為尊位。因為人以你為最尊，輩位高，人一見之，必須恭敬。

「車中不內顧，」

車內，都是侍者晚輩坐的，所以坐在前面的長者不要往後看，讓侍者比較輕鬆。送客必須眼視客人，若煙、扇在公車上都不許使用。例如紀曉嵐靴子失火的故事。

乾隆皇帝駕臨圓明園巡視《四庫全書》的編纂。紀曉嵐一鍋煙剛吸到一半，匆忙把沒磕去煙火的煙袋隨手插入靴筒裏，跪地給萬歲爺請安。起身後覺得腳踝上火辣辣地疼，但皇上正說著話，又不好打斷，他只好咬牙忍著。乾隆看他滿臉焦灼難耐的樣子，吃驚地問：怎麼了？紀曉嵐回答靴子失火。乾隆急忙揮手讓他出去。紀曉嵐跑到殿外，顧不得有失體面，坐在石階上一下子扒掉了鞋襪，靴筒裏立刻冒出一股黑煙，腳上皮肉已燒焦一大塊。乾隆出來看時，煙袋鍋還在靴筒裏冒著煙。

不高聲說話，不親指，恐怕他人的心裡會起疑惑，處處為人。

〔十·十六〕

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曰：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。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（434）

這一章，吾不會講，古人的注解，吾都不滿意。

有注解說，起首二句為古詩，如「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」，孔子借來說：「言其上下察也」。所以孔子是藉「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」古詩來寓義。

下一段說「子路共之」等，就難講了。

